

高中中國名著選讀

歷代文評選

胡雲翼編

中華書局印行

標商冊註



民國二十九年六月印刷
民國二十九年六月發行



高中國文歷代文評選 (全一冊)
名著選讀



實價國幣八角

(郵運匯費另加)

編者 胡雲翼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路錫三

印刷者 上海澳門路
美商永寧有限公司

總發行處 昆明 中華書局發行所

分發行處 各埠 中華書局

序

2067

文學批評的使命，重在文學作品上諸問題的討論與研究，而給與正確的回答。小而言之，如一字一韻一句一章一篇或一個作家的評議；大而言之，如文學界說，時代思潮，各種文體文派的淵源演變，以及文學之地方性或民族性的探討，均屬於文學批評的範疇。

古人論文之言，始於孔子，他在易經裏有『修辭立其誠』、『言有物』、『言有序』等語。左傳引孔子的話有『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不文，行而不遠。』禮記引孔子的話有『情欲信，辭欲巧。』在論語裏孔子又明明說：『辭，達而已矣。』由此即可見文學批評之爲孔子所重視而開其端。繼之，如卜商的詩序，王充的藝增，班固的漢書藝文志詩賦略序，乃衍爲論文的專篇。至漢末魏初時，曹丕的典論論文，曹植的與楊德祖書，乃更進一步而爲意識明確的文評。自此以後，論文家蠡然而起。至梁代，便產生鍾嶸的詩品與劉勰的文心雕龍兩部稍有系統的批評專著。唐宋兩代，是散文與

美文互爭消長的時候，是人生派的文學與藝術派的文學短兵相接的時候，結果是韓愈歐陽修等的復古派壓倒駢體文而取得勝利，他們的中心思想，只是『文以載道』，並沒有什麼精密的理論。自宋以後，詩話詞話曲話之類的作品繁興，雖有美句名言，惜多支離破碎，沒有系統的結構。明代復古派最猖獗，他們的論著多不足觀。其較具卓識者，爲公安派、三袁的文論。在清人中，當推章學誠爲善作文評，他的文史通義對於古文與時文有許多精采的議論。

創作與批評本是相互影響着而演進的。可惜歷代文家多專心致志於創作，而忽視批評方面的重要性。他們偶有論文之作，亦多見於序跋書信等類的應酬文件中，自難求其精粹。如劉勰的盡全力來寫一部文心雕龍，千古也沒有幾人。故雖遠自孔子，即已重視文學批評，而兩千多年來故步自封，得不到健全博大的進展。今後我們欲求推進中國文學，自當特別注重批評一科，而力求其發揚光大。

高中國文
名著選讀
歷代文評選目錄

	頁數
典論論文(曹丕).....	一
詩品序(鍾嶸).....	四
明詩(劉勰).....	一五
論說(劉勰).....	二二
神思(劉勰).....	三一
情采(劉勰).....	三五
鎔裁(劉勰).....	三九
夸飾(劉勰).....	四二
物色(劉勰).....	四五
知音(劉勰).....	四八

- 文選序(蕭統).....五三
- 文章篇(顏之推).....五八
- 答李翊書(韓愈).....六五
- 答韋中立書(柳宗元).....六八
- 與元九書(白居易).....七一
- 答謝民師書(蘇軾).....八四
- 答茅坤書(唐順之).....八七
- 論文上(袁宗道).....九〇
- 論文下(袁宗道).....九三
- 小修詩敍(袁宏道).....九六
- 文人摹倣之病(顧炎武).....九九
- 文人求古之病(顧炎武).....一〇二
- 答沈大宗伯論詩書(袁枚).....一〇五

文理(章學誠).....	一〇九
古文十弊(章學誠).....	一一六
古文辭類纂序(姚鼐).....	一二九
湖南文徵序(曾國藩).....	一三七
人間詞話(王國維).....	一四一

高中國文名著選讀 歷代文評選

典論論文 二

曹丕 三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三之於班固，四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超五書曰：「武仲以能屬文，六爲蘭臺令史，七下筆不能自休。」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里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

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四廣陵陳琳孔璋，五山陽王粲仲宣，六北海徐幹偉長，三陳留阮瑀元瑜，三汝南應瑒德璉，四東平劉楨公幹，五斯七子六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驥驟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而作論文。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七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圓扇，橘賦，雖張蔡八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

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詞，以至乎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揚班〔二〕儔也。

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三〕又患闇於自見，謂己爲賢。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尙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

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至。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四〕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五〕周且顯而制禮，〔六〕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康樂而加思。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七〕懼乎時之過已；而人多不強力，貧賤則懾於飢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禮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志士之大痛也。

融等已逝，唯幹著論，成一家言。〔八〕

〔註〕

〔一〕典論論文

典論，曹丕著，凡五卷。論文爲其中之一篇。

〔二〕曹丕

字子桓，三國魏譙人。嗣父位。

爲魏王。後竄漢稱帝，在位六年，諡曰文。（一八六——二二六）有集。〔三〕傳毅 字武仲，東漢茂陵人。章帝時爲蘭臺令史，與班固等同典校書。〔四〕班固 字孟堅，東漢安陵人。明帝章帝時典校祕書。著有漢書。

〔五〕超 字仲升，東漢安陵人。明帝時使西域，收服五十餘國，任西域都護，封定遠侯。〔六〕屬文 猶言作文，

謂連綴字句使相屬也。〔七〕蘭臺令史 漢藏祕書之宮觀曰蘭臺，置蘭臺令史，掌書奏及檢校祕籍。〔八〕

家有弊帚享之千金 喻人不自知其短也。〔九〕魯國孔融文學 魯國，漢國名，卽今山東曲阜等地。孔融字

文學，漢獻帝時爲北海相，拜大中大夫，後爲曹操所誅。有孔北海集。〔一〇〕廣陵陳琳孔璋 廣陵，今江蘇江

都縣。陳琳字孔璋，初爲何進主簿，後歸袁紹，袁敗歸曹操，官至門下督。〔一一〕山陽王粲仲宣 山陽，今江蘇淮

安縣。王粲字仲宣，東漢末年，避亂荊州，依劉表。後仕魏，累官侍中。有王仲宣集。〔一二〕北海徐幹偉長 北海，今

山東壽光縣。徐幹字偉長，仕魏爲司空軍謀祭酒掾屬，五官將文學。著中論。〔一三〕陳留阮瑀元瑜 陳留，今河

南縣名。阮瑀字元瑜，爲曹操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有阮元瑜集。〔一四〕汝南應瑒德璉 汝南，今河南汝南縣

治。應瑒字德璉，曹操辟爲丞相掾，後爲五官將文學。有應德璉集。〔一五〕東平劉楨公幹 東平，今山東東平縣。

劉楨字公幹，魏文帝辟爲丞相掾。〔一六〕斯七子 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劉楨，號稱『建安七子』。

〔一七〕徐幹時有齊氣 謂齊俗文體舒緩，幹有此病也。〔一八〕張蔡 謂張衡蔡邕。〔一九〕揚班 謂揚雄班固。

長，周文王也。紂囚文王於羑里，因推易象以作卦。〔三〕周且顯而制禮，周公且，文王子，武王弟，相成王，作周禮六篇。〔四〕賤尺璧而重寸陰，淮南子：『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五〕唯幹著論成一家言，曹丕與吳質書：『偉長著中論二十餘篇，成一家之言。』

詩品序 二

鍾嶸 三

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照燭三才，輝麗萬有，靈祇待之以致饗，幽微藉之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

昔南風之辭，卿雲之頌，厥義夙矣。夏歌曰：『鬱陶乎予心。』楚謠曰：『名余曰正則。』雖詩體未全，然是五言之濫觴也。

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古詩眇邈，人世難詳，推其文體，固是炎漢之製，非衰周之倡也。自王揚枚馬之徒，詞賦競爽，而吟詠靡聞。從李都尉迄班婕妤，將百年間，有婦人焉，一人而已。詩人之風，頓已缺喪。

東京〔一〇〕二百載中，惟有斑固詠史，〔一〇〕質木無文。降及建安，曹公父子，〔一一〕篤好斯文；平原兄弟，〔一二〕鬱爲文棟。劉楨、王粲，〔一三〕爲其羽翼；次有攀龍、託鳳，自致于屬車。〔一四〕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于時矣。

爾後陵遲，〔一五〕衰弱迄于有晉。太康〔一六〕中，三張二陸兩潘一左，〔一七〕勃爾復興，踵武前王，風流未沫，亦文章之中興也。永嘉〔一八〕時，貴黃老，〔一九〕稍尙虛談。于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爰及江表，〔二〇〕微波尙傳；孫綽、許詢、桓庾，〔二一〕諸公詩皆平典，似道德論。〔二二〕建安風力盡矣。

先是郭景純，〔二三〕用雋上之才，變創其體；劉越石，〔二四〕仗清剛之氣，贊成厥美；然彼衆我寡，未能動俗。遠義熙〔二五〕中，謝益壽，〔二六〕斐然繼作。元嘉〔二七〕初，有謝靈運，〔二八〕才高詞盛，富豔難蹤，固已含跨劉郭，〔二九〕凌轢潘左。〔三〇〕故知陳思，〔三一〕爲建安之傑，公幹、仲宣，〔三二〕爲輔；陸機，〔三三〕爲太康之英，安仁、景陽，〔三四〕爲輔；謝客，〔三五〕爲元嘉之雄，顏延年，〔三六〕爲輔。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詞之命世也。

夫四言，文約意廣，取效風騷，〔三七〕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習焉。五言居

文詞之要，是衆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會于流俗，豈不以指事造形，窮情寫物，最爲詳切者耶！

故詩有六義〔四九〕焉：一曰興，二曰比，三曰賦。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宏斯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采，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若專用比興，患在意深，意深則詞躓。若但用賦體，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嬉成流移，文無止泊，有蕪漫之累矣。

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月祁寒；〔五〇〕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嘉會寄詩以親，離羣託詩以怨。至於楚臣去境，〔五一〕漢妾辭宮；〔五二〕或骨橫朔野，或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戍，殺氣雄邊；塞客衣單，孀閨淚盡；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揚蛾入寵，再盼傾國；〔五三〕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騁其情？故曰：『詩可以羣，可以怨。』〔五四〕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莫尙於詩矣。故詞人作者，罔不愛好。

今之士俗，斯風熾矣。纔能勝衣，甫就小學，必甘心而馳騫焉。于是庸音雜體，各爲家法。至於膏衣子弟，恥文不逮，終朝點綴，分夜呻吟。獨觀謂爲警策，衆覩終淪平鈍。次有輕

薄之徒，笑曹劉〔五〕爲古拙，謂鮑照〔五〕羲皇上人，〔五〕謝朓〔五〕今古獨步。而師鮑照，終不及『日中市朝滿』〔五〕學謝朓，劣得『黃鳥度青枝』〔六〕』徒自棄於高明，無涉于文流矣。

觀王公搢紳之士，每博論之餘，何嘗不以詩爲口實，隨其嗜欲，商榷不同。潘漣〔六〕并泛，朱紫相奪，喧議競起，準的無依。

近彭城劉士章，〔六〕俊賞之士，疾其淆亂，欲爲當世詩品，口陳標榜，其文未遂，感而作焉。

昔九品論人，〔六〕七略裁士，〔六〕校以賓實，〔六〕誠多未值。〔六〕至若詩之爲技，較爾可知，以類推之，殆均博奕。方今皇帝，〔六〕資生知之上才，體沈鬱之幽思，文麗日月，賞〔六〕究天人，昔在貴游，已爲稱首。況八紘〔六〕旣奄，風靡雲蒸；抱玉者聯肩，握珠〔六〕者踵武；以瞰漢魏而不顧，吞晉宋於胸中，諒非農歌輟議，〔七〕敢致流別。嶸之今錄，庶周旋于閭里，均之于談笑耳。

一品之中，略以世代爲先後，不以優劣爲詮次。又其人既往，其文克定。今所寓言，不錄存者。

夫屬詞比事，乃爲通談。若乃經國文符，〔七二〕應資博古；撰德駁奏，宜窮往烈。至乎吟詠情性，亦何貴於用事？『思君如流水，〔七三〕』既是即日；『高臺多悲風，〔七四〕』亦惟所見；『清晨登隴首，〔七五〕』羌無故實；『明月照積雪，〔七六〕』詎出經史。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顏延、謝莊，〔七七〕尤爲繁密，于時化之。故大明泰始，〔七八〕中文章殆同書抄。近任昉，〔七九〕王元長，〔八〇〕等詞不貴奇，競須新事。爾來作者，寔以成俗，遂乃句無虛語，語無虛字，拘攣補衲，蠹文已甚。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詞既失高，則宜加事義，雖謝天才，且表學問，亦一理乎！

陸機文賦，通而無貶；李充翰林，〔八二〕疎而不切；王微鴻寶，〔八三〕密而無裁；顏延論文，〔八四〕精而難曉；摯虞文志，〔八五〕詳而博贖，頗曰知言。觀斯數家，皆就談文體，而不顯優劣。至于謝客集詩，〔八六〕逢詩輒取；張隲文士，〔八七〕逢文卽書。諸英志錄，並義在文，曾無品第。矚今所錄，止乎五言。雖然，網羅古今，詞文殆集；輕欲辨彰清濁，掎摭病利，凡百二十人。〔八八〕

預此宗流者，便稱才子。至斯三品升降，差非定制，方申變裁，請寄知者耳。

昔曹劉殆文章之聖，陸謝〔五〕爲體貳之才，銳精研思，千百年中，而不聞宮商之辨，
四聲〔六〕之論。或謂前達偶然不見，豈其然乎！

嘗試言之：古曰詩頌，皆被之金竹，故非調元音〔七〕，無以諧會。若「置酒高堂上」
明月照高樓〔八〕，爲韻之首，故三祖〔九〕之詞，文或不工，而韻入歌唱，此重音
韻之義也，與世之言宮商異矣。今既不被管絃，亦何取于聲律耶？

齊有王元長者，嘗謂余云：「宮商與二儀〔一〇〕俱生，自古詞人不知之。惟顏憲子〔一一〕
乃云律呂音調，而其實大謬，唯見范曄、謝莊頗識之耳。〔一二〕嘗欲進知音論，未就。」王
元長創其首，謝朓、沈約揚其波。〔一三〕三賢或貴公子孫，幼有文辨，於是士流景慕，務爲精
密，襞積〔一四〕細微，專相陵架，故使文多拘忌，傷其眞美。余謂文製，本須諷讀，不可蹇礙；但
令清濁通流，口吻調利，斯爲足矣。至平上去入，則余病未能。蜂腰鶴膝，〔一五〕閭里已具。

陳思贈弟〔一六〕仲宣七哀〔一七〕公幹思友〔一八〕阮籍詠懷〔一九〕子卿雙鳧〔二〇〕叔夜

雙鸞，〔一〇六〕茂先寒夕，〔一〇七〕平叔衣單，〔一〇八〕安仁倦暑，〔一〇九〕景陽苦雨，〔一一〇〕靈運鄴中，〔一一一〕士衡擬古，〔一一二〕越石感亂，〔一一三〕景純詠仙，〔一一四〕王微風月，〔一一五〕謝客山泉，〔一一六〕叔源離宴，〔一一七〕鮑照戍邊，〔一一八〕太冲詠史，〔一一九〕顏延入洛，〔一二〇〕陶公詠貧，〔一二一〕之製，惠連擣衣，〔一二二〕之作，斯皆五言之警策者也。所以謂篇章之珠澤，文采之鄧林。〔一二三〕

【註】

〔一〕詩品序

詩品，鍾嶸著，共三卷，卷各有序，今合爲一篇。

〔二〕鍾嶸

字仲偉，潁川長社人。齊永明

中爲國子生，建武初爲南康王侍郎，永元末除司徒行參軍，入梁，爲晉安王記室以終。〔三〕三才 天地人也。

〔四〕靈祇

柔祇，地也。圓靈，天也。

〔五〕南風之辭

禮記樂記：

『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今所傳清風

歌，不類唐虞時語，蓋後世所擬作。

〔六〕聊雲之頌

尚書大傳載舜作聊雲歌曰：『聊雲爛兮，糺緜緜兮，日月

光華，且復且兮。』此亦後人所擬作。

〔七〕遐 遠也。

〔八〕鬱陶乎予心 語見尚書五子之歌，亦僞作鬱陶，

哀思也。

〔九〕名余曰正則

楚辭離騷篇：『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

〔一〇〕濫觴 謂事之開始也。

〔一一〕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

漢騎都尉李陵有與蘇武詩，被稱爲五言詩之祖，實乃僞作。

〔一二〕古詩眇邈人

世難詳

文選錄古詩十九首，不著作者時代及姓氏。

〔一三〕炎漢

漢以火德王，故曰炎漢。

〔一四〕衰周 謂

周之衰時，指春秋戰國也。

〔一五〕王揚枚馬

謂王褒、揚雄、枚乘、司馬相如，皆漢代賦家。

〔一六〕競爽 競明也。

〔一七〕李都尉 漢李陵爲騎都尉，故云。 〔一八〕班婕妤 漢成帝妃，有怨歌行，乃後人僞作。 〔一九〕東京 東漢都洛陽，稱東京。 〔二〇〕班固詠史 班固有詠史詩一首。 〔二一〕曹公父子 謂曹操及曹丕。 〔二二〕平原兄弟 謂曹植及其弟白馬王彪，植於建安十六年封平原侯。 〔二三〕劉楨王粲 見前曹丕典論論文註十五及十一。 〔二四〕屬車 天子侍從之車也。 〔二五〕彬彬 文質相半貌。 〔二六〕陵遲 與陵夷同，言其頽替如丘陵之漸平也。 〔二七〕太康 晉武帝年號。 〔二八〕張二陸兩潘一左 謂張載、張協、張亢、陸機、陸雲、潘岳、潘尼、左思。 〔二九〕永嘉 晉懷帝年號。 〔三〇〕黃老 謂黃帝老子，爲道家所祖。 〔三一〕江表 謂江之外，卽長江以南也，指東晉而言。 〔三二〕孫綽許詢桓庾 孫綽，字興公，晉太原人。許詢，字玄度，晉高陽人。桓庾，一說指桓溫庾亮，一說指桓玄庾闡，未知孰是。 〔三三〕道德論 三國志稱何晏『好老莊言，作道德論』。 〔三四〕郭景純 郭璞，字景純，晉聞喜人，爲王敦記室參軍，敦謀逆被害。 〔三五〕劉越石 劉琨字越石，晉魏昌人，官至大將軍并州都督，加太尉，後遇害。 〔三六〕義熙 晉安帝年號。 〔三七〕謝益壽 謝混字叔源，小字益壽，晉陽夏人，爲尙書右僕射，以黨劉毅遇害。 〔三八〕元嘉 宋文帝年號。 〔三九〕謝靈運 宋陽夏人，襲封康樂公，爲永嘉太守，後爲臨川內史，徙廣州，旋以事棄市。 〔四〇〕劉郭 謂劉琨郭璞。 〔四一〕潘左 謂潘岳左思。 〔四二〕陳思 曹植封陳王，諡思。 〔四三〕公幹仲宣 劉楨王粲也。 〔四四〕陸機 字士衡，晉吳郡人，少爲牙門將軍，後事成都王穎，假機後

將軍，河北大都督。爲人所譖，被殺。〔四五〕安仁景陽 潘岳張協也。〔四六〕謝客 謝靈運小字客兒。〔四七〕顏

延年 顏延之字延年，宋琅邪臨沂人。官至金紫光祿大夫。〔四八〕風騷 謂國風與離騷。〔四九〕詩有六義

風、雅、頌、賦、比、興也。〔五〇〕祁寒 大寒也。〔五一〕楚臣去境 謂屈原被楚王所放逐也。〔五二〕漢妾辭宮 指

王昭君出塞事。〔五三〕再盼傾國 漢書外戚傳：『李延年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

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五四〕詩可以羣可以怨 語見論語。羣，和而不流。怨，怨而不怒

也。〔五五〕曹劉 謂曹植劉楨。〔五六〕鮑照 字明遠，宋東海人。爲臨海王參軍。〔五七〕羲皇上人 謂太古之

人。〔五八〕謝朓 字玄暉，齊陳郡陽夏人。累官宣城太守，尙書吏部郎，兼知衛尉事。〔五九〕日中市朝滿 鮑照

代結客少年場行句。〔六〇〕黃鳥度青枝 今謝朓集中無此句。一本註爲見虞炎玉階怨，蓋謂虞炎學謝朓而

得劣句也。〔六一〕淄澠 二水名，淄水在今山東臨淄縣南，澠水在臨淄縣北。〔六二〕彭城劉士章 彭城，今江

蘇銅山縣。劉士章，名繪，南齊彭城人。〔六三〕九品論人 班固漢書古今人表品列九等。〔六四〕七略裁士 漢

劉歆總羣書而奏七略。〔六五〕賓實 猶言名實。〔六六〕值 當也。〔六七〕今皇帝 謂梁武帝。〔六八〕賞 梁

書鍾嶸傳作『學』。〔六九〕八紘旣奄 謂奄有天下也。淮南子墜形訓：『九州之外有八賡，八賡之外有八紘。』

紘，維也，謂維落天地而爲之表也。〔七〇〕抱玉握珠 曹植與楊德祖書：『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

荆山之玉。』〔七〕農歌輟議 謂巷語塗歌也。〔七〕經國文符 曹丕典論論文『文章經國之大業。』

〔七三〕思君如流水 徐幹雜詩中句。〔七四〕高臺多悲風 曹植雜詩中句。〔七五〕清晨登隴首 未詳所出。

〔七六〕明月照積雪 謝靈運歲暮詩中句。〔七七〕顏延謝莊 顏延即顏延之，見前註四十六。謝莊字希逸，宋陽

夏人。官至吏部尚書，金紫光祿大夫。〔七八〕大明泰始 大明，宋孝武帝年號。泰始，宋明帝年號。〔七九〕任昉

字彥升，博昌人。仕齊爲太學博士，梁武帝時爲義興新安太守。〔八〇〕王元長 名融，齊臨沂人。累官中書郎。

〔八一〕李充翰林 晉李充撰翰林論。〔八二〕王微鴻寶 王微，宋時人，史傳未載其著鴻寶事。〔八三〕顏延論文

顏延之所著庭誥內有論文之語。〔八四〕摯虞文志 晉摯虞撰文章志。〔八五〕謝客集詩 宋謝靈運編詩

集五十卷。（見隋書經籍志。）〔八六〕張隲文士 張隲著文士傳。〔八七〕凡百二十人 詩品所論列者凡百

二十二人，云百二十人者，舉成數也。〔八八〕陸謝 謂陸機與謝靈運。〔八九〕宮商之辨 沈約謝靈運傳論曰：

『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

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自靈均以來，多歷年代，雖文體稍精，而此祕未睹。』〔九

〇〕四聲 平上去入爲四聲。〔九一〕五音 宮商角徵羽爲五音。〔九二〕置酒高堂上 阮瑀雜詩中句。〔九三〕

明月照高樓 曹植七哀詩中句。〔九四〕三祖 魏明帝元年，有司奏武帝爲魏太祖，文帝爲魏高祖，明帝爲魏

烈祖。〔九五〕二儀 謂天地也。〔九六〕顏憲子 顏延之謚憲子。〔九七〕唯見范曄謝莊頗識之耳。〔宋書載范

曄自序曰：「性別宮商，識清濁，斯自然也。觀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言之皆有實證，非爲空談。年少中謝莊最有其分。」〔九八〕王元長創其首謝朓沈約揚其波。〔南史陸厥傳〕：「永明末，盛

爲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琅邪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爲文皆用宮商。以平上去入爲四聲，以此制韻，有平頭、上尾、蜂腰、鶴膝。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內，角徵不同；不可增減。世呼爲永明體。」〔九九〕

雙積 衣縫也。〔一〇〇〕蜂腰鶴膝 沈約謂詩有八病：一曰平頭，二曰上尾，三曰蜂腰，四曰鶴膝，五曰大韻，六

曰小韻，七曰旁紐，八曰正紐。蜂腰謂兩句五言詩中第三字與第八字同聲，鶴膝謂第四字與第九字同聲。〔一〇一〕

陳思贈弟 曹植有贈白馬王彪詩。〔一〇二〕仲宣七哀 王粲有七哀詩。〔一〇三〕公幹思友 劉楨有

贈徐幹詩。〔一〇四〕阮籍詠懷 阮籍有詠懷詩八十二首。〔一〇五〕子卿雙鳧 蘇武別李陵詩：「雙鳧俱北

飛，一鳧獨南翔。」〔一〇六〕叔夜雙鸞 嵇康贈秀才入軍詩有「雙鸞匿景曜」之句。〔一〇七〕茂先寒夕

張華雜詩有「寒霜降當夕」之句。〔一〇八〕平叔衣單 今所存何晏詩，無衣單句。〔一〇九〕安仁倦暑 潘

岳在懷縣作中有倦暑之辭。〔一一〇〕景陽苦雨 張協雜詩中「黑蛟躍重淵」一首乃寫雨之作。〔一一一〕

靈運鄴中 謝靈運有擬鄴中詩八首。〔一一二〕士衡擬古 陸機有擬古詩十二首。〔一一三〕越石感亂 劉

現有扶風歌，感亂之作也。〔二四〕景純詠仙。郭璞有遊仙詩十二首。〔二五〕王微風月。今王微存詩，無風月句。〔二六〕謝客山泉。謝靈運詩多寫山水之作。〔二七〕叔源離宴。今謝混存詩，無離宴之作。〔二八〕鮑照戍邊。鮑照代出自薊北門行乃戍邊之作。〔二九〕太沖詠史。左思有詠史詩八首。〔三〇〕顏延入洛。顏延之有北使洛詩。〔三一〕陶公詠貧。陶潛有詠貧士詩七首。〔三二〕惠連擣衣。謝惠連有擣衣詩。〔三三〕篇章之珠澤文采之鄧林。珠澤及鄧林均地名，此言篇章文采總匯之處也。

明詩

劉勰〔一〕

大舜云：『詩言志，歌永言。』聖謨所析，義已明矣。是以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舒文載實，其在茲乎。詩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義歸無邪；持之爲訓，有符焉爾。

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昔葛天氏樂辭云，玄鳥在曲。黃帝雲門，理不空綺。至堯有大唐之歌，舜造南風之詩。觀其二文，辭達而已。及大禹成功，九序惟歌。太康敗德，五子咸怨。順美匡惡，其來久矣。

自商暨周，雅頌圓備。四始彪炳，六義環深。子夏監絢素之章，

子貢悟琢磨之句；〔二七〕故商賜二子，可與言詩。自王澤殄竭，風人輟采，〔二八〕春秋觀志，諷誦舊章，〔二九〕酬酢以爲賓榮，吐納而成身文。〔三〇〕逮楚國諷怨，則離騷爲刺，〔三一〕秦皇滅典，亦造仙詩。〔三二〕漢初四言，韋孟首唱，〔三三〕匡諫之義，繼軌周人。孝武愛文，柏梁列韻。〔三四〕嚴馬之徒，屬辭無方。〔三五〕至成帝品錄，三百餘篇，〔三六〕朝章國采，亦云周備，而辭人遺翰，莫見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見疑於後代。〔三七〕也。

按南行露，始肇半章；〔三八〕孺子滄浪，〔三九〕亦有全曲；暇豫優歌，〔四〇〕遠見春秋；邪徑童謠，〔四一〕近在成世。閱時取證，則五言久矣。又古詩佳麗，或稱枚叔；〔四二〕其孤竹一篇，則傅毅之詞；〔四三〕比采而推，兩漢之作乎！觀其結體散文，〔四四〕直而不野，婉轉附物，悃悃切情，實五言之冠冕也。

至於張衡怨篇，清典可味；〔四五〕仙詩緩歌，〔四六〕雅有新聲。暨建安之初，五言騰踊。文

帝〔四七〕陳思，〔四八〕縱轡以騁節；王徐應劉，〔四九〕望路而爭驅。並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敘酣宴，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辭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乃正始明道，詩雜仙心；〔五〇〕何晏，〔五一〕之徒，率多浮淺。唯嵇〔五二〕志清峻，阮〔五三〕

旨遙深，故能標焉。若乃應璩百一，〔四四〕獨立不懼，辭譎義貞，亦魏之遺直也。

〔晉世羣才，稍入輕綺。張、潘、左、陸，〔四五〕比肩詩衢。采縛於正始，力柔於建安。或枿〔四六〕

文以爲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江左〔四五〕篇製，溺乎玄風，嗤笑徇務〔四六〕之志，崇盛亡機之談。〔四七〕袁孫〔四八〕已下，雖各有雕采，而辭趣一揆，莫與爭雄。所以景純仙篇，〔四九〕

二 挺拔而爲俊矣。

〔宋初文詠，體有因革。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儷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窮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競也。〕

故鋪觀列代，而情變之數可監；撮舉同異，而綱領之要可明矣。

若夫四言正體，則雅潤爲本；五言流調，則清麗居宗。華實異用，唯才所安。故平子〔五〇〕

得其雅，叔夜〔五一〕含其潤，茂先〔五二〕凝其清，景陽〔五三〕振其麗，兼善則子建仲宣〔五四〕

偏美則太沖公幹〔五五〕。然詩有恆裁，思無定位。隨性適分，鮮能通圓。若妙識所難，其易也

將至；忽之爲易，其難也。方來。至於三六雜言，則出自篇什〔五六〕。離合之發，則明於圖讖〔五七〕；

回文所興，則道原爲始〔五八〕。聯句共韻，則柏梁餘製〔五九〕。巨細或殊，情理同致，總歸詩

囿，故不繁云。

贊曰：『民生而志，詠歌所含。興發皇世，風流二南。』〔四〕神理共契，政序相參。英華彌

綯，萬代永耽。』

【註】

〔一〕劉勰

字彥和，梁東莞人。早孤，依沙門居處，積十餘年。天監中，以東宮通事舍人遷步兵校尉。後

出家，變服改名慧地以終。著文心雕龍五十篇。〔二〕詩言志歌永言 尚書舜典載舜命夔之辭。永，長也。

〔三〕在心爲志發言爲詩 詩大序：『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四〕三百之蔽義歸無邪 論

語：『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五〕七情 禮記：『何爲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勿學而

能。』〔六〕昔葛天氏樂辭云玄鳥在曲 唐寫本無『氏』『云』二字。呂氏春秋仲夏紀：『昔葛天氏之樂，

三人摻牛尾以歌八闕：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七〕黃帝雲門理不空綺 詩譜序正義：『大庭有鼓籥

之器，黃帝有雲門之樂，至周尙有雲門，明其音聲和集。既能和集，必不空絃，絃之所歌，卽是詩也。』按『綺』字

唐寫本作『絃』。〔八〕堯有大唐之歌 尚書大傳：『謾然乃作大唐之歌，樂曰：『舟張辟雍，辟雍相從；八風

回回，鳳皇喈喈。』〔按，大唐乃舜美堯禪之歌，非堯所作，據禮記樂記載，堯樂有大章。〕〔九〕舜造南風之

詩 見前鍾嶸詩品序註五。〔一〇〕大禹成功九序惟歌 困學紀聞：『大傳二曰：『歌大化，大訓六府，九原而

夏道興。」注謂「四章皆歌禹之功，所謂九德惟敘。」九德之歌於此猶可考。」

史記夏本紀：「帝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於洛汭，作五子之歌。」

王政之所由興廢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見詩序。）

論語：「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語：「子貢曰：『貧而無詔，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

語：「子貢曰：『貧而無詔，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

語：「子貢曰：『貧而無詔，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

古王者采詩以觀民風，此言王澤已竭，風人停止采詩也。

酬酢，必賦詩言志，自風人輟采，缺乏新詩，故多諷誦舊章。

〔二〇〕身文 左傳：「介之推曰：『言，身之文也。』」

秦始皇焚書事。史記秦始皇本紀：「三十六年，使博士爲仙真人詩。」

城人爲楚元王傅，歷相三世，至王戊荒淫無度，孟作詩諷諫，尋卽去位。

漢武帝柏梁臺聯句，考之於史，事多不符，蓋後人擬作也。〔五〕嚴馬之徒屬辭無方，嚴謂嚴助，馬謂司馬相如，二人皆漢武帝時辭賦家，謂其屬辭無方者，蓋指嚴馬均不長於詩而言。〔六〕成帝品錄三百餘篇，漢成帝時詔劉向校書，詩賦略凡歌詩二十八家，三百一十四篇。〔七〕所以李陵班婕妤見疑於後代，見前鐘嶸詩品序註十一及十八。〔八〕召南行露始肇半章，詩經召南行露篇：『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以全篇非盡五言，故云半章。〔九〕孺子滄浪，孟子離婁：『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一〇〕暇豫優歌，國語晉語：『優施飲里克酒，中飲，優施起舞曰：「暇豫之吾吾，不如鳥烏；人皆集於菀，我猶集於枯。」』韋昭注：『吾吾，不敢自親之貌也。言里克欲爲閑樂事，君之道，反不敢自親吾吾然，其智曾不若鳥烏也。』〔一一〕邪徑童謠，漢書載成帝時歌謠曰：『邪徑敗良田，讒口害善人。桂樹華不實，黃雀造其顛。故爲人所羨，今爲人所憐。』〔一二〕古詩佳麗或稱枚叔，枚乘字叔，西漢淮陰人。玉臺新詠取古詩十九首中之『西北有高樓』、『東城高且長』、『行行重行行』、『涉江採芙蓉』、『青青河畔草』、『庭中有奇樹』、『迢迢牽牛星』、『明月何皎皎』八首，及『蘭若生春陽』一首，題爲枚乘作。〔一三〕孤竹一篇則傅毅之詞，傅毅字武仲，東漢富陵人，相傳古詩十九首中『冉冉孤生竹』一首爲毅所作。〔一四〕

散文 猶言敷文。〔三五〕張衡怨篇清典可味。張衡字平子，東漢西鄂人。有怨詩，典雅也。一說，清典當作清曲。

言清而婉也。〔三六〕仙詩緩歌 今已無考。〔三七〕文帝 卽曹丕，見前曹丕典論論文註二。〔三八〕陳思 見

前鍾嶸詩品序註四十二。〔三九〕王徐應劉 謂王粲、徐幹、應瑒、劉楨。〔四〇〕正始明道詩雜仙心 正始乃魏

廢帝年號。此言當時之士好老莊，尙清談，所作詩多含神仙思想也。〔四一〕何晏 字平叔，三國魏苑人。累官侍

中尙書，爵列侯。〔四二〕嵇 謂嵇康。〔四三〕阮 謂阮籍。〔四四〕應璩百一 璩字休璩，三國魏汝南人。魏氏春

秋：『齊王芳卽位，曹爽輔政，多違法度，璩作百一詩以諷。』所以名『百一』者，取百慮或有一失之義也。〔四

五〕張潘左陸 見前鍾嶸詩品序註二十八。〔四六〕枏 同析。〔四七〕江左 指東晉，是時偏安江左，故云。〔四

八〕徇務 謂徇世俗之務也。〔四九〕亡機之談 謂玄談也。亡，同忘。〔五〇〕袁孫 謂袁宏孫綽，皆晉時詩人。

〔五一〕景純仙篇 郭璞字景純，有遊仙詩十四篇。〔五二〕山水方滋 宋時詩人多寫山水之作。〔五三〕監 同

鑒。〔五四〕平子 張衡字。〔五五〕叔夜 嵇康字。〔五六〕茂先 張華字。〔五七〕景陽 張協字。〔五八〕子建仲

宣 曹植字子建。王粲字仲宣。〔五九〕太沖公幹 左思字太沖。劉楨字公幹。〔六〇〕至於三六雜言則出自篇

什 謂出自古詩之篇什也。摯虞文章流別論：『古詩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八言、九言，大率以四言爲體，

而時有一句二句雜四言之間。後世演之，遂以爲體。』〔六一〕離合之發則明於圖識 詩有離合體。任昉文章

緣起：『孔融作四言離合詩。』『明』字，唐寫本作『萌』。圖讖，占驗之書也，中有離合之字，如孝經援神契云：『孔子作春秋，制孝禮，既成，告備於天。天乃洪鬱起白霧摩地，赤虹自上下，化爲黃玉，長三尺，上有刻文。孔子跪而讀之，曰：「寶文出，劉季握。卯金刀，在軫北；字禾子，天下服。」蓋劉字離之則爲卯金刀，季字離之則爲禾子也。』

〔六〕回文所興則道原爲始。詩有回文體，循環讀之皆成句。如晉蘇伯玉妻盤中詩，實爲回文體之最早者。道原不詳。〔六〕聯句共韻則柏梁餘製。見前註二十四。〔六〕二南。謂詩經中之周南召南也。

論說

劉勰

聖哲彝訓曰經，述經敘理曰論。論者，倫也。〔一〕倫理無爽，則聖意不墜。昔仲尼微言，〔二〕門人追記，故仰其經目，稱爲論語。蓋羣論立名，始於茲矣。自論語已前，經無論字。六韜二論，〔三〕後人追題乎？

詳觀論體，條流多品。陳政則與議說合契，〔四〕釋經則與傳注參體，〔五〕辨史則與贊評齊行，〔六〕銓文則與敍引共紀。〔七〕故議者宜言，〔八〕說者說語，〔九〕傳者轉師，〔一〇〕注者主解，贊者明意，評者平理，序者次事，引者胤。〔一一〕辭。八名區分，一揆宗論。論也者，彌綸。〔一二〕羣言

而研精一理者也。

是以莊周齊物，以論爲名；〔一〕不韋春秋，六論昭列；〔二〕至石渠論藝；〔三〕白虎通講；〔四〕聚述聖言通經，論家之正體也。及班彪王命；〔五〕嚴尤三將；〔六〕敷述昭情，善入史體。魏之初霸，術兼名法；〔七〕傅嘏王粲；〔八〕校練名理，迄至正始，務欲守文，何晏〔九〕之徒，始盛玄論。於是聃周；〔十〕當路與尼父；〔十一〕爭塗矣。詳觀蘭石之才性；〔十二〕仲宣之去代；〔十三〕叔夜之辨聲；〔十四〕太初之本玄；〔十五〕輔嗣之兩例；〔十六〕平叔之二論；〔十七〕並師心獨見，鋒穎精密，蓋人倫之英也。至於李康運命；〔十八〕同論衡；〔十九〕而過之；陸機辨亡；〔二十〕效過秦；〔二十一〕而不及，然亦其美矣。次及宋岱；〔二十二〕郭象；〔二十三〕銳思於幾神；〔二十四〕之區，夷甫裴頠，交辨於有無之域；〔二十五〕並獨步當時，流聲後代。然滯有者全繫於形用，貴無者專守於寂寥，徒銳偏解，莫詣正理，動極神源，其般若〔二十六〕之絕境乎！逮江左；〔二十七〕羣談，惟玄是務，雖有日新，而多抽前緒矣。至如張衡譏世；〔二十八〕韻似俳說；孔融孝廉；〔二十九〕但談嘲戲；曹植辨道；〔三十〕體同書抄，言不持正，論如其已。〔三十一〕

原夫論之爲體，所以辨正然否，窮于有數，迫于無形，迹〔三十二〕堅求通，鈎深取極，乃百

慮之筌蹄，〔四四〕萬事之權衡也。故其義貴圓通，辭忌枝碎。必使心與理合，彌縫莫見其隙；辭共心密，敵人不知所乘，斯其要也。是以論如析薪，貴能破理。斤利者越理而橫斷，辭辨者反義而取通。覽文雖巧，而檢跡如〔四六〕。安唯君子能通天下之志，安可以曲論哉！

若夫注釋爲詞，解散論體，雜文雖異，總會是同。若秦延君之注堯典，〔四七〕十餘萬字；朱普之解尚書，〔四八〕三十萬言；所以通人惡煩，羞學章句。〔四九〕若毛公之訓詩，〔五〇〕安國之傳書，〔五一〕鄭君之釋禮，〔五二〕王弼之解易，〔五三〕要約明暢，可爲式矣。

說者悅也。〔五四〕兌爲口舌，故言咨悅懌。過悅必僞，故舜驚讒說。〔五五〕說之善者，伊尹以論味隆殷，〔五六〕太公以辨釣興周。〔五七〕及燭武行而紓鄭，〔五八〕端木出而存魯，〔五九〕亦其美也。暨戰國爭雄，辨士雲踊。從橫參謀，長短角勢。博丸〔六〇〕，騁其巧辭；飛鉗〔六一〕，伏其精術。一人之辨，重於九鼎之寶；三寸之舌，強於百萬之師。〔六二〕六印磊落以佩，〔六三〕五都隱賑而封。〔六四〕至漢定秦楚，辨士弭節；酈君旣斃於齊饌，〔六五〕蒯子幾入乎漢鼎。〔六六〕雖復陸賈籍甚，〔六七〕張釋傅會，〔六八〕杜欽文辨，〔六九〕樓護唇舌，〔七〇〕顏頤萬乘之階，抵噓〔七一〕公卿之席，並順風以托勢，莫能逆波而泝洄矣。

夫說貴撫會，弛張相隨；不專緩頰，亦在刀筆。范雎之言事，李斯之止逐客，並頰情入機，動言中務；雖批逆鱗，而功成計合，此上書之善說也。至於鄒陽之說吳梁，喻巧而理至，故雖危而無咎矣。敬通之說鮑鄧，事緩而文繁，所以歷聘而罕遇也。

凡說之樞要，必使時利而義貞，進有契於成務，退無阻於榮身。自非譎敵，則唯忠與信，披肝膽以獻主，飛文敏以濟辭，此說之本也。而陸氏直稱『說煒擘以譎誑』，何哉？

贊曰：『理形於言，敘理成論。詞深人天，致遠方寸。陰陽莫貳，鬼神靡遞。說爾飛鉗，呼吸沮勸。』

【註】「一」論者倫也。

釋名：『論，倫也，有倫理也。』說文繫傳：『論，倫也；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語各有倫，

而同歸於理也。』

「二」仲尼微言。

漢書藝文志：『仲尼沒而微言絕。』

微言，微妙之言也。『三』六韜二論

而

六韜，相傳爲周呂望撰，實乃後世僞託之書。後漢書何進傳章懷注曰：『太公六韜篇，第一霸典文論，第二文師武論。』今本文師在文韜爲第一篇，與章懷所舉不合，亦無文論武論之目，蓋又非唐時之舊矣。『四』陳政

則與議說合契。說文：『論，議也。』廣雅：『說，論也。』〔五〕釋經則與傳注參體。毛公注詩，孔安國注書，皆

稱爲傳，傳卽注也。賈逵曰：『論，釋也。』是則解釋經義亦可謂之論矣。〔六〕辨史則與贊評齊行。如漢書曰

贊，後漢書曰論，三國志曰評，其實一也。〔七〕銓文則與敘引共紀。銓當作詮。敘與序同。〔八〕議者宜言

說文：『議，語也。』段玉裁注：『議者，誼也。誼者，人所宜也，言得其宜之爲議。』〔九〕說者說語。下說字與悅

同。〔一〇〕傳者轉師。釋名：『傳，轉也。』轉師，謂聽受師說，轉之後生也。〔一一〕引者胤辭。胤有繼續之義，引

仲爲牽引之義。〔一二〕彌綸。彌如彌縫之彌，謂聯合也；綸如經綸之綸，謂條理也。〔一三〕莊周齊物以論爲名

莊子有齊物論篇。〔一四〕不韋春秋六論昭列。呂氏春秋有開春、慎行、貴直、不苟、似順、士容六論。〔一五〕石

渠論藝。漢宣帝甘露三年詔諸儒講五經異同於石渠閣。〔一六〕白虎通講。東漢章帝建初四年詔諸儒講

五經異同於白虎觀。〔一七〕班彪王命。班彪字叔皮，東漢安陵人。後漢書：『隗囂擁衆天水，彪乃避難從之。囂

問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數世然後定。意者從橫之事復起於今乎？』彪既疾囂言，又復時方艱，

乃著王命論，以爲漢德承堯，有靈命之符；王者興祚，非詐力所致。欲以感之，而囂終不悟。〔一八〕嚴尤三將

漢書王莽傳：『尤素有智略，非莽攻伐四夷，數諫不從，著古名將樂毅白起不用之意，及言邊事，凡三篇，奏以風

諫莽。』按，嚴尤於王莽時官至大司馬，所著三將軍論，今佚。〔一九〕魏之初霸術兼名法。三國志魏志：『太祖

擊申商之法術，該韓白之奇策。申謂中不害，商謂商鞅，均戰國時之法家。名法，謂名家與法家也。古分兩類，其後以名家并入法家，故爲刑名之學者，統稱名法。

〔二〇〕傳嘏王粲 傳嘏字蘭石，三國魏宜陽人。王粲見前曹丕典論論文註十一。〔二一〕何晏 見前劉勰明詩註四十一。〔二二〕聃周 老聃莊周，道家之祖也。〔二三〕尼

父 稱孔子也。〔二四〕蘭石之才性 傳嘏字蘭石，史稱其「嘗論才性同異，鍾會集而論之」。〔二五〕仲宣之

去代 王粲字仲宣，孫貽讓扎遼：「代當作伐。」去伐，言去矜伐也。王粲之去伐論，今不可考。〔二六〕叔夜之辨

聲 嵇康字叔夜，著有聲無哀樂論。〔二七〕太初之本玄 夏侯玄字太初，三國魏諱人。孫貽讓扎遼：「案本玄

論，張溥輯太初集已佚。」〔二八〕輔嗣之兩例 王弼字輔嗣，三國魏山陽人。兩例疑即指其所著之易略例。

〔二九〕平叔之二論 何晏字平叔，世說新語：「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詣王輔嗣，見王注精奇，因以所注爲道德二

論。」〔三〇〕李康運命 李康字蕭遠，三國魏中山人，著運命論。〔三一〕論衡 漢王充著。〔三二〕陸機辨亡

陸機著辨亡論上下二篇，言吳之所以亡也。〔三三〕過秦 漢賈誼著過秦論上中下三篇。〔三四〕宋岱 隋書

經籍志載易家有晉荊州刺史宋岱周易論一卷。〔三五〕郭象 字子玄，晉河南人。世說新語：「象少有才理，慕

道好學，託志老莊；時人咸以爲王弼之亞。」又曰：「象作莊子注，最有清辭道旨。」〔三六〕幾神 易曰：「知幾其

神乎！」〔三七〕夷甫 裴頠交辨於有無之域。王衍字夷甫，晉臨沂人。裴頠字逸民，晉聞喜人。晉書王衍傳：「魏

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爲天地萬物皆以無爲爲本，衍甚重之。惟裴頠以爲非，著論以譏之。按裴頠著崇有論。〔三〕般若 梵語，意謂智慧也。〔三九〕江左 見前劉勰明詩註四十七。〔四〇〕張衡譏世

張衡見前劉勰明詩註三十五。譏世文，今佚。〔四一〕孔融孝廉 孔融，見前曹丕典論論文註九。孝廉文，今佚。

〔四二〕曹植辨道 曹植有辨道論。〔四三〕言不持正論如其已 注本作『才不持論，寧如其已。』〔四四〕迹

一作鑽。〔四五〕筌蹄 筌，魚筍也。蹄，兔置也。引申爲網羅之意。〔四六〕如 當作知。〔四七〕秦廷君之注堯典

桓譚新論：『秦廷君能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說至十餘萬言。』〔四八〕朱普之解尚書 後漢書桓郁傳：『初，桓

榮受朱普學章句四十萬言，浮辭繁長，多過其實。及榮入授顯宗，減爲二十三萬言。郁復刪定成十二萬言。』

〔四九〕章句 謂章節句讀也。〔五〇〕毛公之訓詩 鄭玄詩譜曰：『魯人大毛公爲訓詁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

而獻之，以小毛公爲博士。』〔五一〕安國之傳書 漢孔安國有尚書傳。〔五二〕鄭君之釋禮 周禮、儀禮、禮記，

均有鄭玄注釋。〔五三〕王弼之解易 易經有王弼注解。〔五四〕說者悅也 說文：『說，說釋也；從言，兌聲。』說

文繫傳通論：『悅，猶說也，拭也，解脫也。若人心有鬱結，能解釋之也。』〔五五〕舜驚讒說 書舜典：『帝曰：龍，朕

暨讒說殄行，震驚朕師。』暨，憎也。〔五六〕伊尹以論味隆殷 相傳伊尹欲行道以致君而無由，乃爲有莘氏之

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湯悅，用爲相，國大治。（呂氏春秋本味篇記伊尹以味說湯事。）〔五七〕太公以辨鈞

興周 史記齊太公世家：『呂尙蓋嘗困窮，年老矣，以漁釣于周西伯。』
〔五〕燭武行而紆鄭 春秋魯僖公

三十年，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鄭伯使燭之武說秦伯，秦伯悅，與鄭人盟，使杞子戍之而還。遂紆鄭國之

難。（見左傳。）
〔五〕端木出而存魯 田常欲作亂於齊，憚高國鮑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魯。子貢至齊，說田常，

遂以存魯。（見史記）子貢姓端木，名賜。
〔六〕轉丸 鬼谷子篇名。
〔六〕飛鉗 鬼谷子篇名。
〔六〕一人

之辨重於九鼎之寶，三寸之舌強於百萬之師。史記平原君列傳：『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毛

先生以三寸之舌，強於百萬之師。』毛先生，謂毛遂也。
〔六〕六印磊落以佩 蘇秦以合從說諸侯，佩六國相

印。
〔六〕五都隱賑而封 史記張儀列傳：『秦惠王封儀五邑。』隱賑，猶殷賑，富有也。
〔六〕鄧君既斃於齊

饒 鄧食其，高陽人，爲沛公作說客，下齊七十餘城。及韓信襲齊，齊王田廣以食其賣已，遂烹之。（見史記）

〔六〕蒯子幾入乎漢州 蒯徹，范陽人，嘗勸韓信反漢，信不從。及信被誅，漢高祖捕徹欲烹之。徹曰：『秦失其鹿，

天下共逐之，欲爲陛下所爲者甚衆，顧力不能耳。又可盡烹之耶？』遂釋之。（見史記）
〔六〕陸賈籍甚 陸

賈，楚人。從漢高祖定天下，拜大中大夫。史記稱其『游漢公卿間，名譽籍甚。』
〔六〕張釋傳會 張釋即張釋

之，杜陽人。漢書張釋之傳：『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無甚高論，令今可施行也。』顏注：『令

其議論依附時事也。』傳會，即依附時事之意。
〔六〕杜欽文辨 杜欽字子夏，杜陵人。漢書杜欽傳：『欽浮沈

當世，好謀而成。以建始之初，深陳女誠，終如其言，庶幾乎關雎之見微，非夫浮華博習之徒所能規也。」文辨之語，本此贊意。〔七〇〕樓護唇舌 漢書游俠傳：「樓護字君卿，與谷永俱爲五侯上客。長安號曰「谷子雲筆札，樓君卿唇舌。」言其見信用也。」〔七一〕抵噓 黃注：「疑作「抵戲。」」〔七二〕綏頰 以婉言相曉譬勸阻之也。〔七三〕刀筆 古簡牘用竹木，以刀代筆，故曰刀筆。〔七四〕范雎之言事 雎，戰國魏人。說秦昭襄王以遠交近攻之策。（有上秦昭王書）後爲相，封應侯。〔七五〕李斯之止逐客 斯，戰國時楚人。客於秦，適秦下逐客之令，斯乃上諫逐客書。始皇既定天下，以斯爲丞相。〔七六〕批逆鱗 韓非子：「夫龍之爲蟲也，柔可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若人有嬰之者，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七七〕鄒陽之說吳梁 鄒陽，漢齊人。仕於吳。吳王陰有邪謀，陽奏書諫，以秦爲喻。吳王不聽，乃去之梁，從孝王游。爲人所讒，孝王怒，下陽吏，將殺之。陽在獄中上書。孝王出之，卒爲上客。（見漢書）〔七八〕敬通之說鮑鄧 後漢書馮衍傳：「馮衍字敬通。更始二年，遣尙書僕射鮑永行大將軍事，安集北方，衍以計說永。」章懷注曰：「東觀記：衍更始時爲偏將軍，與鮑永相善，更始既敗，固守不以時下。建武初，爲揚化大將軍掾，辟鄧禹府，數奏記於禹，陳政言事。」〔七九〕陸氏直稱說燁曄以譎誑 陸機文賦：「論精微而朗暢，說燁曄而譎誑。」〔八〇〕飛鉗 見前

神思

劉勰

古人云：『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闕之下，』神思之謂也。文之思也，其神遠矣。故寂然凝慮，思接千載；悄焉動容，視通萬里。吟詠之間，吐納珠玉之聲；眉睫之前，卷舒風雲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故思理爲妙，神與物遊。神居胸臆，而志氣統其關鍵；物沿耳目，而辭令管其樞機。樞機方通，則物無隱貌；關鍵將塞，則神有遯心。是以陶鈞文思，貴在虛靜。疏淪五藏，澡雪精神。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照，馴致以懌辭。然後使元解之宰，尋聲律而定墨；獨照之匠，闕意象而連斤。此蓋馭文之首術，謀篇之大端。

夫神思方運，萬塗競萌；規矩虛位，刻鏤無形。登山則情滿於山，觀海則意溢於海，我才之多少，將與風雲而並驅矣。方其搦翰，氣倍辭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則？意翻空而易奇，言徵實而難巧也。是以意授於思，言授於意，密則無際，疎則千里。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或義在咫尺，而思隔山河。是以秉心養術，無務苦慮；含章司契，不

必勞情也。

人之稟才，遲速異分；文之制體，大小殊功。相如含筆而腐毫，揚雄輟翰而驚夢，桓譚疾感於苦思，王充氣竭於思慮，張衡研京以十年，左思練都以一紀，雖有巨文，亦思之緩也。淮南崇朝而賦騷，枚臯應詔而成賦，子建援牘如口誦，仲宣舉筆似宿構，阮瑀據案而制書，禰衡當食而草奏，雖有短篇，亦思之速也。若夫駿發之士，心總要術，敏在慮前，應機立斷，覃思之人，情饒歧路，鑒在疑後，研慮方定。機敏故造次而成功，慮疑故愈久而致績，難易雖殊，並資博練。若學淺而空遲，才疏而徒速，以斯成器，未之前聞。是以臨篇緩慮，必有二患：理鬱者苦貧，辭溺者傷亂。然則博見爲饋貧之糧，貫一爲拯亂之藥，博而能一，亦有助乎心力矣。

若情數詭雜，體變遷貿，拙辭或孕於巧義，庸事或萌於新意。視布於麻，雖云未費；杼軸獻功，煥然乃珍。至於思表纖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筆固知止。至精而後闡其妙，至變而後通其數，伊摯不能言鼎，輪扁不能語斤，其微矣乎！

贊曰：『神用象通，情變所孕。物以貌求，心以理應。刻鏤聲律，萌芽比興，結慮司契，垂帷制勝。』

【註】「一」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闕之下。『莊子讓王篇：』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魏闕，一曰象魏，古宮門懸法之所。「二」神與物遊。言內心與外境相接也。「三」樞機。『易繫辭：』言行，君子之樞機。』

韓注：『樞機，制動之主。』「四」陶鈞文思。陶家名轉者爲鈞，蓋取周回調鈞也。此言用文思者猶陶者轉鈞。

「五」疏淪五藏，澡雪精神。『莊子知北遊：』汝齋戒疏淪而心，澡雪而精神。』疏淪，開滌之意。藏，同臟。澡雪，清潔之意。「六」懔。或作繹，抽也。「七」元解之宰。謂心也。「八」獨照之匠。『莊子天道：』輪扁曰：『斲輪徐

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此以獨照之匠喻輪扁。「九」運斤。『莊子徐無鬼：』匠石運斤成風。』斤，斫木刀也。「一〇」搦翰。執筆也。「一一」含章。含美於內也。「一二」司契。陸機『文賦：』意

司契而爲匠。』言取舍由意，類司契爲匠。「一三」相如含筆而腐毫。『漢書枚皋傳：』司馬相如善爲文而遲，故所作少，而善於皋。』西京雜記：『司馬相如爲上林子虛賦，意思蕭散，不復與外事相關，控引天地，錯綜古今，忽然如睡，煥然而興，幾百日而後成。』「一四」揚雄輟翰而驚夢。『漢成帝時，詔令揚雄作賦，爲之卒暴，思慮精苦。

賦成遂困倦小臥，夢其五臟出在地，以手收而內之。及覺，病喘悸，歷一歲。（見桓譚新論）

苦思 桓譚新論：『余少時見揚子雲之麗文高論，不自量年少新進，而猥欲逮及。嘗激一事而作小賦，用精思

太劇，而立感動發病，彌日瘳。』

〔六〕王充氣竭於思慮 後漢書王充傳：『充好論說，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年漸七十，志力衰耗。』

〔七〕張衡研京以十年 張衡作兩京賦，精思傅會，十年乃成。（見後漢書張衡傳）

〔八〕左思練都以一紀 左思作三都賦，構思十稔。（見文選李善注）

〔九〕淮南崇朝而賦 高誘淮南子序曰：『詔使爲離騷賦，自且受詔，日早食已上。』〔十〕枚皋應詔而成賦 漢書枚皋傳：『上有

所感，輒使賦之。爲文疾，受詔輒成，故所賦者多。』

〔十一〕子建援牘如口誦 文選楊德祖答臨淄侯曹植牋：『又嘗親見執事，握牘持筆，有所造作，若成誦在心，借書於手，曾不斯須，少留思慮。』

〔十二〕子建、曹植字 子建，曹植字。〔十三〕仲宣舉筆似宿構 三國志魏志王粲傳：『善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時人常以爲宿構。』

〔十四〕仲宣、阮瑀據案而制書 三國志魏志王粲傳注引典略曰：『太祖嘗使瑀作書與韓遂。時太祖適近出，瑀隨從，因於馬上具草。書成呈之。太祖擊筆欲有所定，而竟不能增損。』

〔十五〕案當作鞍 案，當作鞍。〔十六〕禰衡當食而草奏 後漢書禰衡傳：『劉表嘗與諸文人共草章奏，並極其才思。時衡出，還見之，聞省未周，因毀以抵地。表撫然爲駭。衡乃從求筆札，

須臾立成，辭義可觀。表大悅，益重之。』又曰：『黃祖長子射時大會賓客，人有獻鸚鵡者。射舉卮於衡曰：『願先

生賦之，以娛嘉賓。衡摩筆而作文，無加點，辭采甚麗。〔三〕駮疾也。〔四〕覃思深思也。〔五〕造次

急遽之時。〔六〕博見爲饋貧之糧。理貧者濟之以博。〔七〕貫一爲拯亂之藥。辭亂者濟之以練，練則

貫一。〔八〕賈易也。〔九〕視布於麻雖云未費杼軸，獻功煥然乃珍。布與麻之質量雖相若，然既加杼軸

之功，則煥然可珍。此言文貴修飾也。〔十〕伊摯不能言鼎。呂氏春秋本味篇：『湯得伊尹，祓之於廟，明日設

朝而見之。說湯以至味曰：『鼎中之變，精妙微纖，口弗能言，志弗能喻。』伊尹名摯。〔十一〕輪扁不能語斤

見前註八。

情采 二

劉勰

聖賢書辭，總稱文章，非采而何？夫水性虛而淪漪，木體實而花萼，振文附質也。虎豹無文，則鞞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資丹漆；質待文也。若乃綜述性靈，數寫器象，鏤心鳥跡之中，織辭魚網之上，其爲彪炳，縟采名矣。

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聲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雜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情發而爲辭章，神理之數也。

孝經垂典，喪言不文，〔二二〕故知君子常言未嘗質也。老子疾僞，故稱『美言不信，〔二三〕』而五千〔二四〕精妙，則非棄美矣。莊周云：『辯雕萬物，〔二五〕』謂藻飾也。韓非云：『豔采辯說，〔二六〕』謂綺麗也。綺麗以豔說，藻飾以辯雕，文辭之變，於斯極矣。研味孝老，則知文質附乎性情，詳覽莊韓，則見華實過乎淫侈。若擇源於涇渭〔二七〕之流，按轡於邪正之路，亦可以馭文采矣。

夫鉛黛所以飾容，而盼情〔二八〕生於淑姿；文采所以飾言，而辯麗本於情性。故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後緯成，理定而後辭暢，此立文之本源也。

昔詩人什篇，爲情而造文；辭人賦頌，爲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蓋風雅〔二九〕之興，志思蓄憤，而吟詠情性，以諷其上，此爲情而造文也。諸子之徒，心非鬱陶，〔三〇〕苟馳夸飾，鬻聲釣世，此爲文而造情也。故爲情者要約而寫真，爲文者淫麗而煩濫。而後之作者，採濫忽真，遠棄風雅，近師辭賦，故體情之製日疎，逐文之篇愈盛。故有志深軒冕，而汎詠臯壤；〔三一〕心纏幾務，〔三二〕而虛述人外；〔三三〕眞宰〔三四〕弗存，翩〔三五〕其反矣。

夫桃李不言而成蹊，〔三六〕有實存也。男子樹蘭而不芳，〔三七〕無其情也。夫以草木之

微，依情待實；況乎文章述志爲本，言與志反，文豈足徵？是以聯辭結采，將欲明理，采濫辭詭，則心理愈翳。固知翠綸桂餌，^{〔三六〕}反所以失魚。言隱榮華，^{〔三七〕}殆謂此也。是以衣錦褻衣，惡文太章；^{〔三八〕}賁象窮白，貴乎反本。^{〔三九〕}

夫能設模以位理，擬地以置心；心定而後結音，理正而後擣藻。使文不滅質，博不溺心；正采耀乎朱藍，間色^{〔四〇〕}屏於紅紫；乃可謂雕琢其章，^{〔四一〕}彬彬君子^{〔四二〕}矣。

贊曰：『言以文遠，^{〔四三〕}誠哉斯驗。心術旣形，英華乃贍。吳錦好渝，^{〔四四〕}舜英^{〔四五〕}往豔。繁采寡情，味之必厭。』

〔註〕 〔一〕情采 因情以敷采，故曰情采。齊梁文勝而質亡，故此篇痛陳其弊。 〔二〕淪漪 水波也。 〔三〕

虎豹無文則鞞同犬羊 論語：『子貢曰：「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鞞，去毛之皮。

〔四〕犀兕有皮而色資丹漆 左傳：『宋城，華元爲植巡功，城者謳之曰：「睥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

棄甲復來。」華元使驂乘者答曰：「牛則有皮，犀兕尙多，棄甲則那？」役人又復歌之曰：「從其有皮，丹漆若

何？」 〔五〕鏤心鳥迹之中 許慎說文序：『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蹄迹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

契。』 〔六〕織辭魚網之上 後漢書蔡倫傳：『倫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爲紙。』 〔七〕五色 謂

青黃赤白黑也。〔八〕五音 宮商角徵羽也。〔九〕五性 仁義禮智信也。〔一〇〕黼黻 衣裳繪繡之文也。

〔一一〕韶夏 韶爲虞舜樂。夏爲禹樂。〔一二〕孝經垂典喪言不文 孝經喪親章：「子曰：『孝子之喪親也，哭

不偯，禮無容，言不文。』」〔一三〕美言不信 老子道德經：「信言不美，美言不信。」〔一四〕五千 老子著道

德經五千言。〔一五〕辯雕萬物 莊子天道篇：「故古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雕萬物，不自說

也。」同悅。〔一六〕豔采辯說 韓非子外儲說：「夫不謀治強之功，而豔乎辯說文麗之聲。」采字恐爲乎字

之訛。〔一七〕涇渭 二水名，涇清渭濁。〔一八〕盼倩 詩經碩人：「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倩，美在口輔也。盼，目

黑白分明也。〔一九〕風雅 詩經分風雅頌三部分。〔二〇〕鬱陶 悶思也。〔二一〕志深軒冕而汎詠臯壤 謂

志在功名而虛詠山林隱逸之樂也。〔二二〕幾務 謂世務也。〔二三〕人外 謂世外也。〔二四〕眞宰 猶言天

眞。〔二五〕翩 鳥速飛貌。〔二六〕桃李不言而成蹊 史記李廣傳：「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二七〕男子樹蘭

而不芳 淮南子繆稱篇：「男子樹蘭，美而不芳。」〔二八〕翠綸桂餌 魯人有好釣者，以桂爲餌，黃金之鈎，錯

以銀碧，垂翡翠之綸。（見闕子）〔二九〕言隱榮華 莊子齊物論：「言隱於榮華。」隱，依據也。榮華，謂華美之

言詞也。〔三〇〕衣錦褻衣惡文太章 詩經碩人：「碩人其頡，衣錦褻衣。」正義曰：「錦衣所以加褻者，爲其文

之大著也。故中庸云「衣錦尙絢，惡其文之大著」是也。」褻，同絢，單衣也。〔三一〕賁象窮白貴乎反本 易賁

【卦】「上九，白賁，无咎。」賁，飾也，飾終以白，反質素而无患也。【三】問色 非正色也。【三】雕琢其章 詩經
械樸：「追琢其章。」【三】彬彬君子 論語：「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彬彬，文質備也。【五】言以文遠 左
傳：「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六】渝 變也。【七】舜英 詩經：有女同車。有女同行，顏如舜英。舜，木槿
也。英，華也。

鎔裁

劉勰

情理設位，文采行乎其中。【二】剛柔以立本，變通以趨時。【三】立本有體，意或偏長；趨時
無方，辭或繁雜。蹊要【四】所司，職在鎔裁。鑿括【五】情理，矯揉文采也。規範本體謂之鎔，剪裁
浮詞謂之裁。裁則蕪穢不生，鎔則綱領昭暢，譬繩墨【六】之審分，斧斤之斲削矣。駢拇枝指，
由侈於性；附贅懸疣，實侈於形。【七】二意【八】兩出，義之駢枝也；同辭重句，文之疣贅也。

凡思緒初發，辭采苦雜。心非權衡，勢必輕重。是以草創鴻【九】筆，先標三準；履端於始，
則設情以位體；舉正於中，則酌事以取類；歸餘於終，則撮辭以舉要。然後舒華布實，獻替
【十】節文；繩墨以外，美材既斲，故能首尾圓合，條貫統序。若術不素定，而委心逐辭，異端叢

至，駢贅必多。

故三準既定，次討字句。句有可削，足見其疎；字不得減，乃知其密。精論要語，極略之體；游心竄句，極繁之體。謂繁與略，隨分所好。引而伸之，則兩句敷爲一章；約以貫之，則一章刪成兩句。思贍者善敷，才覈者善刪。善刪者字去而意留；善敷者辭殊而意顯。字刪而意闕，則短乏而非覈；辭敷而言重，則蕪穢而非贍。

昔謝艾〔二二〕王濟〔二三〕西河文士張俊〔二四〕以爲艾繁而不可刪；濟略而不可益。若二子者，可謂練鎔裁而曉繁略矣。至如士衡〔二五〕才優而綴辭尤繁；士龍思劣而雅好清省。〔二六〕及雲之論機，亟恨其多，而稱『清新相接，不以爲病』。〔二七〕蓋崇友于〔二八〕耳。夫美錦製衣，脩短有度，雖翫其采，不倍領袖。巧猶難繁，況在乎拙？而文賦以爲『榛楛勿剪』。〔二九〕『庸音足曲』。〔三〇〕其識非不鑒，乃情苦芟繁也。

夫百節成體，共資榮衛；〔三一〕萬趣會文，不離辭情。若情周而不繁，辭運而不濫，非夫鎔裁，何以行之乎？

贊曰：『篇章戶牖，左右相瞰。辭如川流，溢則汎濫。權衡損益，斟酌濃淡。芟繁剪穢，弛

於負擔。『三』』

【註】「一」情理設位文采行乎其中 文以情理爲根本，辭采爲枝葉。「二」剛柔以立本變通以趨時 剛柔指性氣言。變通指文辭言。「三」踐要 謂蹊徑要領。「四」鑿括 正邪曲之器，鑿揉曲，括正方也。鑿本作鑿。「五」繩墨 爲直之具。「六」駢拇枝指由侈於性附贅懸疣實侈於形 莊子駢拇篇：『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懸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駢拇，足拇指連第二指也。枝指，手有六指也。贅疣，皮膚上贅生之結肉。「七」二意 應從黃校本作一意。「八」鴻 當作鳴，與後『鳴筆之徒』句相應。「九」替 當作質。「一〇」覈 精深也。「一一」謝艾 晉書張重華傳：『主簿謝艾，資兼文武。』「一二」王濟 不詳。「一三」張俊 俊當作駿。駿字公庭，晉書有傳。「一四」士衡 陸機字士衡。「一五」士龍 思劣而雅好清省 陸雲字士龍，其與兄平原書曰：『雲今意視文，乃好清省。』「一六」雲之論機 承恨其多而稱清新相接不以爲病 陸雲與兄平原書：『兄文章之高遠絕異，不可復稱言，然猶皆欲微多，但清新相接，不以此爲病耳。』「一七」友于 兄弟也。「一八」凸文賦 以爲榛楛勿剪 陸機文賦：『彼榛楛之勿翦，亦蒙榮於集翠。』榛楛，喻庸音也。以珠玉之句旣存，故榛楛之辭亦美。「一九」庸音足曲 文賦：『放庸音以足曲。』「二〇」榮衛 素問註：『榮衛者氣之主。』「二一」弛於負擔 謂免於累也。

夸飾 二

劉勰

夫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神道難摹，精言不能追其極；形器易寫，壯辭可得喻其真；才非短長，理自難易耳。故自天地以降，預入聲貌，文辭所被，夸飾恒存。雖詩書雅言，風格訓世，事必宜廣，文亦過焉。是以言峻則嵩高極天，論狹則河不容舫，說多則子孫千億，稱少則民靡子遺，襄陵舉滔天之目，倒戈立漂杵之論，辭雖已甚，其義無害也。且夫鴉音之醜，豈有泮林而變好？茶味之苦，寧以周原而成飴？並意深褒讚，故義成矯飾。大聖所錄，以垂憲章；孟軻所云「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也。

自宋玉景差，夸飾始盛；相如憑風，詭濫愈甚。故上林之館，奔星與宛虹入軒；從禽之盛，飛廉與鷓鴣俱獲；及揚雄甘泉，酌其餘波，語瓌奇則假珍於玉樹，言峻極則顛墜於鬼神。至東都之比目，西京之海若，驗理則理無可驗，窮飾則飾猶未窮矣。又子雲羽獵，鞭宓妃以饜屈原；張衡羽獵，困元冥於朔野。變

彼洛神，〔一〇〕既非罔兩，〔一一〕惟此水師，亦非魑魅；而虛用濫形，不其疎乎！此欲夸其威而飾其事，義睽刺〔一二〕也。

至如氣貌山海，體勢宮殿，嗟峨〔一三〕揭業〔一四〕，熠燿焜煌〔一五〕之狀，光采煒燁〔一六〕而欲然，聲貌岌岌〔一七〕其將動矣；莫不因夸以成狀，沿飾而得奇也。

於是後進之才，獎氣挾聲，軒翥〔一八〕而欲奮飛，騰擲而羞跼步。辭入煒燁〔一九〕春藻不能程其豔；言在萎絕，寒谷〔二〇〕未足成其凋，談歡則字與笑並，論感則聲共泣；信可以發蘊而飛滯，披瞽而駭聾矣。

然飾窮其要，則心聲鋒起；夸過其理，則名實兩乖。若能酌詩書之曠旨，剪揚馬〔二一〕之甚泰，使夸而有節，飾而不誣，亦可謂之懿也。

贊曰：『夸飾在用，文豈循檢。言必鵬運，〔二二〕氣靡鴻漸。〔二三〕倒海探珠，傾崑取琰。〔二四〕曠而不溢，奢而無玷。〔二五〕』

【註】「一」夸飾 謂誇張以聳聽聞，不必盡符事實也。「二」風格 風，教也。格，舊法也。「三」嵩 同崧，山

大而高者。「四」舠 小船也。「五」子孫千億 《詩經假樂》：『千祿百福，子孫千億。』十萬曰億。「六」民靡

子遺 詩經雲漢『周餘黎民，靡有子遺。』 尚書堯典『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

襄陵，浩浩滔天。』 尚書武成『罔有敵於我師，前徒倒戈，攻於後以，血流漂杵。』

『九』鴉音之醜，豈有泮林而變好 詩經泮水『翩彼飛鴉，集于泮林，食我桑黹，懷我好音。』 箋曰『言鴉恆

惡鳴，今來止於泮水之木上，食其桑黹，爲此之故，故改其鳴，歸就我以善音，喻感於恩則化也。』 二〇茶味之

苦寧以周原而成飴 詩經綿『周原膴膴，萋茶如飴。』 箋曰『周之原地，在岐山之南，膴膴然肥美，其所生茶

雖有性苦者，甘如飴也。』 二二宋玉景差 戰國時楚之辭賦家 二二相如憑風 漢書司馬相如傳『相

如既奏大人賦，天子大悅，飄飄有凌雲氣游天地之間意。』 二三上林之館，奔星與宛虹入軒 司馬相如上

林賦：『奔星更於闐闐，宛虹拖於楯軒。』奔星，奔流之星也。宛虹，屈曲之虹也。 二四飛廉與鸛鷓俱獲 上林

賦有『椎飛廉』、『揜焦明』之句。飛廉，龍雀也。鳥身鹿頭。焦明，似鳳，西方之鳥也。按，鸛鷓應依上林賦作焦明。

『五』語瓌奇則假珍於玉樹，言峻極則顛墜於鬼神 楊雄甘泉賦有『翠玉樹之青葱兮』、『鬼魅不能自

逮兮，半長途而下顛』之句。逮，及也。顛，隕也。 二六東都之比目 班固西都賦『揄文竿，出比目。』此云東都，

蓋誤記也。比目，魚名。 二七西京之海若 張衡西京賦『海若游於玄渚。』海若，海神也。 二八子雲羽獵鞭

宓妃以饒屈原 揚雄（字子雲）羽獵賦『鞭洛水之宓妃，餉屈原與彭胥。』饒，與餉同。 二九張衡羽獵困

元冥於朔野張衡羽獵賦中無『困元冥於朔野』語左傳『水正爲元冥』

〔二〇〕洛神 相傳伏羲氏女宓妃溺死洛水爲神。〔二一〕岡兩 怪物也。〔二二〕啖刺 啖，違也。刺音辣，戾也。〔二三〕嵯峨 山高貌。〔二四〕揭

業 狀宮殿高貌。〔二五〕熠燿焜焜 光明貌。〔二六〕煒煒 盛貌。〔二七〕岌岌 高貌。〔二八〕軒翥 飛舉貌。

〔二九〕煒煒 盛貌。煒音煜，義同。〔三〇〕寒谷 劉向別錄：『鄒衍在燕有谷寒，不生五穀。鄒子吹律而溫，至生

黍也。』〔三一〕揚馬 謂揚雄司馬相如。〔三二〕鵬運 莊子：『北冥有魚，其名爲鯀；化而爲鳥，其名爲鵬。海運

則將徙於南冥。』〔三三〕鴻漸 易漸卦：『鴻漸於陸。』〔三四〕傾崑取琰 崑，山名，產玉琰，美玉也。〔三五〕玷

缺也。

物色

劉勰

春秋代序，陰陽慘舒，物色之動，心亦搖焉。蓋陽氣萌而玄駒步，陰律凝而丹鳥羞，

微蟲猶或入感，四時之動物深矣。若夫珪璋挺其惠心，英華秀其清氣，物色相召，人誰

獲安？是以獻歲發春，悅豫之情暢，滔滔孟夏，鬱陶之心凝，天高氣清，陰沈之志

遠，霰雪無垠，矜肅之慮深。歲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遷，辭以情發。一葉且或迎意，

〔二〇〕蟲聲有足引心，況清風與明月同夜，白日與春林共朝哉！

是以詩人感物，聯類不窮。流連萬象之際，沈吟視聽之區，寫氣圖貌，既隨物以宛轉；屬采附聲，亦與心而徘徊。故『灼灼』狀桃花之鮮，『依依』盡楊柳之貌，『杲杲』爲出日之容，『濛濛』擬雨雪之狀，『喈喈』逐黃鳥之聲，『嚶嚶』學草蟲之韻，『皎日』『嘒星』，『一言窮理』，『參差』『沃若』，『兩字窮形』，並以少稱多，情貌無遺矣。雖復思經千載，將何易奪？及離騷代興，觸類而長，物貌難盡，故重沓舒狀。於是嵯峨之類聚，歲蕤之羣積矣。及長卿『言之徒，詭勢瓌聲，模山範水，字必魚貫』，所謂『詩人麗則而約言，辭人麗淫而繁句』也。

至如雅詠裳華，或黃或白；騷述秋蘭，綠葉紫莖。凡摛表五色，貴在時見；若青黃屢出，則繁而不珍。

自近代以來，文貴形似。窺情風景之上，鑽貌草木之中。吟詠所發，志惟深遠；體物爲妙，功在密附。故巧言切狀，如印之印泥。不加雕削，而曲寫毫芥；故能瞻言而見貌，卽字而知時也。然物有恆姿，而思無定檢；或率爾造極，或精思愈疎。且詩騷所標，並據要害；故後

進銳筆，怯於爭鋒，莫不因方以借巧，卽勢以會奇。善於適要，則雖舊彌新矣。是以四序紛迴，而入興貴閑；物色雖繁，而析辭尙簡；使味飄飄而輕舉，情曄曄而更新。古來辭人，異代接武，莫不參伍以相變，因革以爲功。物色盡而情有餘者，曉會通也。若乃山林泉壤，實文思之奧府。略語則闕，詳說則繁。然屈平所以能洞監風騷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

贊曰：『山沓水匝，樹雜雲合，目既往還，心亦吐納。春日遲遲，秋風颯颯。情往似贈，興來如答。』

【註】

【一】物色

謂四時景物之聲色也。

【二】陽氣萌而玄駒步陰律凝而丹鳥羞

大戴禮夏小正：『十

有二月玄駒賁。玄駒也者，蠶也。賁者何也？走於地中也。八月，丹鳥羞白鳥。丹鳥者，謂丹良也。白鳥者，謂蚊蚋也。羞也者，進也，不盡食也。』丹鳥，螢火也。【三】珪璋，玉器之美者。惠，與慧通。【四】獻歲發春

謂新年也。楚辭招魂：『獻歲發春兮，汨余南征。』獻，進也。【五】滔滔，盛陽貌。【六】鬱陶，愁思也。【七】

天高氣清，指秋季言。楚辭九辯：『沈寥兮天高而氣清。』【八】霰雪無垠，楚辭九章：『霰雪紛其無垠兮。』

【九】矜肅，猶嚴肅。【一〇】一葉且或迎意，淮南子：『見一葉落而知歲之將暮。』【一一】灼灼狀桃花之

鮮 詩經桃夭篇：『桃之夭夭，灼灼其華。』灼灼，華之盛也。 〔二〕依依盡楊柳之貌。 詩經采芣篇：『昔我往

矣，楊柳依依。』依依，柔弱貌。 〔三〕杲杲爲出日之容。 詩經伯兮篇：『其雨其雨，杲杲出日。』杲杲，明貌。 〔

四〕漉漉擬雨雪之狀。 詩經角弓篇：『雨雪漉漉，見晁日消。』漉漉，雨雪盛貌。 〔五〕啾啾逐黃鳥之聲。

詩經葛覃篇：『黃鳥于飛，集於灌木，其鳴啾啾。』啾啾，鳴聲相和也。 〔六〕嚶嚶學草蟲之韻。 詩經草蟲篇：

『嚶嚶草蟲，趯趯阜螽。』嚶嚶，蟲聲也。 〔七〕皎日。 詩經大車篇：『謂予不信，有如皎日。』皎，白也。 〔八〕嘒嘒

星。 詩經小星篇：『嘒彼小星，維參與昴。』嘒，微貌。 〔九〕參差。 詩經關雎篇：『參差荇菜，左右流之。』參差，

不齊貌。 〔一〇〕沃若。 詩經氓篇：『桑之未落，其葉沃若。』沃若，潤澤也。 〔一一〕葳蕤。 草木紛披之貌。 〔一二〕

長卿。 司馬相如字長卿。 〔一三〕詩人麗則而約言。 辭人麗淫而繁句。 揚雄法言：『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

賦麗以淫。』詩人，指詩經之作者。 辭人，指楚辭之作者。 〔一四〕雅詠裳華或黃或白。 詩經裳裳者華篇：『裳裳

者華，或黃或白。』 〔一五〕騷述秋蘭綠葉紫莖。 楚辭九歌篇：『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 〔一六〕曄曄。 盛

貌。 〔一七〕接武。 猶接踵也。 〔一八〕沓。 重也。

知音

劉勰

知音其難哉！音實難知，知實難逢；逢其知音，千載其一乎！夫古來知音，多賤同而思古，所謂『日進前而不御，遙聞聲而相思』也。昔儲說始出，子虛初成，秦皇漢武，恨不同時；既同時矣，則韓囚而馬輕，豈不明鑒同時之賤哉！至於班固傅毅，文在伯仲，而固嗤毅云：『下筆不能自休。』及陳思論才，亦深排孔璋；敬禮請潤色，歎以爲美談；季緒好詆訶，方之於田巴；意亦見矣。故魏文稱『文人相輕』，非虛談也。至於君卿唇舌，而謬欲論文，乃稱史遷著書，諮東方朔，於是桓譚之徒，相顧嗤笑。彼實博徒，輕言負誚；況乎文士，可妄談哉！故鑒照洞明，而貴古賤今者，二主是也。才實鴻懿，而崇己抑人者，班曹是也。學不逮文，而信僞迷真者，樓護是也。醬瓿之議，豈多歎哉！

夫麟鳳與麀雉懸絕，珠玉與礫石超殊，白日垂其照，青睞寫其形；然魯臣以麟爲麀，楚人以雉爲鳳，魏氏以夜光爲恠石，宋客以燕礫爲寶珠，形器易徵，謬乃若是，文情難鑒，誰曰易分？

夫篇章雜沓，質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圓該。慷慨者逆聲而擊節，醜籍者見密而高蹈，浮慧者觀綺而躍心，愛奇者聞詭而驚聽。會已則嗟諷，異我則沮棄，各執一隅之解，欲

擬萬端之變，所謂東向而望不見西牆〔二六〕也。

凡操千曲而後曉聲，觀千劍而後識器〔二七〕。故圓照之象，務先博觀。閱喬岳以形培塿〔二八〕，酌滄波以喻畎澮〔二九〕。無私於輕重，不偏於憎愛，然後能平理若衡，照辭如鏡矣。是以將閱文情，先標六觀：一觀位體，二觀置辭，三觀通變，四觀奇正，五觀事義，六觀宮商。斯術既形，則優劣見矣。

夫綴文者情動而辭發，觀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討源，雖幽必顯。世遠莫見其而，覘文輒見其心。豈成篇之足深，患識照之自淺耳。夫志在山水，琴表其情〔三〇〕。況形之筆端，理將焉匿？故心之照理，譬目之照形；目瞭則形無不分，心敏則理無不達。然而俗監之迷者，深廢淺售，此莊周所以笑折楊〔三一〕，宋玉所以傷白雪〔三二〕也。昔屈平有言：『文質疎內，衆不知余之異采。』〔三三〕見異唯知音耳。揚雄自稱：『心好沈博絕麗之文。』〔三四〕『不事浮淺，亦可知矣。夫唯深識鑒奧，必歡然內懌，譬春臺之熙衆人，』〔三五〕樂餌之止過客。〔三六〕蓋聞蘭爲國香，服媚彌芬〔三七〕。書亦國華，翫澤〔三八〕方美。知音君子，其垂意焉。

贊曰：『洪鍾萬鈞，夔曠〔三九〕所定。良書盈篋，妙鑒迺訂。流鄭淫人，』〔四〇〕無或失聽。獨

有此律，不謬蹊徑。」

【註】「一」日進前而不御遙聞聲而相思

鬼谷子內樞篇語。

【二】儲說

史記韓非傳：「非作孤憤，五蠹，

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夫，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死不恨矣。」因急攻韓，韓

乃遣非使秦。李斯姚賈害之，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令自殺。」

【三】子虛

漢書司馬相如傳：「蜀人楊

得意爲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爲此

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請爲天子遊獵之賦。」奏之，天子以爲郎。」

【四】固噴毅云下筆不能自休 班固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作文爲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見曹丕

典論論文引）

【五】陳思論才深排孔璋

曹植（世稱陳思王）與楊德祖書：「以孔璋之才，不閑於辭賦，

而多自謂能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反爲狗也。」

【六】敬禮請潤色歎以爲美談

曹植與楊德祖書：「昔丁敬禮常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爲才不過若人，辭不爲也。敬禮謂僕：「卿復何疑難文之佳惡，吾自

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耶？」吾嘗歎此達言，以爲美談。」

【七】季緒好詆訶方之於田巴

曹植與楊德

祖書：「劉季緒才不能逮於作者，而好詆訶文章，持撫利病。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皆五霸於稷下，一旦而服千

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歎息乎？」

【八】魏文稱文人相輕 見

知音

五一

前曹不典論論文首段。「九」君卿唇舌 見前論說註七十。「一〇」乃稱史遷著書諮東方朔於是桓譚之徒

相顧嗤笑 史記太史公自序索隱：「桓譚云：遷所著書成以示東方朔，朔皆署曰太史公。」此與劉勰所云不

同，未知孰是。「二」醬瓿之議 漢書揚雄傳：「雄著太玄，劉歆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吾恐後人用覆醬瓿

也。』」「三」魯臣以麟爲磨 魯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有告孔子曰：『有磨而角者。』（見公羊傳）磨，同

磨，似鹿而小。「四」楚人以雉爲鳳 尹文子：「楚有擔山雉者，路人問：『何鳥也？』擔雉者欺之曰：『鳳凰也。』

買而獻之楚王。」「五」魏氏以夜光爲怪石 尹文子：「魏之田父得玉徑尺，不知其玉也，以告鄰人，鄰人

給之曰：『怪石也。』歸而置之廡下，明照一室，怪而棄之於野。』怪，俗怪字。「六」宋客以燕礫爲寶珠 藝文

類聚六闕子：「宋之愚人得燕石於梧臺之東，歸而藏之，以爲大寶。周客聞而觀焉，掩口而笑曰：『此特燕石也，

與瓦甓不殊。』」「七」東向而望不見西牆 淮南子：「東面而望，不見西牆；南面而視，不覩北方。」「八

觀千劍而後識器 意林引新論曰：「揚子雲攻於賦，王君大習兵器，予欲從二子學。子雲曰：『能讀千賦則善

賦。』君大曰：『能觀千劍則曉劍。』」「九」培塿 小山也。「一〇」畎澮 畎，山谷通水處。澮，小流也。「一一

志在山水琴表其情 呂氏春秋：「伯牙鼓琴，鍾子期善聽。方鼓琴而志在泰山，鍾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

乎若泰山。』少選之間，而志在流水，鍾子期又曰：『善哉乎鼓琴，湯湯乎若流水。』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

琴。〔三〕莊周所以笑折楊。〔莊子〕：『大聲不入於里耳，折楊皇考則嗑然而笑。』大聲，謂咸池六英之樂。折楊皇考，俚俗之曲也。〔三〕宋玉所以傷白雪。宋玉對楚王問：『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是以其曲彌高，其和彌寡。』〔三〕文質疎內衆不知余之異采。楚辭九章懷沙篇語。〔四〕揚雄自稱心好沈博絕麗之文。揚雄與劉歆書：『雄爲郎三歲，自奏少不奉學，而心好沈博絕麗之文。』〔五〕譬春臺之熙衆人。老子：『衆人熙熙，如登春臺。』〔六〕樂餌之止過客。老子：『樂與餌，過客止。』〔七〕蘭爲國香，服媚彌芬。左傳：『以蘭爲國香，人服媚之。』〔八〕澤當作繹。〔九〕夔曠。夔，舜時典樂之官。曠，卽師曠，春秋時晉之樂師。〔三〇〕流鄭淫人。論語：『鄭聲淫。』

文選序 二

蕭 統 三

式〔三〕觀元始，眇覲〔四〕玄風。冬穴夏巢之時，茹毛飲血之世，〔五〕世質民淳，斯文未作。逮乎伏義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時義遠矣哉！』若夫椎輪〔六〕爲大輅，〔七〕之始，大輅寧有椎輪之質，增冰爲積水所成，積水曾微增冰之凜，何哉？蓋踵其事而增華，變其本

而加厲；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隨時變改，難可詳悉。

嘗試論之，曰：詩序云：『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至於今之作者，異乎古昔。古詩之體，今則全取賦名。苟宋〔一〕表之於前，賈馬〔二〕繼之於末。自茲以降，源流實繁：述邑居則有憑虛〔三〕亡是〔四〕之作，戒畋游則有長楊羽獵〔五〕之制。若其記一事，詠一物，風雲草木之興，魚蟲禽獸之流，推而廣之，不可勝載矣。又楚人屈原，含忠履潔，君匪從流，〔六〕臣進逆耳，深思遠慮，遂放湘南。耿介之意，既傷壹鬱〔七〕之懷，靡愬臨淵，有懷沙〔八〕之志，吟澤有憔悴之容。〔九〕騷人之文，自茲而作。詩者，蓋志之所之也，情動於中而形於言。關雎、麟趾，正始之道著；〔一〇〕桑間、濮上，亡國之音表。〔一一〕故風雅之道，粲然可觀。自炎漢中葉，〔一二〕厥塗漸異。退傅有在鄒之作，〔一三〕降將著河梁之篇。〔一四〕四言五言，〔一五〕區以別矣。又少則三字，多則九言，〔一六〕各體互興，分鑣並驅。頌者所以遊揚德業，褒讚成功；吉甫有『穆若』之談，〔一七〕季子有『至矣』之歎。〔一八〕舒布〔一九〕爲詩，既言如彼；總成〔二〇〕爲頌，又亦若此。次則箴興於補闕，戒出於弼匡；〔二一〕論則析理精微，銘則序事清潤；美終則誅發，圖像則讚興；又詔誥教令之流，表奏牋記之列，

書誓符檄之品，弔祭悲哀之作，答客指事之制，〔三〕三言八字之文，〔三〕篇辭引序，碑碣誌狀，衆制鋒起，源流間出。譬陶匏〔三〕異器，並爲入耳之娛；黼黻〔三〕不同，俱爲悅目之翫。作者之致，蓋云備矣。

余監撫〔三〕餘閒，居多暇日；歷觀文囿，泛覽辭林；未嘗不心遊目想，移晷忘倦。自姬〔三〕墨，則卷盈乎緗帙；〔三〕自非略其蕪穢，集其清英，蓋欲兼功。〔三〕太半〔三〕難矣。若夫姬〔三〕公〔四〕之籍，孔父之書，與日月俱懸，鬼神爭奧，孝敬之準式，人倫之師友，豈可重以芟夷，加之剪截？老莊之作，管孟之流，蓋以立意爲宗，不以能文爲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諸。若賢人之美辭，忠臣之抗直，謀夫之話，辨士之端，〔四〕冰釋泉涌，金相玉振，所謂坐狙邱，議稷下，〔四〕仲連之却秦軍，〔四〕食其之下齊國，〔四〕留侯之發八難，〔四〕曲逆之吐六奇，〔四〕蓋乃事美一時，語流千載，概見墳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雖傳之簡牘，而事異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至於記事之史，繫年之書，所以褒貶是非，紀別異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贊論之綜緝辭采，序述之錯比，〔五〕文華事出於沈思，義歸乎翰藻，故

與夫篇什，雜而集之。遠自周室，迄於聖代，〔一〕都爲三十卷，名曰『文選』云爾。

【註】〔一〕文選 共三十卷，爲秦漢至梁之詩文總集，梁蕭統撰。〔二〕蕭統 字德施，梁武帝長子。二歲時

立爲太子，年三十一卒。（五〇一——五三一）諡曰昭明，世稱昭明太子。〔三〕式 用也。〔四〕眇覲 眇，

遠也。覲，見也。〔五〕茹毛飲血之世 古代未有火化之時，獲鳥獸，食其血肉，而蘊藉其毛羽。〔六〕椎輪 車

輪之無輻者。〔七〕大輅 輅應作路，天子之車也。〔八〕荀宋 荀況與宋玉。漢書藝文志載荀況有賦十篇。

【九】賈馬 賈誼與司馬相如。〔一〇〕憑虛 張衡西京賦託辭於憑虛公子，憑虛者，依託虛無，無此公子也。

【一一】亡是 司馬相如上林賦託辭於亡是公，亡是公者，亡是人也。〔一二〕戒畋遊則有長楊羽獵 漢成帝

好田獵，揚雄作羽獵長楊二賦以戒之。〔一三〕君匪從流 謂屈原之君楚懷王不能從諫如流也。〔一四〕壹鬱

憂思也。〔一五〕吾懷沙 言懷抱沙石以自沈也。屈原有懷沙賦。〔一六〕吟澤有憔悴之容 屈原漁父：『屈原

既放，游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一七〕關雎麟趾 正始之道著 關雎與麟趾，均詩經篇名。詩序謂：『關

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又曰：『麟之趾，關雎之應也。』〔一八〕桑間濮上亡國之

音表 禮記樂記：『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鄭註：『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亡國之音於此之水出也。昔殷

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已而自沈於濮水。後師涓過焉，夜聞而寫之，爲晉平公鼓之，是之謂也。桑間在濮陽南。』

〔二九〕炎漢中葉。漢火德，故稱炎。武帝居十二帝之中，故稱中葉。〔三〇〕退傅有在鄒之作。漢韋孟爲楚元

王傅，及孫王戊，荒淫無道，孟作詩諷諫，後遂去位，徙家於鄒，又作一篇。〔三一〕降將著河梁之篇。降將，謂李陵，

降匈奴爲右校，十陵有與蘇武詩三首，中有『攜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之』之句。〔三二〕四言五言。韋孟諷諫

詩爲四言。李陵河梁詩爲五言。〔三三〕少則三字多則九言。文始：『三字起夏侯湛，九言出高貴鄉公。』〔三

四〕吉甫有穆若之談。尹吉甫作烝民詩，其末章曰：『吉甫作誦，穆如清風。』（見詩經）。〔三五〕季子有至矣

之歎。吳季札聘於魯，觀樂，見舞韶箭者曰：『德至矣哉，大矣！』（見左傳）。〔三六〕舒布。張設也。〔三七〕總

成。總括而成也。〔三八〕弼匡。輔正也。〔三九〕答客指事之制。答客，如東方朔答客難。指事，如揚雄解嘲。

〔四〇〕三言八字之文。三言，如漢武帝秋風辭。八字，如魏文帝樂府詩。〔四一〕陶匏。陶，埴也。匏，笙也。〔四二〕黻

。古禮服繪繡之文，白黑曰黼，黑青曰黻。〔四三〕監撫。監，監國也。撫，撫軍也。〔四四〕姬。周爲姬姓。〔四五〕

七代。自周至梁，中更七代。〔四六〕縹囊。縹爲青白色之帛，以縹裝書，故曰縹囊。〔四七〕緗帙。緗，淺黃色；帙，

書衣也。〔四八〕兼功。謂兼收並載以爲功。〔四九〕太半。謂多半也。〔五〇〕姬公。謂周公旦。〔五一〕端。謂

舌端也。〔五二〕坐狙邱議稷下。魯連子：『齊之辯者田巴，辯於狙邱而議於稷下，毀五帝，罪三王，一旦而服千

人。』狙邱與稷下，均齊國之丘山。〔五三〕仲連之卻秦軍。魯仲連，戰國時齊人，游於趙，適秦圍趙急，魏使辛垣

衍請帝秦，仲連義不許，秦軍爲卻五十里。〔四四〕食其之下齊國。〔四五〕食其，高陽人，爲漢高祖使齊，說齊王田廣，

不費一卒而下齊七十餘城。〔四六〕留侯之發八難。〔四七〕食其欲立六國後以孤楚勢，漢高祖謀之張良，良發八

難以阻之。張良封留，位列侯，故稱留侯。〔四八〕曲逆之吐六奇。陳平佐漢，凡六出奇計，封曲逆侯。〔四九〕錯比

錯，雜也。比，次也。〔四〇〕聖代，謂梁也。

文章篇 二

顏之推 三

夫文章者，原出五經；詔命策檄，生於書者也；序述論議，生於易者也；歌詠賦頌，生於詩者也；祭祀哀誄，生於禮者也；書奏箴銘，生於春秋者也。朝廷憲章，軍旅誓誥，敷顯仁義，發明功德，牧民建國，施用多途。至於陶冶性靈，從容諷諫，入其滋味，亦樂事也。行有餘力，則可習之。

然而自古文人，多陷輕薄；屈原露才揚己，顯暴君過；〔五一〕宋玉體貌容冶，見遇俳優；〔五二〕東方曼倩滑稽不雅；〔五三〕司馬長卿竊貲無操；〔五四〕王褒過章童約；〔五五〕揚雄德敗美新；〔五六〕李陵降辱夷虜；〔五七〕劉歆反覆莽世；〔五八〕傅毅黨附權門；〔五九〕班固竊盜父史；〔六〇〕趙元叔抗竦

過度；〔二〕馮敬通浮華擢壓；〔四〕馬季長佞媚獲諂；〔五〕蔡伯喈同惡受誅；〔六〕吳質詆訶鄉里；〔七〕曹植悖慢犯法；〔八〕杜篤乞假無厭；〔九〕路粹隘狹已甚；〔一〇〕陳琳實號麤疎；〔一一〕繁欽性無格檢；〔一二〕劉楨屈強輪作；〔一三〕王粲率躁見嫌；〔一四〕孔融禰衡，誕傲致殞；〔一五〕楊修丁廙，扇動取斃；〔一六〕阮籍無禮敗俗；〔一七〕嵇康陵物凶終；〔一八〕傅玄忿鬪免官；〔一九〕孫楚矜誇陵上；〔二〇〕陸機犯順履險；〔二一〕潘岳乾沒取危；〔二二〕顏延年負氣擢黜；〔二三〕謝靈運空疏亂紀；〔二四〕王元長凶賊自貽；〔二五〕謝玄暉侮慢見及；〔二六〕凡此諸人，皆其翹秀者，不能悉紀，大較如此。至于帝王，亦或未免。自昔天子而有才華者，唯漢武、〔二七〕魏太祖、〔二八〕文帝、〔二九〕明帝、〔三〇〕宋孝武帝、〔三一〕皆負世議，非懿德之君也。自子游、子夏、〔三二〕荀況、〔三三〕孟軻、枚乘、〔三四〕賈誼、〔三五〕蘇武、〔三六〕張衡、〔三七〕左思、〔三八〕之儔，有盛名而免過患者，時復聞之，但其損敗居多耳。

每嘗思之：原其所積文章之體，標舉興會，發引性靈，使人矜伐，故忽於持操，果於進取。今世文士，此患彌切。一事愜當，一句清巧，神厲九霄，志陵千載，自吟自賞，不覺更有傍人。加以砂礫所傷，慘於矛戟，諷刺之禍，速乎風塵。深宜防慮，以保元吉。

【註】「一」文章篇 節選顏氏家訓第九篇。「二」顏之推 字介，江寧人。初仕梁，爲湘東王繹參軍。後仕北

齊爲中書舍人。齊亡入周，爲御史上士。隋開皇中召爲學士。尋以疾終。著顏氏家訓二十篇。「三」屈原露才揚

己顯暴君過 屈原爲楚懷王左徒，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因讒之王，王怒而疏屈原。

屈原疾王聽之不聰也，讒毀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見史記屈原傳）

班固序楚辭：『今若屈原，露才揚己。』「四」宋玉體貌容冶見遇俳優 宋玉爲楚大夫，作登徒子好色賦，自

稱爲人體貌閑麗，口多微辭，性又好色。楚襄王以俳優待之。「五」東方曼倩滑稽不雅 漢東方朔，字曼倩，平

原厭次人。武帝時，官至太中大夫給事中。時有正諫法言，而以詼諧出之。漢書贊曰：『其滑稽之雄乎！』「六」司

馬長卿竊貲無操 司馬相如字長卿，漢成都人。家貧，無以爲業。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往就之。臨邛富人卓王

孫宴相如，酒酣，相如鼓琴。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相如以琴心挑之，文君夜奔相如，卓王孫不得已，分

與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乃歸成都，買田宅爲富人。「七」王褒過章童約 王褒字子淵，蜀

人。有僮約一篇，自言『止寡婦楊惠舍』，故以爲過。「八」揚雄德敗美新 揚雄字子雲，漢成都人。王莽篡漢，

雄爲大夫，作劇秦美新，論秦之劇，稱新之美。時論譏之。「九」李陵降辱夷虜 李陵字少卿，漢隴西成紀人。天

漢間，將步卒五千人，深入匈奴，矢盡，遂降。「一〇」劉歆反覆莽世 劉歆字子駿，漢之宗室，官至京兆尹，封紅林

侯，建平元年，改名秀，字穎叔。王莽篡位，欲爲國師。後以謀反自殺。〔二〕傅毅黨附權門。傅毅字武仲，漢茂陵

人。附車騎將軍馬防，爲軍司馬。馬敗，免歸。及竇憲爲大將軍，復以毅爲司馬。〔三〕班固竊盜父史。後漢書班

固傳：「固以彪所續前史未詳，欲就其業。有人上書告固私改作國史者，收固繫獄。郡上其書。顯宗甚奇之，除蘭

臺令史，使終成前所著書。自永平中始受詔，潛精積思，二十餘年，至建初中始成。」〔三〕趙元叔抗疎過度

趙壹字元叔，後漢漢陽西縣人。恃才倨傲，不爲鄉里所容。屢抵罪，幾至死，友人救得免。乃作窮鳥賦及刺世疾邪

賦，以紓其怨憤。司徒袁逢受計，計吏皆拜伏廷下，壹獨長揖。既造河南尹羊陟，上堂大哭。陟與語，奇之，乃與袁逢

共薦於朝。〔四〕馮敬通浮華擯壓。馮衍字敬通，後漢京兆杜陵人。幼有奇才大志，屢遭罷黜。顯宗卽位，人多

短衍以「文過其實」，遂廢於家。〔五〕馬季長佞媚獲誚。後漢書馬融傳：「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才高博

洽，爲世通儒。懲於鄧氏，不敢復違忤勢家，遂爲梁冀草奏李固，又作大將軍西第頌，以此頗爲正直所羞。」〔

六〕蔡伯喈同惡受誅。蔡邕字伯喈，後漢陳留圉人。董卓爲司徒，舉高第，三日之間，周歷三臺。及卓被誅，收付廷

尉治罪，遂死獄中。〔七〕吳質詆訶鄉里。吳質字季重，三國魏濟陰人。以文才爲文帝所善，官至振威將軍，都

督河北諸軍事，封列侯。其少時，游於貴戚間，不與鄉里相沈浮，故雖已出官本國，猶不與之士名。（見三國志王

粲傳註）訶，當作忤。〔八〕曹植悖慢犯法。三國志魏志陳思王植傳：「植字子建，年十歲餘，善屬文。太祖甚

異之，特見寵愛。而植任性而行，不自雕勵，飲酒不節。文帝卽位，植與諸侯並就國。黃初二年，監國謁者灌均，希指秦植醉酒悖慢，劫脅使者。有司請治罪。帝以太后故，貶爵安鄉侯。〔二〕杜篤字季雅，後漢杜陵人。不修小節。居美陽，與令游，數從請託，不諧，頗相恨。令怒，收篤送京師。〔三〕路粹字文蔚，陳留人。與陳琳阮瑀輩同典記室。王粲傳註：「章仲將云：「文蔚性頗忿鷙。」」〔四〕陳琳字孔璋，三國廣陵人。初爲何進主簿。進謀誅宦官取禍，琳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袁氏敗，琳歸太祖。太祖曰：「卿昔爲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王粲傳註：「章仲將曰：「孔璋實自蠱疎。」」〔五〕繁欽性無格檢。繁音婆。繁欽字休伯，三國潁川人。以文才機辨，少得名於汝潁。其所與太子書記，喉轉意率，皆巧麗。爲丞相主簿卒。王粲傳註：「章仲將曰：「休伯都無檢格。」」〔六〕劉楨屈強輸作。劉楨字公幹，三國東平人。太祖辟爲丞相掾屬。王粲傳註引典略：「太子嘗請諸文學，酒酣坐歡，命夫人出拜。坐中衆人咸伏，而楨獨平視。太祖聞之，乃收楨，減死輸作。」屈強，卽崛強。輸作，犯罪者罰其輸力作苦也。〔七〕王粲率躁見嫌。〔八〕魏志王粲傳：「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以西京擾亂，乃之荊州，依劉表。表以粲貌寢而體弱，通倪，不甚重也。」註：「通倪者，簡易也。」〔九〕孔融字文舉，三國時魯國人。見曹操雄詐漸著，數不能堪，故發辭偏宕，多致乖忤。後爲操所殺。禰衡字正平，平原般人。少有才辯，而氣尙剛

傲，好矯時慢物。與孔融爲忘年交。後爲江夏太守黃祖所殺。〔二六〕楊修丁廩扇動取斃。魏志陳思王植傳。

「植既以才見異，而丁儀丁廩楊修爲之羽翼，幾爲太子者數矣。文帝御之以術，故遂定爲嗣。太祖既慮終始之變，以楊修頗有才策，於是以罪誅修。文帝卽王位，誅丁儀丁廩，并其男口。」楊修字德祖，弘農人。爲曹操主簿。丁

廩字敬禮，沛郡人，儀之弟。建安中爲黃門侍郎。〔二七〕阮籍無禮敗俗。阮籍字嗣宗，晉陳留人。爲人曠達不羈。

籍嫂歸寧，籍相見與別。或譏之。籍曰：「禮豈爲吾設？」鄰家有少婦，當壚沽酒，籍醉臥其側，其夫察之，亦不疑也。

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識其父兄，徑往哭之，盡哀而還。籍母終，正與人圍棋，對者求止，籍留與決賭。既而

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裴楷往弔之，籍散髮箕踞，醉而直視。〔二八〕嵇康陵物凶終。嵇康字叔夜，晉諱

國銜人。官至中散大夫。初康居貧，嘗與向秀共鍛大樹下，以自贖給。鍾會往造，康不爲禮，會憾之，因譖康於帝，被

害東市。〔二九〕傅玄忿鬪免官。晉書傅元傳：「元字休奕，北地泥陽人。武帝受禪，廣納直言。元及散騎常侍皇

甫陶共掌諫職，俄遷侍中。初，元進陶，及陶入而抵元以事，元與陶爭言諠譁，爲有司所奏，二人竟坐免官。」〔三〇〕

孫楚矜誇陵上。晉書孫楚傳：「楚字子荆，太原中都人。才藻卓絕，爽邁不羣，多所陵傲，缺鄉曲之譽。年四十餘，

始參鎮東軍事，遷著作佐郎，復參石苞驃騎軍事。楚既負其才氣，頗侮易於苞，至則長揖曰：「天子命我參卿軍

事。」因此嫌隙遂構。〔三一〕陸機犯順履險。晉書陸機傳：「機字士衡，吳郡人。趙王倫輔政，引爲相國參軍。倫

將篡位，以爲中書郎。倫之誅也，齊王問疑九錫文及禪詔，機必與焉，收機等九人付廷尉。成都王穎與王晏並救理之，得減死徙邊，遇赦而止。時成都王穎推功不居，勞謙下士，機遂委身焉。太安初，穎與河間王顥起兵討長沙王乂，假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戰於鹿苑，機軍大敗。宦人孟玖譖其有異志，穎大怒，使密收機，遂遇害於軍中。

〔三〕潘岳乾沒取危

晉書潘岳傳：

「岳字安仁，滎陽中牟人。性輕躁，趨世利。其母諄之曰：『爾當知足，而乾

沒不已乎？』岳終不能改。初，岳父爲琅邪內史，孫秀爲小史，給岳，岳惡其爲人，數撻辱之。趙王倫輔政，秀爲中書

令，遂誣岳及石崇等謀奉淮南王允齊王問爲亂，誅之，夷三族。』乾沒，微幸取利之義。〔三〕顏延年負氣摧黜

南史顏延之傳：「延之字延年，琅邪臨沂人。疎誕不能取容。見劉湛等專常要任，意有不平。湛恨焉，言於義康，

出爲永嘉太守。延之怨憤，作五君詠。湛及義康以其詞旨不遜，欲黜爲遠郡。文帝詔曰：『宜令思愆里閭，猶復不

悛，當驅往東土。乃至難恕，自可隨事錄之。』於是屏居不與人間事者七載。〔三〕謝靈運空疏亂紀 謝靈

運，宋陽夏人。少時，襲封康樂公。性豪侈，衣服多改舊形制，世共宗之。宋受命，降爵爲侯，又爲太子左衛率，多愆禮

度，朝廷唯以文義處之。後以興兵叛逸，徙廣州，棄市。〔三〕王元長凶賊自貽 南史王宏傳：「曾孫融，字元長。

文詞捷速。子良特相友好。武帝疾篤，暫絕，子良在殿內，太孫未入。融戎服絳衫，於中書省閣口斷東宮仗，不得進，

欲矯詔立子良。上重蘇，朝事委西昌侯鸞。俄而帝崩，融乃處分，以子良兵禁諸門。西昌侯聞急，馳到雲龍門，不得

造，排而入，奉太孫登殿，命左右扶出子良。鬱林（即齊廢帝，武帝長孫）深怨融，即位十餘日，收下廷尉獄，賜死。」〔三〕謝玄暉侮慢見及。謝朓字玄暉，南齊陽夏人，好學有美名，文章清麗。嘗輕江祐爲人，後祐及弟祀。

劉渢劉晏俱候朓，朓曰：『可謂帶二江之雙流，』以嘲弄之。祐轉不堪，乃搆而害之，收朓下獄死。（見南史謝裕傳）

〔三七〕漢武 漢武帝劉徹，在位五十四年。〔三八〕魏太祖 即曹操，爲漢獻帝丞相，爵魏王。子丕篡漢，追尊爲武帝，廟號太祖。

〔三九〕文帝 魏文帝曹丕，篡漢自立，在位七年。〔四〇〕明帝 魏明帝曹叡，在位十三年。

〔四一〕宋孝武帝 即劉駿，在位十一年。〔四二〕子游子夏 言偃字子游，卜商字子夏，皆孔子弟子。論語：『文學，子游子夏。』

〔四三〕荀況 戰國趙人。時人尊爲荀卿。漢人或稱孫卿。仕楚爲蘭陵令。著荀子。〔四四〕枚乘

字叔，漢淮陰人。爲吳王濞郎中，王謀逆，諫不用，去遊梁。梁孝王尊爲上客。孝王薨，歸淮陽。武帝即位，徵之，道卒。

〔四五〕賈誼 漢雒陽人。文帝召爲博士，遷太中大夫，出爲長沙王太傅，復拜梁懷王太傅，卒年三十三。著新書十卷。

〔四六〕蘇武 字子卿，漢杜陵人。武帝時以中郎將使匈奴，留十九年始還。拜典屬國，賜爵關內侯。〔四七〕

張衡 字平子，後漢南陽西鄂人。作二京賦，十年乃成。〔四八〕左思 字太沖，晉臨淄人。作三都賦，構思十年。

答李翊書

韓愈〔一〕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

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歸也有日矣，況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牆而不入於其宮者，焉足以知其是且非耶？雖然，不可不爲生言之。

生所謂立言_{言者}是也；生所爲者，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勝於人而取於人邪？將至於古之立言者邪？將勝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_其實，加其膏而_其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

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爲，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年矣，始者非三代_{言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_其憂_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爲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真僞，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汨汨_言然來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爲善，譽

之則以爲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拒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雖如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雖然，待用於人者，其肖於器耶？用與舍屬之人。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爲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人，所以勸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

問於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爲言之。

〔註〕〔一〕韓愈 守退之，唐南陽人。第進士，累官刑部侍郎。憲宗迎佛骨，愈上表極諫，貶潮州刺史，尋改袁州。

召拜國子祭酒，轉吏部侍郎。卒諡文。（七六八——八二四）宋元豐中追封昌黎伯。有韓昌黎集。〔二〕立言

左傳：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三〕蘄 求也。〔四〕竣 古俟字。

〔五〕三代 謂夏商周也。〔六〕夏夏 音積，齟齬貌。〔七〕汨汨 音骨，水流貌。

答韋中立書

柳宗元〔一〕

二十一日，宗元白：

辱書云『欲相師』。僕道不篤，業甚淺近，環顧其中，未見可師者。雖嘗好言論，爲文章，甚不自是也。不意吾子自京師來，蠻夷間，乃幸見取。僕自卜固無取；假令有取，亦不敢爲人師。爲衆人師，且不敢，況敢爲吾子師乎？

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爲人師。』由魏晉氏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譁笑之，以爲狂人。獨韓愈言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爲師。世果羣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爲言詞。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

屈子賦曰：『邑犬羣吠，吠所怪也。』僕往聞庸蜀之南，恆雨，少日，日出則犬吠。予以爲過言。前六七年，僕來南。二年冬，幸大雪，踰嶺，被南越中數州。數州之犬皆蒼黃吠噬，狂走者累日，至無雪乃已。然後始信前所聞者。今韓愈既自以爲蜀之日，而吾子

又欲使吾爲越之雪，不以病乎！非獨見病，亦以病吾子。然雪與日豈有過哉！顧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幾人，而誰敢銜怪於羣目，以召闢取怒乎？

僕自謫過以來，益少志慮。居南中九年，增腳氣病，〇〇漸不喜鬧，豈可使嘷嘷〇〇者早暮咈吾耳，騷吾心，則固僵仆煩憤，愈不可過矣。平居望外，〇〇遭齒舌不少，獨欠爲人之師耳。

抑又聞之，古者重冠禮，〇〇將以責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者也。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孫昌胤者，獨發憤行之。既成禮，明日造朝，至外庭，薦笏，〇〇言於卿士曰：『某子冠畢。』應之者咸慙然。京兆尹鄭叔則怫然曳笏却立曰：『何預我邪？』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快孫子，何哉？獨爲所不爲也。今之命師者，大類此。

吾子行厚而辭深，凡所作，皆恢恢然有古人形貌。雖僕敢爲師，亦何所增加也？假而以僕年先吾子，聞道著書之日不後，誠欲往來言所聞，則僕固願悉陳中所得者。吾子苟自擇之，取某事，去某事，則可矣。若定是非以教吾子，僕材不足，而又畏前所陳者，其爲不敢也決矣。

吾子前所欲見吾文，既悉以陳之，非以耀明於子，聊欲以觀子氣色，誠好惡何如也。今書來，言者既太過，吾子誠非佞譽誣諛之徒，直見愛甚故然耳。

始吾幼且少，爲文章，以辭爲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爲炳炳烺烺，〔一五〕務采色，夸〔一六〕聲音而以爲能也。凡吾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遠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於道不遠矣。故吾每爲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一七〕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一八〕而驕也。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一九〕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恆，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氏〔二〇〕以厲其氣，參之荀孟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二一〕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二二〕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爲之文也。

凡若此者，果是耶？非耶？有取乎？抑其無取乎？吾子幸觀焉，擇焉，有徐以告焉。苟亟來

以廣是道，子不有得焉，則我得矣，又何以師云爾哉！取其實而去其名，無招越蜀吠怪而爲外廷所笑，則幸矣。

【註】

〔一〕柳宗元 字子厚，唐河東人。第進士，中博學宏詞科。貞元間，爲監察御史。坐王叔文黨，貶永州司馬，

徙柳州刺史，卒。（七七三——八一九）有柳河東集。〔二〕蠻夷間 指永州柳州諸地。〔三〕韓愈 見前韓

愈答李翊書註一。〔四〕長安 唐時京師。〔五〕挈挈 提行李而行之狀。〔六〕邑犬羣吠吠所怪也 屈

原懷沙賦中句。〔七〕庸 古國名，春秋時屬楚，後爲楚滅。在今湖北竹山縣東南。〔八〕嶺 五嶺也。〔九〕

南越 今兩廣地。〔一〇〕腳氣病 舊稱厥疾，兩腳浮腫，自脛股達腰際，又上衝則不治。〔一一〕噉噉 噉噉也。

〔一二〕望外 意外也。〔一三〕冠禮 古男子二十而冠，謂之成人，行冠禮。〔一四〕笏 古者臣下朝見君王時

所執。〔一五〕炳炳烺烺 光明貌。〔一六〕夸 同誇。〔一七〕掉 運也。〔一八〕偃蹇 驕傲貌。〔一九〕廉 收斂

也。〔二〇〕穀梁氏 戰國時穀梁赤撰春秋穀梁傳。〔二一〕國語 左丘明撰。〔二二〕太史 司馬遷稱太史公。

與元九書

白居易

月日，居易白，微之足下：

自足下謫江陵，至於今，凡所贈答詩僅百首。每詩來，或辱序，或辱書，冠於卷首，皆所以陳古今歌詩之義，且自敘爲文因緣，與年月之遠近也。僕既愛足下詩，又諭足下此意，常欲承答來旨，麤論歌詩大端，并自述爲文之意，總爲一書，致足下前。累歲已來，牽故少暇，間有容隙，或欲爲之；又自思所陳亦無足下之見，臨紙復罷者數四，卒不能就其志，以至於今。今俟罪溱陽，除鹽榷食寢外無餘事。因覽足下去通州日所留新舊文二十六軸，開卷得意，忽如會面。心所蓄者，便欲快言，往往自疑，不知相去萬里也。既而憤悱之氣，思有所洩，遂追就前志，勉爲此書。足下幸試爲僕留意一省。

夫文尙矣，三才各有文：天之文，三光；首之地之文，五材；首之人之文，六經首之。就六經言，詩又首之。何者？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聲，莫深乎義。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上自聖賢，下至愚騃，微及豚魚，幽及鬼神，羣分而氣同，形異而情一。未有聲入而不應，情交而不感者。聖人知其然，因其言，經之以六義，緣其聲，緯之以五音。音有韻，義有類，韻協則言順，言順則聲易入，類舉則情見，情見則感易交。於是乎孕大含貫，深微洞密，上下通而一氣，泰憂樂合而百志熙。二帝

三王〇〇所以直道而行，垂拱而理者，揭此以爲大柄，決此以爲大寶也。故聞『元首明，股肱良』之歌，〇〇則知虞道昌矣；聞五子洛汭之歌，〇〇則知夏政荒矣。言者無罪，聞者足誠，言者聞者，莫不兩盡其心焉。

洎周衰秦興，採詩官廢。上不以詩補察時政，下不以歌洩導人情。乃至於詔成之風動，救失之道缺。於時六義始刊〇〇矣。

國風〇〇變爲騷辭。〇〇五言始於蘇李。〇〇蘇李騷人，皆不遇者各繫其志，發而

爲文。故河梁之句，〇〇止於傷別；澤畔之吟，〇〇歸於怨思。彷徨抑鬱，不暇及他耳。然去詩未遠，梗概尙存。故興離別，則引雙鳧一鴈爲喻；〇〇諷君子小人，則引香草惡鳥爲比。

〇〇雖義類不具，猶得風人之什二三焉。於時六義始缺矣。

晉宋已還，得者蓋寡。以康樂之奧博，多溺於山水；〇〇以淵明之高古，偏放於田園。

江鮑〇〇之流，又狹於此。如梁鴻五噫〇〇之例者，百無一二。於時六義寔微矣。

陵夷至於梁陳間，率不過嘲風雪，弄花草而已。噫！風雪花草之物，三百篇〇〇中豈

捨之乎！顧所用何如耳。設如『北風其涼』〇〇假風以刺威虐也；『雨雪霏霏』〇〇

因雪以愍征役也；『棠棣之華』、『感華以諷兄弟也』、『采采芣苢』、『美草以樂有子也』皆興發於此而義歸於彼。反是者，可乎哉！然則『餘霞散成綺，澄江淨如練』、『歸花先委露，別葉乍辭風』之什，麗則麗矣，吾不知其所諷焉。故僕所謂嘲風雪，弄花草而已。於時六義盡去矣。

唐興二百年，其間詩人，不可勝數。所可舉者：陳子昂有感遇詩二十首，鮑防有感興詩十五篇。又詩之豪者，世稱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首。至於貫穿今古，翮縷格律，盡工盡善，又過於李焉。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吏、潼關吏、塞廬子、留花門之章，『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句，亦不過三四十首。杜尙如此，況不迨杜者乎！

僕常痛詩道崩壞，忽忽憤發，或食輟哺，夜輟寢，不量才力，欲扶起之。嗟乎！事有大謬者，又不可一二而言。然亦不能不粗陳於左右。

僕始生六七月時，乳母抱弄於書屏下，有指『之』字『無』字示僕者。僕雖口未能言，心已默識。後有問此二字者，雖百十其試，而指之不差。則僕宿習之緣，已在文字中。

矣。及五六歲，便學爲詩。九歲，諳識聲韻。十五六，始知有進士，苦節讀書。二十已來，晝課賦，夜課書，間又課詩，不遑寢息矣。以至於口舌成瘡，手肘成胝，旣壯而膚革不豐盈，未老而齒髮早衰白，瞀然如飛蠅垂珠在眸子中者，動以萬數。蓋以苦學力文所致，又自悲矣。家貧多故，年二十七，方從鄉試。旣第之後，雖專於科試，亦不廢詩。及授校書郎，詩已盈三四百首。或出示交友如足下輩，見皆謂之工。其實未窺作者之域耳。

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爲時而著，歌詩合爲事而作。是時皇帝初卽位，〔三三〕宰府有正人，屢降璽書，訪人急病。僕當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諫官，月請諫紙，啓奏之外，有可以救濟人病，裨補時闕，而難於指言者，輒詠歌之，欲稍稍進聞於上。上以廣宸聽，副憂勤；次以酬恩獎，塞言責；下以復吾平生之志。豈圖志未就而悔已生，言未聞而謗已成矣。

又請爲左右終言之：凡聞僕賀雨詩，〔三四〕衆口籍籍，〔三五〕已謂非宜矣；聞僕哭孔戡〔三六〕詩，衆面脉脉，〔三七〕盡不悅矣；聞秦中吟，〔三八〕則權豪貴近者，相目而變色矣；聞登樂遊園〔三九〕寄足下詩，則執政柄者扼腕〔四〇〕矣；聞宿紫閣郵詩，〔四一〕則握軍要者切齒矣。

大率如此，不可徧舉。不相與者，號爲沽譽，號爲詆訐，號爲訕謗。苟相與者，則如牛僧孺之戒焉。^{〔四六〕}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爲非也。其不我非者，舉世不過三兩人。有鄧魴者，見僕詩而喜；無何而魴死。有唐衢者，見僕詩而泣；未幾而衢死。其餘卽足下，足下又十年來困躓若此。嗚呼！豈六義四始^{〔四七〕}之風，天將破壞不可支耶？抑又不知天之意不欲使下之人病苦聞於上耶？不然，何有志於詩者不利若此之甚也！

然僕又自思，關東一男子耳。除讀書屬文外，其他懵然無知。乃至書畫碁博，可以接羣居之歡者，一無通。卽其愚拙可知矣。初應進士時，中朝無總麻之親，^{〔四八〕}達官無半面之舊。策蹇步於利足之途，張空拳於戰文之場。十年之間，三登科第，^{〔四九〕}名入衆耳，迹昇清貫。^{〔五〇〕}出交賢俊，入侍冕旒。^{〔五一〕}始得名於文章，終得罪於文章，亦其宜也。

日者又聞親友間說，禮吏部^{〔五二〕}舉選，人多以僕私試賦判，傳爲準的。其餘詩句，亦往往在人口中，僕慙然自媿，不之信也。及再來長安，^{〔五三〕}又聞有軍使高霞寓^{〔五四〕}者，欲聘倡妓。妓大誇曰：『我誦得白學士長恨歌，^{〔五五〕}豈同他妓哉！』由是增價。又足下書云：『到通州日，見江館柱間，有題僕詩者。』復何人哉！又昨過漢南，^{〔五六〕}日，適遇主人集衆

娛樂他賓。諸妓見僕來，指而相顧曰：『此是秦中吟長恨歌主耳。』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僕詩者；士庶、僧徒、媼婦、處女之口，每有詠僕詩者。此誠雕蟲之戲，〔五〕不足爲多。然今時俗所重，正在此耳。雖前賢如淵雲，〔六〕者前輩如李杜者，亦未能忘情於其間。古人云：『名者公器，不可多取。』〔七〕僕是何者，竊時之名已多。既竊時名，又欲竊時之富貴，使己爲造物者，肯兼與之乎？今之述窮理固然也。

況詩人多蹇。如陳子昂，〔八〕杜牧，〔九〕各授一拾遺，而屯剝至死。李白，〔十〕孟浩然，〔十一〕輩不及一命，窮悴終身。近日孟郊，〔十二〕六十，終試協律。張籍，〔十三〕五十，未離一太祝。彼何人哉！況僕之才，又不逮彼。今雖謫在遠郡，而官品至第五，〔十四〕月俸四五萬，寒有衣，飢有食，給身之外，施及家人，亦可謂不負白氏之子矣。微之，微之，勿念我哉！

僕數月來，檢討囊篋中，得新舊詩，各以類分，分爲卷目。自拾遺〔十五〕來，凡所遇所感，關於美刺興比者，又自武德，〔十六〕訖元和，〔十七〕因事立題，題爲『新樂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謂之『諷諭詩』。又或退公獨處，或移病閒居，知足保和，吟翫性情者，一百首，謂之『閒適詩』。又有事物牽於外，情理動於內，隨感遇而形於歎詠者，一百首，謂之『感傷』。

詩。』又有五言，七言，長句，絕句，自一百韻至兩韻者四百餘首，謂之『雜律詩。』凡爲十五卷，約八百首。異時相見，當盡致於執事。

微之：古人云：『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僕雖不肖，常師此語。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時。時之來也，爲雲龍，爲風鵬，勃然突然，陳力以出。時之不來也，爲霧豹，爲冥鴻，寂兮寥兮，奉身而退。進退出處，何往而不自得哉！故僕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爲道，言而發明之則爲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閒適詩』，獨善之義也。故覽僕詩者，知僕之道焉。其餘雜律詩，或誘於一時一物，發於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者。但以親朋合散之際，取其釋恨佐歡。今詮次之間，未能刪去，他時有爲我編集斯文者，略之可也。

微之：夫貴耳賤目，榮古陋今，人之大情也。僕不能遠徵古舊，如近歲韋蘇州歌行，清麗之外，頗近興諷。其五言詩，又高雅閒澹，自成一家之體。今之秉筆者，誰能及之？然當蘇州在時，人亦未甚愛重，必待身後，然後人貴之。今僕之詩，人所愛者，悉不過雜律詩與長恨歌以下耳。時之所重，僕之所輕。至於諷諭者，意激而言質，閒適者，思澹而辭迂，以

質合迂，宜人之不愛也。今所愛者，並世而生，獨足下耳。然百千年後，安知復無足下者出而知愛我詩哉！

故自八九年來，與足下小通，則以詩相戒，小窮則以詩相勉，索居則以詩相慰，同處則以詩相娛。知吾罪，吾率以詩也。如今年奉遊城南時，與足下馬上相戲，因各誦新豔小律，不雜他篇。自皇子陂〔卷六〕歸昭國里〔卷六〕，迭吟遞唱，不絕聲者，二十里餘。樊李〔卷六〕在傍，無所措口。知我者以爲詩仙，不知我者以爲詩魔。何則？勞心靈，役聲氣，連朝接夕，不自知其苦，非魔而何？偶同人當美景，或花時宴罷，或月夜酒酣，一詠一吟，不知老之將至。雖驂鸞鶴遊蓬瀛〔卷六〕者之適，無以加於此焉。又非仙而何？微之，微之，此吾所以與足下外形骸，脫蹤迹，傲軒鼎〔卷六〕，輕人寰者，又以此也。

當此之時，足下興有餘力，且欲與僕悉索還往中詩，取其尤長者，如張十八〔卷六〕古樂府，李二十〔卷六〕新歌行，盧楊〔卷六〕二祕書律詩，竇七〔卷六〕元八〔卷六〕絕句，博搜精撿，編而次之，號元白往還詩集。衆君子得擬議於此者，莫不踴躍欣喜，以爲盛事。嗟乎！言未終而足下左轉〔卷六〕，不數月，而僕又繼行。心期索然，何日成就？又可爲之太息矣。

僕又常語足下，凡人爲文，私於自是，不忍於割截，或失於繁多。其間妍媸，益又自惑。必待交友有公鑒無姑息者，討論而削奪之，然後繁簡當否，得其中矣。況僕與足下爲文，尤患其多，已尙病之，況他人乎？今且各纂詩律，粗爲卷第，待與足下相見日，各出所有，終前志焉。又不知相遇是何年，相見是何地，溘然而至，則如之何……

【註】

〔一〕元九

元稹字微之，唐河南人。元和初，對策舉制科第一，拜左拾遺，擢知制誥。後爲相，裴度劾免之。

太和中，官武昌節度使卒。有元氏長慶集。

〔二〕白居易

字樂天，自號香山居士，唐下邳人。貞元中擢進士拔

萃，元和初入翰林爲學士，遷左拾遺，罷爲江州司馬，累遷杭蘇二州刺史。文宗時，拜太子少傅，進馮翊侯，後以刑

部尙書致仕。（七七二——八四六）有白氏長慶集。

〔三〕自足下謫江陵

元和中，元稹以侮中貴人仇士

良，貶江陵士曹參軍。

〔四〕俟罪潯陽

指白居易貶江州司馬而言。唐時江州爲潯陽郡，治潯陽，卽今江西九

江縣。

〔五〕足下去通州

元稹貶江陵士曹參軍，李絳崔羣白居易等皆論其枉，乃徙通州司馬，改虢州長史。

〔六〕軸

卷之成軸也。

〔七〕三才

天地人爲三才。

〔八〕三光

日月星爲三光。

〔九〕五材

金木水

火土爲五材。

〔一〇〕六義

詩大序：『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

音 宮商角徵羽爲五音。

〔一一〕二帝三王

二帝謂堯舜，三王謂夏禹商湯周文武。

〔一二〕元首明股肱良之

歌 尚書益稷：『皋陶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二四〕五子洛汭之歌 書序：『太康失國，

昆弟五人須於洛汭，作五子之歌。』 〔二五〕列 音丸，削也。 〔二六〕國風 詩經有十五國風。 〔二七〕騷辭 自

屈原作離騷，楚辭乃盛。 〔二八〕五言始於蘇李 鍾嶸詩品序：『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 〔二九〕河梁之句

李陵與蘇武詩有『攜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之』之句。 〔三〇〕澤畔之吟 屈原漁父：『屈原既放，游於江潭，

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 〔三一〕引雙鳧一雁爲喻 蘇武別李陵詩：『雙鳧俱北飛，一鳧獨南翔。』 庚

信哀江南賦：『李陵之雙鳧永去，蘇武之一雁空飛。』 〔三二〕引香草惡鳥爲比 王逸楚辭章句離騷序：『離

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喻，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鳥臭物以比讒佞。』 〔三三〕以康樂之奧博多溺於山水

謝靈運襲封康樂公，故世稱謝康樂。性好山水，其詩多窮幽極渺，挾山谷水泉之狀。 〔三四〕以淵明之高古偏

放於田園 陶淵明少有趣。爲彭澤令，不肯爲五斗米折腰，解組歸田，隱居以終。所作詩多田園語。 〔三五〕江

鮑 江淹鮑照也。 〔三六〕梁鴻五噫 後漢書逸民傳：『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家貧而尚節介，博覽無不通。

因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芒兮，噫！顧覽帝京兮，噫！宮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

噫！」 〔三七〕三百篇 詩經三百五篇，謂三百篇者，舉其成數而言。 〔三八〕北風其涼 詩經邶風北風篇之首

句。詩序：『北風，刺虐也。』 〔三九〕雨雪霏霏 詩經小雅采薇篇之句。詩序：『采薇，遣戍役也。』 〔四〇〕棠棣之

華 詩經小雅常棣篇之首句。詩序：『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三〕采芣苢 詩經

周南芣苢篇之首句。詩序：『芣苢，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三〕餘霞散成綺，澄江靜如練。謝

朓晚登三山還望京邑詩中句。〔三〕歸花先委露，別葉乍辭風。鮑照翫月城西樓解中詩句。〔三〕陳子昂

有感遇詩二十首 舊唐書文苑傳：『陳子昂梓州射洪人，家世富豪。子昂獨苦節讀書，尤善屬文。初爲感遇詩

三十首，京兆司功王適見而驚曰：「此子必爲天下文宗矣。」由是知名。』〔五〕鮑防 字子慎，唐襄陽人。工

詩。〔三〕李杜 李白杜甫也。〔七〕觀縷 委曲也。觀音奴。〔三〕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杜甫自京赴

奉先縣詠懷五百字詩中句。〔五〕皇帝初卽位 謂憲宗。〔四〕賀雨詩 元和四年閏三月，憲宗以久旱，降

德音，制下而雨。居易乃作此詩。〔四〕籍籍 誼聒也。〔四〕孔戡 盧從史鎮澤潞，辟孔戡爲書記。從史謀不

軌，戡極諫以爲不可。從史怒，遂謝病歸，尋卒。〔四〕脉脉 無言貌。〔四〕秦中吟 凡十首。自序曰：『貞元元

和之際，予在長安，聞見之間，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命爲秦中吟。』〔五〕樂遊園 卽樂遊原，在長安南，地高，

可俯視全城。〔四〕扼腕 憤怒貌。〔四〕宿紫閣山北村 敘暴卒騷擾民家事。〔四〕如

牛僧孺之戒焉 憲宗元和三年，牛僧孺等以直言時事，無所避忌，而遭斥逐，故引以爲戒。〔四〕四始 詩大

序以風、小雅、大雅、頌爲四始。〔五〕總麻之親 謂五服之最輕者。總麻布之細者，喪服之輕者用之。〔五〕三

登科第。居易於貞元十六年中春官第；貞元十八年試判拔萃科入等；元和元年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策入四等。〔五〕清貫 待從之官曰清貫。〔五〕冕旒 禮冠之最尊者，以喻皇帝。〔五〕禮吏部 唐以禮部

試士，吏部試吏。〔五〕長安 唐時京師。〔五〕高霞寓 唐范陽人，爲彭州刺史，封感義郡王，累拜振武節度

節度使。〔五〕長恨歌 歌詠唐玄宗楊貴妃之故事。〔五〕漢南 今湖北宜城縣。〔五〕雕蟲之戲 揚子

法言：「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爲也。』」〔六〕淵雲 王子淵

揚子雲也。王褒字子淵，揚雄字子雲。〔六〕名者公器不可多取 莊子中語。〔六〕陳子昂 字伯玉，唐射洪

人。擢進士第，官至右拾遺。〔六〕杜牧 字牧之，唐萬年人。第進士，歷殿中侍御史，內供奉。會昌中遷中書舍人。

〔六〕李白 字太白，號青蓮居士，隴西成紀人，生於蜀。玄宗時，供奉翰林，尋放歸。永王璘爲江淮兵馬都督揚

州節度使，辟爲從事。永王謀亂，兵敗，白坐流夜郎。後遇赦歸，醉死於宣城。〔六〕孟浩然 唐襄陽人，隱居鹿門

山。年四十遊京師，應進士，不第。以詩忤玄宗，放歸。張九齡辟爲荊州從事，病疽背卒。〔六〕孟郊 字東野，唐武

康人。少隱嵩山。年五十，登貞元進士第，官溧陽尉。鄭餘慶爲東都留守，署水陸轉運判官，試協律郎。〔六〕張籍

字文昌，唐烏江人。第進士，爲太常寺太祝，久次遷祕書郎，仕終國子司業。〔六〕官品至第五 唐制，上州司

馬列第五品下階。〔六〕拾遺 元和初年，白居易曾爲左拾遺。〔七〕武德 唐高祖年號。〔七〕元和 唐

憲宗年號。

〔七〕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

〔孟子語。濟作善。〕

〔七〕雲龍

〔易〕雲從龍。

〔七〕風鵬

〔莊子〕鵬之徙於南溟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扶搖，風也。

〔七〕豹霧 列女傳：『南山有』

玄豹，霧雨七日而不食，欲以澤其毛而成文章也，故藏而遠害。

〔七〕冥鴻 揚雄法言：『鴻飛冥冥，弋人何』

慕焉？

〔七〕韋蘇州 韋應物曾官蘇州刺史，故世稱韋蘇州。

〔七〕皇子陂 在長安南。陂北原上有秦皇

子冢，因以名之。

〔七〕昭國里 白居易在長安所居里名。

〔八〕樊李 樊宗師李杓直。

〔八〕蓬瀛 史記：

『徐市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仙人居之。』

〔八〕軒鼎 謂貴富者乘軒而行，列鼎而食也。

〔八〕張十八 張籍。

〔八〕李二十 李文略。

〔八〕盧楊 盧拱楊巨源。

〔八〕竇七 竇鞏。

〔八〕元八

元宗簡。

〔八〕左轉 謂降職也。

〔八〕溘然 謂死之速也。

答謝民師書

蘇軾

軾啓：

近奉違，亟辱問訊，具審起居佳勝，感慰深矣。軾受性剛簡，學迂才下，坐廢累年，不敢復齒縉紳。自還海北，見平生親舊，惘然如隔世人。況與左右無一日之雅，而敢求交

乎！數賜見臨，傾蓋如故，幸甚過望，不可言也。

所示書教及詩賦雜文，觀之熟矣。大略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又曰：『辭達而已矣。』夫言止於達意，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能是物了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使之然於口與手者乎！辭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

揚雄好爲艱深之辭，以文淺易之說。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謂『雕蟲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類也。而獨悔於賦，何哉？終身雕蟲，而獨變其音節，便謂之經，可乎？

屈原作離騷，蓋風雅之再變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可以其似賦而謂之雕蟲乎？使賈誼見孔子，升堂有餘矣；而乃以賦鄙之，至與司馬相如同科。雄之陋如此比者甚衆，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因論文偶及之耳。

歐陽文忠公曰：『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價，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貴賤也。』紛紛多言，豈能有益於左右愧悚不已！

所須惠力法雨堂。〔二〕字，軾本不善作大字，強作終不佳；又舟中局迫難寫，未能如教。然軾方過臨江，〔三〕當往遊焉。或僧有所欲記錄，當作數句留寺中，慰左右念親之意。今日已至峽山寺，〔三〕少留即去。愈遠，惟萬萬以時自愛。不宣。

【註】〔一〕蘇軾 字子瞻，宋眉山（今四川眉山）人。元祐進士，英宗時直史館，神宗時與王安石意見相左，貶黃州。築室東坡，

自號東坡居士。哲宗時召還，累官翰林學士，兵部尚書，卒諡文忠。（一〇三六——一一〇一）有東坡集。

〔二〕縉紳 即搢紳。古之仕者，垂紳搢笏，故稱宦族曰搢紳。〔三〕無一日之雅 漢書谷永傳：『永表書謝王

鳳曰：『永斗筭之材，質薄學朽，無一日之雅，左右之介。』雅，素也，言非宿素之交也。〔四〕傾蓋 行道相遇，

並車對語，兩蓋相切而下傾也。此喻相見之親。〔五〕雕蟲篆刻 見前白居易與元九書註五十九。〔六〕太

玄法言 揚雄著太玄經以擬易，著法言以擬論語。〔七〕風雅 見前白居易與元九書註十。〔八〕使賈誼

見孔子升堂有餘矣而乃以賦鄙之至與司馬相如同科 揚雄法言：『如孔氏之門用賦也，則賈誼升堂，相如

入室矣。如其不用何！』〔九〕比類也。〔一〇〕歐陽文忠公 歐陽修卒諡文忠。〔一一〕惠力法雨堂 惠力

寺在江西清江縣南二里，寺中有法雨堂。〔一二〕臨江 宋置臨江軍，今江西清江縣爲其舊治。〔一三〕峽山寺

在今江西峽江縣境。

答茅坤書

唐順之

熟觀鹿門之文，及鹿門與人論文之書，門庭路徑，與鄙意殊有契合。雖中間小小異同，異日當自融釋，不待喋喋也。至如鹿門所疑於我，本是欲工文字之人，而不語人以求工文字者，此則有說：

鹿門所見於我者，殆故吾也；而未嘗見夫槁形灰心之吾乎！吾豈欺鹿門者哉！其不語人以求工文字者，非謂一切抹煞，以文字絕不足爲也；蓋謂學者先務，有源委本末之別耳。『文莫猶人，躬行未得。』此一段公案，姑不具論。只就文章家論之：雖其繩墨布置，奇正轉折，自有專門法師；至於中一段精神命脈骨髓，則非洗滌心源，獨立物表，具今古隻眼者，不足以與此。

今有兩人：其一人心地超然，所謂千古隻眼人也。即使未嘗操紙筆呻吟，學爲文章，但直據胸臆，信手寫出，如寫家書，雖或疎鹵，然絕無烟火酸澀習氣，便是宇宙間一樣絕好文字。其一人猶然塵中人也。雖其顛顛學爲文章，其於所謂繩墨布置，則盡是矣。

然番來覆去，不過是這幾句婆子舌頭語，索其所謂真精神，與千古不可磨滅之見，絕無有也，則文雖工而不免爲下格。此文章本色也。

卽如以詩爲喻：陶彭澤〔五〕未嘗較聲律，雕句文，但信手寫出，便是宇宙間第一等好詩。何則？其本色高也。自有詩以來，其較聲律，雕句文，用心最苦而立說最嚴者，無如沈約。〔二〇〕苦卻一生精力，使人讀其詩，祇見其綱縛齷齪，滿卷累牘，竟不能道出一兩句好詩。何則？其本色卑也。本色卑，文不能工也；而況非其本色者哉！

且夫兩漢而下，文之不如古者，豈其所爲繩墨轉折之精之不盡如哉！秦漢以前，儒家者有儒家本色，至如老莊〔二一〕家有老莊本色，縱橫家〔二二〕有縱橫本色，名家〔二三〕墨家〔二四〕陰陽家〔二五〕皆有本色。雖其爲術也駁，而莫不皆有一段千古不可磨滅之見。是以老家必不肯剿儒家之說，縱橫家必不肯借墨家之談，各自其本色而鳴之爲言。其所言者，其本色也，是以精光注焉，而其言遂不泯於世。唐宋而下，文人莫不語性命，談治道，滿紙炫然，一切自託於儒家，然非其涵養蓄聚之素，非真有一段千古不可磨滅之見，而影響剿說，蓋頭竊尾，如貧人借富人之衣，莊農作大賈之飾，極力裝做，醜態盡露，是以精

光枵焉，而其言遂不久湮廢。然則秦漢而上，雖其老墨名法雜家，〔六〕之說而猶傳；今諸子之書，是也。唐宋而下，雖其一切語性命談治道之說而亦不傳；歐陽永叔〔七〕所見唐四庫書目，百不存一焉者，是也。後之文人，欲以立言爲不朽計者，可以知所用心矣。然則吾之不語人以求工文字者，乃其語人以求工文字者也。鹿門其可以信我矣。

【註】〔一〕茅坤 字順甫，號鹿門，明歸安人。累官廣西兵備僉事，選大名副使。爲臬者所中，落職。有集。〔二〕

唐順之 字應德，明武進人。嘉靖進士，官至右僉都御史，巡撫淮揚。天啓中追諡文襄。（一五〇七——一五六

〇）有荆川集。〔三〕喋喋 多言也。〔四〕文莫猶人躬行未得 論語：『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

之有得。』〔五〕繩墨 匠人爲直之具，以喻法度。〔六〕隻眼 謂獨具隻眼，目光迥異於衆也。〔七〕酸餽習

氣 嘲人迂腐也。餽音陷。〔八〕顯顯 猶言區區。〔九〕陶彭澤 陶潛曾爲彭澤令，故世稱陶彭澤。〔一〇〕

沈約 字休文，梁武康人。武帝時官至侍中，撰四聲韻譜，又創爲八病之說，詩律乃趨於嚴整。〔一一〕老莊 謂

老聃與莊周。〔一二〕縱橫家 古九流之一，以審察時勢游說動人爲主。戰國時著名者爲鬼谷子、蘇秦、張儀諸

人。蘇秦主張合縱，張儀主張連橫，故曰縱橫家。〔一三〕名家 古九流之一，以正名辨義爲主。始於鄧析尹文，其

後惠施公孫龍尤以詭辨著稱。〔一四〕墨家 古九流之一，戰國墨翟所創，以兼愛尙同崇儉信鬼非命爲主。

〔五〕陰陽家 古九流之一。戰國時以陰陽家名者爲鄒衍鄒奭。後世則星卜占候之屬，均謂爲陰陽家。〔六〕雜家 古九流之一。漢書藝文志：『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七〕歐陽水叔 歐陽修字永叔。

論文 (上)

袁宗道 〔二〕

口舌代心者也，文章又代口舌者也。展轉隔礙，雖寫得暢顯，已恐不如口舌矣。況能如心之所存乎？故孔子論文曰：『辭達而已。』達不達，文不文之辨也。

唐虞三代之文，無不達者。今人讀古書不卽通曉，輒謂古文奇奧，今人下筆不宜平易。夫時有古今，語言亦有古今，今人所詫謂奇字奧句，安知非古之街談巷語耶？方言謂楚人稱知曰黨，稱慧曰譎，稱跳曰跼，稱取曰挺。余生長楚國，未聞此言。今語異古，此亦一證。故史記五帝三王紀，改古語從今字者甚多；疇改爲誰，俾爲使，格姦爲至姦，厥田厥賦爲其田其賦，不可勝記。左氏去古不遠，然傳中字句未嘗肖書也。司馬去左亦不遠，然史記字句亦未嘗肖左也。至于今日，逆數前漢，不知幾千

年遠矣。自司馬不能同于左氏，而今日乃欲兼同左馬，不亦謬乎！中間歷晉唐，經宋元，文士非乏，未有公然擗擗。古文奄爲已有者。昌黎好奇，偶一爲之，如毛穎等傳，一時戲劇，他文不然也。

空同不知，篇篇模擬，亦謂反正。後之文人遂視爲定例，尊若令申，凡有一語不肖古者，卽大怒，罵爲野路惡道。不知空同模擬，自一人創之，猶不甚可厭，迨其後以一傳百，以訛益訛，愈趨愈下，不足觀矣。且空同諸文，尙多己意，紀事述情，往往逼真。其尤可取者，地名官銜，俱用時制。今却嫌時制不文，取秦漢名銜以文之，觀者若不檢一統志，幾不識爲何鄉貫矣。且文之佳惡，不在地名官銜也。司馬遷之文，其佳處在敘事如畫，議論超越，而近說乃云西京，以還，封建宮殿，官師郡邑，其名不馴雅，雖子長復出，不能成史。則子長佳處彼，尙未夢見也，而况能肖子長也乎！

或曰：『信如子言，古不必學耶？』余曰：古文貴達，學達卽所謂學古也，學其意不必泥其字句也。今之圓領方袍，所以學古人之綴葉蔽皮也；今之五味煎熬，所以學古人之茹毛飲血也。何也？古人之意，期于飽口腹，蔽形體；今人之意，亦期于飽口腹，蔽形體，未嘗

異也。彼摘古字句入己著作者，是無異綴皮葉于衣袂之中，投毛血于穀核之內也。大抵古人之文，專期于達；而今之文，專期于不達。以不達學達，是可謂學古者乎！

【註】「一」袁宗道 字伯修，明公安人。萬曆會試第一，授編修，官終右庶子。有白蘇齋集。「二」達不達文不

文之辨也 謂辭達則文，不達則不文。「三」三代 見前韓愈答李翊書註五。「四」方言 書名，凡十三卷，

詳於各地言語之異同，訓詁家多資以考證古義。舊題漢揚雄撰，然漢志不載，雄本傳亦不言其著有此書，當係

僞託。「五」黨 方言：『黨，知也，楚謂之黨。』「六」譎 土和切，慧也。「七」跣 音蹠，跳也。「八」挺 音

羶，取也。「九」五帝 有數說。史記以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爲五帝。「十」三王 謂三代之王夏禹、商湯、周文

武也。「十一」左氏 謂左丘明，著左傳及國語。「十二」司馬 謂司馬遷，著史記。「十三」擗 擗，拉雜摘取之也。

擗音蠶，擗，俗作扯。「十四」昌黎 世稱韓愈爲韓昌黎。「十五」毛穎 韓愈有毛穎傳，謂筆也。「十六」空同 李

夢陽字獻吉，明慶陽人，徙居開封。弘治進士，授戶部主事，江西提學副使，以事奪職。自號空同子。有空同子集。

「十七」令中 謂三令五申，再三誥誡也。「十八」一統志 紀輿地之書也。元明清皆有之。此乃指明一統志，共九

十卷，李賢等撰。「十九」西京 稱西漢，以其定都西京（長安）也。「二十」子長 司馬遷字子長，

論文(下)

袁宗道

燕〔一〕香者，沉則沉烟，檀則檀氣，〔二〕何也？其性異也。奏樂者，鐘不藉鼓響，鼓不假鐘音，何也？其器殊也。文章亦然。有一派學問，則釀出一種意見；有一種意見，則創出一般言語。無意見則虛浮，虛浮則雷同矣。故大喜者必絕倒，大哀者必號痛，大怒者必叫吼動地，髮上指冠。惟戲場中人，心中本無可喜事，而欲強笑；亦無可哀事，而欲強哭；其勢不得不假借模擬耳。

今之文士，浮浮泛泛，原不會的〔三〕，然做一項學問，叩其胸中，亦茫然不會見一絲意見；徒見古人有立言不朽〔四〕之說，又見前輩有能詩能文之名，亦欲擲管〔五〕伸紙，入此行市，連篇累牘，闔人稱揚。夫以茫昧之胸，而妄意鴻鉅之裁，自非行乞左馬〔六〕之側，募緣殘溺，盜竊遺矢，安能寫滿卷帙乎？試將諸公一編，抹去古語陳句，幾不免于曳白〔七〕矣。其可媿如此。而又號于人曰：引古詞，傳今事，謂之屬文。然則二典〔八〕三謨〔九〕，非天下至文乎？而其所引果何代之詞乎？

余少時喜讀滄溟〔一〕鳳洲〔二〕二先生集，二集佳處，固不可掩；其持論大謬，迷誤

後學，有不容不辨者。滄溟贈王序謂：『視古修詞，寧失諸理。』夫孔子所云『辭達』者，

正達此理耳。無理則所達爲何物乎？無論典謨語孟〔三〕，即諸子百氏，誰非談理者？道家

〔四〕則明清淨之理，法家〔五〕則明賞罰之理，陰陽家〔六〕則述鬼神之理，墨家〔七〕則

揭儉慈之理，農家〔八〕則敍耕桑之理，兵家〔九〕則列奇正變化之理；漢唐宋諸名家，如

董、賈、韓、柳、歐、蘇、曾、王〔一〇〕諸公，及國朝〔一一〕陽明〔一二〕荆川〔一三〕皆理充于腹而文隨之。

彼何所見，乃強賴古人失理耶？鳳洲藝苑卮言，不可具駁，其贈李序曰：『六經固理藪，已

盡，不復措語矣。』滄溟強賴古人無理，而鳳洲則不許今人有理，何說乎？此一時遁辭，〔一四〕

聊以解一二識者模擬之嘲，而不知其流毒後學，若人狂醉，至于今不可解喻也。然其

病源，則不在模擬，而在無識。若使胸中的有所見，苞塞於中，將墨不暇研，筆不暇揮，免起

鶻落〔一五〕，猶恐或逸，況有閒力暇晷，引用古人詞句耶？故學者誠能從學生理，從理生文，

雖驅之使模，不可得矣。

〔註〕

〔一〕蕪

音芮，燒也。

〔二〕沈則沈烟檀則檀氣

謂沈香有沈香之烟，檀香有檀香之氣，各不相同也。

「三」的確也。「四」立言不朽 見前韓愈答李翱書註二。「五」擗管 執筆也。「六」左馬 謂左丘明司馬遷。「七」曳白 唐天寶二載，判入等者六十四人，以張爽爲第一。帝御花萼樓覆實，爽持紙筆終日筆不下，人謂之曳白。（見唐書）。「八」二典 卽尙書中之堯典與舜典。「九」三謨 卽尙書中之大禹謨、皋陶謨及益稷（本皋陶謨下半）。「一〇」滄溟 李攀龍，字于麟，明歷城人。嘉靖進士，歷陝西提學副使，河南按察使。母喪，以毀卒。有李滄溟集。「一一」鳳洲 王世貞，字元美，自號鳳洲，又號弇州山人，明太倉人。嘉靖進士，官至刑部尙書。有集。「一二」語孟 謂論語與孟子。「一三」道家 指老莊一派。「一四」法家 古九流之一，以尙法明刑爲主。始於戰國，最著者爲李悝、商鞅、韓非諸人。「一五」陰陽家 見前唐順之答茅坤書註十五。「一六」墨家 見前唐順之答茅坤書註十六。「一七」農家 古九流之一，出於農稷之官，以播百穀，勸耕桑，足衣食爲主。「一八」兵家 謂講用兵之道者。漢書分兵家爲四：曰權謀，謂以奇用兵，先計後戰；曰形勢，謂離合背向，變化無常；曰陰陽，謂明於五行，順時而發；曰技巧，謂器械機關及射擊之術。後之兵學家，皆其流也。「一九」董賈韓柳歐蘇曾王 謂董仲舒、賈誼、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蘇軾、曾鞏、王安石。「二〇」國朝 謂本朝。「二一」陽明 王守仁嘗築室陽明洞中，世稱陽明先生。「二二」荆川 唐順之，學者稱荆川先生。「二三」遁辭 理屈辭窮，別出一說，以避駁詰，謂之遁辭。「二四」兔起鶻起 兔方起而鶻已落，言其捷也。

小修詩敘 二

袁宏道 三

弟小修詩散逸者多矣，存者僅此耳。余懼其復逸也，故刻之。弟少也慧，十歲餘即著黃山雪二賦，幾五千餘言，雖不大佳，然刻畫釘飯，傳以相如，太沖之法，視今之文士，矜重以垂不朽者，無以異也。然弟自厭薄之，棄去。顧獨喜讀老子、莊周、列禦寇諸家言，皆自作註疏，多言外趣，旁及西方之書，教外之語，備極研究。既長，膽量愈廓，識見愈朗，的然以豪傑自命，而欲與一世之豪傑爲友。其視妻子之相聚，如鹿豕之與羣，而不相屬也；其視鄉里小兒，如牛馬之尾行，而不可與一日居也。泛舟西陵，走馬塞上，窮覽燕趙、齊魯、吳越之地，足跡所至，幾半天下。而詩文亦因之以日進。大都獨抒性靈，不拘格套，非從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筆。有時情與境會，頃刻千言，如水東注，令人奪魂。其間有佳處，亦有疵處，佳處自不必言，即疵處亦多本色獨造語。然予則極喜其疵處，而所謂佳者，尙不能不以粉飾蹈襲爲恨，以爲未能盡脫近代文人氣習故也。

蓋詩文至近代而卑極矣，文則必欲準于秦漢，詩則必欲準于盛唐，剽襲模擬，影

響步趨，□□見人有一語不相肖者，則共指以爲野狐外道。□□曾不知文準秦漢矣，秦漢人曷嘗字字學六經歟？詩準盛唐矣，盛唐人曷嘗字字學漢魏歟？秦漢而學六經，豈復有秦漢之文？盛唐而學漢魏，豈復有盛唐之詩？唯夫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極其變，各窮其趣，所以可貴，原不可以優劣論也。

且夫天下之物，孤行則必不可無，必不可無，雖欲廢焉而不能；雷同則可以不有，可以不有，則雖欲存焉而不能。故吾謂今之詩文不傳矣，其萬一傳者，或今閭閻□□婦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草竿之類，猶是無聞無識，眞人所作，故多眞聲，不效顰□□於漢魏，不學步於盛唐，任性而發，尙能通於人之喜怒哀樂嗜好情慾，是可喜也。

蓋弟既不得志於時，多感慨，又性喜豪華，不安貧窘，愛念光景，不受寂寞。百金到手，頃刻都盡，故嘗貧。而沈湎嬉戲，不知撙節，故嘗病。貧復不任貧，病復不任病，故多愁。愁極則吟，故嘗以貧病無聊之苦，發之於詩，每每若哭若罵，不勝其哀生失路之感。予讀而悲之。

大概情至之語，自能感人，是謂眞詩，可傳也。而或者猶以太露病之，曾不知情隨境

變，字逐情生，但恐不達，何露之有？且離騷一經，忿懣之極，黨人偷樂，〔二〕衆女謠詠，〔三〕不揆中情，信讒齋怒，〔四〕皆明示唾罵，安在所謂怨而不傷者乎？窮愁之時，痛哭流涕，顛倒反覆，不暇擇音，怨矣，寧有不傷者？且燥濕異地，剛柔異性，若夫勁質而多懣，峭急而多露，是之謂楚風，又何疑焉！

【註】〔一〕小修 袁中道字小修，明公安人。宏道之弟。舉萬曆進士，授徽州府教授，歷國子博士，南禮部郎中。

有珂雪齋集。〔二〕袁宏道 字中郎，明公安人。宗道之弟。舉萬曆進士，知吳縣，官終稽勳郎中。有袁中郎集。

【三】釘餽 一作餽釘，謂詩文之堆砌者。〔四〕相如 司馬相如，爲漢賦名家。〔五〕太沖 左思字太沖，以

三都賦享盛名。〔六〕老子莊周列禦寇 均屬道家。〔七〕西方之書 謂佛經也。佛經來自西方印度等處，

故云。〔八〕西陵 峽名，又名夷陵，在湖北宜昌縣西北二十五里，爲三峽之一，江水自上游而下，至此始漫爲

平流。〔九〕文則必欲準於秦漢詩則必欲準於盛唐 明之中葉，前後七子競事復古，倡爲文必秦漢，詩必盛

唐之論。〔一〇〕步趨 相隨之意。莊子：『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

絕塵，而回蹕乎若後矣。』〔一一〕野狐外道 禪家以外道爲野狐禪。此借用禪語以斥詩文之不合於正統

派者。〔一二〕閻閻 里中門也。世通稱民間爲閻閻。〔一三〕效顰 言人之不善學也。莊子：『西子病心而顰，其

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效其醜。『賸同輩。』
『四』黨人偷樂。『離騷』：『惟夫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
險隘。』
『五』衆女諂諂。『離騷』：『衆女嫉余之蛾眉兮，諂諂謂余以善淫。』
『六』不揆中情信讒齎怒。『離騷』：『荃不揆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齎怒。』

文人摹倣之病

顧炎武

近代文章之病，全在摹倣。即使逼肖古人，已非極詣，況遺其神理而得其皮毛者乎？且古人作文，時有利鈍。梁簡文『與湘東王』書云：『今人有效謝康樂』
『四』裴鴻臚』
『五』文者；學謝則不屆其精華，但得其冗長；師裴則蔑棄其所長，惟得其所短。』
宋蘇子瞻『六』云：『今人學杜甫詩，得其粗俗而已。』
『七』金元裕之』
『八』詩云：『少陵』
『九』自有連城壁，』
『十』爭奈微之識砥礪。』
『十一』夫文章一道，猶儒者之末事；乃欲如陸士衡』
『十二』所謂『謝朝華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
『十三』者，今且未見其人，進此而窺著述之林，益難之矣。
效楚辭者必不如楚辭，效七發者必不如七發。蓋其意中先有一人在前，既恐失之，而其筆力復不能自遂。此壽陵餘子學步邯鄲』
『十四』之說也。

洪氏〔一〕容齋隨筆曰：「枚乘〔二〕作七發，創意造端，麗辭諛旨，上薄騷些，〔三〕故爲可喜。其後繼之者，如傅毅〔四〕七激，張衡〔五〕七辯，崔駰〔六〕七依，馬融〔七〕七廣，曹植〔八〕七啓，王粲〔九〕七釋，張協〔一〇〕七命之類，規做太切，了無新意。傅元〔一一〕又集之以爲七林，使人讀未終篇，往往棄之。几格。柳子厚〔一二〕晉問，乃用其體，而超然別立機杼，激越清壯，漢晉諸文士之弊，於是一洗矣。東方朔〔一三〕答客難，自是文中傑出。揚雄〔一四〕擬之爲解嘲，尙有馳騁自得之妙。至於崔駰達旨，班固〔一五〕賓戲，張衡應問，皆章摹句寫，其病與七林同。及韓退之〔一六〕進學解出，於是一洗矣。其言甚當，然此以辭之工拙論爾，若其意則總不能出於古人範圍之外也。如揚雄擬易而作太玄，王莽〔一七〕依周書而作大誥，皆心勞而日拙者矣。

曲禮〔一八〕之訓：「毋勦說，〔一九〕毋雷同。」此古人立言之本。

【註】〔一〕顧炎武 字寧人，號亭林，崑山人。明末諸生。入清不仕，卜居華陰以終。（一六一三——一六八二）

著書數十種。〔二〕梁簡文 蕭綱字興纘，小字六通，梁武帝第三子。即位爲簡文帝。侯景廢爲晉安王，尋爲所

弒。在位二年。〔三〕湘東王 蕭繹字世誠，小字七符，梁武帝第七子。初爲湘東王。簡文帝爲侯景所弒，繹命王

僧辯討平之，卽位於江陵，爲元帝，在位三年，爲魏人所殺。〔四〕謝康樂 見前白居易與元九書註二十三。

〔五〕裴鴻臚 裴子野嘗爲鴻臚卿，故世稱裴鴻臚。〔六〕蘇子瞻 蘇軾字子瞻。〔七〕今人學杜甫詩得其

粗俗而已。原註：「葉水心言：『慶歷嘉祐以來，天下以杜甫爲師，始細唐人之學，謂之江西宗派。』」〔八〕元

裕之 元好問字裕之。〔九〕少陵 杜甫自稱少陵野老。〔一〇〕連城壁 史記：「趙得楚和氏璧，秦昭王遣

趙王書曰：『願以十五城請易璧。』後因謂其璧爲連城之璧，以其價值連城也。〔一一〕爭奈微之識碣碣

元稹字微之。曾著文推崇杜甫。此言微之不識杜甫之眞價值也。碣碣，石之似王者。〔一二〕陸士衡 陸機字士

衡。〔一三〕謝朝華於已披啟夕秀於未振 陸機文賦中語。〔一四〕壽陵餘子學步邯鄲 莊子：『子獨不聞壽

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一五〕洪氏 宋洪邁。〔一六〕枚乘 見前顏之推文章

篇註四十四。〔一七〕騷些 騷，離騷也。楚辭語尾多用『些』字，故曰騷些。〔一八〕傳毅 見前曹丕典論論文

註三。〔一九〕張衡 見前顏之推文章篇註四十七。〔二〇〕崔駰 字亭伯，後漢安平人。少游太學，與班固傳毅

齊名。元和中竇憲爲車騎將軍，辟駰爲掾。遷長岑長，不之官而歸。〔二一〕馬融 字季長，後漢扶風茂陵人。初應

鄧騭召，拜郎中，校書東觀。以諷諫遭禁錮。安帝時，召拜郎中，歷武都南郡太守。著述甚富。〔二二〕曹植 字子建，

三國魏譙人。爲操之子，丕之弟。封陳王，卒謚思，故世稱陳思王。有曹子建集。〔二三〕王粲 見前曹丕典論論文

註十一。〔二四〕張協 字景陽，晉安平人。官至河間內史。時世已亂，遂棄絕人事，以屬詠自娛。〔二五〕傅元 卽傅玄，字休奕，晉靈州人。州舉秀才，除郎中，歷官弘農太守，領典農校尉，封鶉觚男。武帝受禪，累遷司隸校尉。〔二六〕柳子厚 柳宗元字子厚。〔二七〕東方朔 見前顏之推文章篇註五。〔二八〕揚雄 見前顏之推文章篇註八。〔二九〕班固 見前曹丕典論論文註四。〔三〇〕韓退之 韓愈字退之。〔三一〕王莽 字巨君，漢孝元皇后之姪。平帝時爲大司馬，秉政。後弑平帝，立孺子嬰，莽攝政，號假皇帝。尋篡漢位，國號新，在位十五年。漢光武起兵討之，莽兵敗被殺。〔三二〕曲禮 禮記篇名。〔三三〕勦說 勦襲他人之言論也。

文人求古之病

顧炎武

後周書〔一〕柳蚪〔二〕傳：『時人論文體有今古之異。蚪以爲「時有今古，非文有今古。」此至當之論。夫今之不能爲二漢，猶二漢之不能爲尙書左氏，乃剿取史漢中文法以爲古，甚者獵其一二字句用之於文，殊爲不稱。

以今日之地爲不古，而借古地名；以今日之官爲不古，而借古官名；舍今日恆用之字，而借古字之通用者，皆文人所以自蓋其俚淺也。

唐書：「鄭餘慶〔五〕奏議類用古語，如「仰給縣官馬萬蹄。」有司不曉何等語。人嘗其不適時。」

宋陸務觀〔六〕跋前漢書通用古字韻曰：「古人讀書多，故作文時偶用一二古字，初不以爲工；亦自不知孰爲古孰爲今也。近時乃或鈔掇史漢中字入文辭中，自謂工妙，不知有笑之者。偶見此書，爲之太息，書以爲後生戒。」

元陶宗儀輟耕錄〔七〕曰：「凡書官銜，俱當從實。如廉訪使、總管之類，若改之曰監司、太守，是亂其官制，久遠莫可考矣。」

何孟春餘冬序錄〔八〕曰：「今人稱人姓，必易以世望；〔九〕稱官，必用前代職名；稱府州縣，必用前代郡邑名；欲以爲異，不知文字間著此，何益於工拙？此不惟於理無取，且於事復有礙矣。李姓者稱隴西公，杜曰京兆，王曰琅邪，鄭曰滎陽，〔一〇〕以一姓之望而概衆人，可乎？」此其失自唐末五季間孫光憲〔一一〕輩始。北夢瑣言〔一二〕稱馮涓〔一三〕爲長樂公，〔一四〕冷齋夜話〔一五〕稱陶穀〔一六〕爲五柳公，〔一七〕類以昔人之號而概同姓，尤其是可鄙。官職郡邑之建置，代有沿革，今必用前代名號而稱之，後將何所考焉？此所謂「於理無取」

而事復有礙』者也。

于慎行筆塵 〇〇曰：『史漢文字之佳，本自有在，非謂其官名地名之古也。今人慕其文之雅，往往取其官名地名，以施於今，此應爲古人笑也。史漢之文，如欲復古，何不三代官名施於當日，而但記其實邪？文之雅俗，固不在此，徒混淆失實，無以示遠，大家不爲也。』予素不工文辭，無以模擬。至於名義之微，則不敢苟尋常小作，或有遷就金石之文，斷不敢於官名地名，以古易今。前輩名家，亦多如此。

【註】 〔一〕後周書 卽周書，唐令狐德棻等撰。 〔二〕柳蚪 一作虬，字仲蟠，後魏大統中爲洛陽行臺郎中，

掌文翰。見周文帝，被留爲丞相府記室。累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三〕二漢 謂前漢書後漢書。 〔四〕左

氏 謂左傳。 〔五〕鄭餘慶 字居業，唐鄆州滎陽人。擢進士第，官至太子少師，封滎陽郡公，兼判國子祭酒事。

穆宗立，加檢校司徒。卒贈太保，諡貞。 〔六〕陸務觀 陸游字務觀。 〔七〕陶宗儀輟耕錄 宗儀字九成，黃巖

人。元時舉進士，一不中卽棄去。明洪武初，累徵不就。晚年有司聘爲教官。常客松江。所著輟耕錄共三十卷，於元

代朝野舊事，紀錄頗詳。 〔八〕何孟春餘冬序錄 孟春字子元，明郴州人。弘治進士，授兵部主事，累官右副都

御史，巡撫雲南，平蠻有功，入爲吏部左侍郎。以爭大禮，左遷南京工部左侍郎，尋削籍。卒諡文簡。所著餘冬序錄

凡六十五卷。〔九〕世望 謂有名於世之望族也。〔一〇〕李姓者稱隴西公杜曰京兆王曰琅邪鄭曰滎陽六朝時隴西狄道之李氏京兆杜陵之杜氏琅邪臨沂之王氏滎陽開封之鄭氏皆世家望族煊赫一時故後之好稱郡望者多攀之。〔一一〕孫光憲 字孟文自號葆光子宋平貴人少依荆南高季興爲從事後歸宋累官檢校祕書監。〔一二〕北夢瑣言 孫光憲撰凡二十卷載唐末五代軼事。〔一三〕馮涓 字信之五代前蜀東陽人登大中弘詞科進士爲京兆府參軍王建據蜀以爲翰林學士終御史大夫。〔一四〕長樂公 五代時馮道歷事四朝自號長樂老故稱姓馮者爲長樂公。〔一五〕冷齋夜話 宋惠洪撰今傳十卷。〔一六〕陶穀 字秀實宋新平人歷仕晉漢至周爲翰林學士兵部侍郎入宋歷禮刑戶三部尙書。〔一七〕五柳公 陶潛自號五柳先生故世稱姓陶者爲五柳公。〔一八〕于慎行筆塵 慎行字可遠更字無垢明東阿人隆慶進士官至太子少保兼東閣大學士卒諡文定所著筆塵凡十八卷塵音主。

答沈大宗伯論詩書

袁枚

先生誚浙詩謂沿宋習敗唐風者自樊榭爲厲階枚浙人也亦雅憎浙詩樊榭短於七古凡集中此體數典而已索索然寡真氣先生非之甚當然其近體清妙於

近今少偶。先生詩論粹然，尙復何說。然鄙意有未盡同者，敢質之左右。

嘗謂詩有工拙，而無今古。自葛天氏之歌，三至今日，皆有工有拙，未必古人皆工，今人皆拙。卽三百篇中頗有未工，不必學者，不徒漢晉唐宋也。今人詩有極工，極宜學者，亦不徒漢晉唐宋也。然格律莫備於古，學者宗師自有淵源。至於性情遭際，人人有我在焉，不可貌古人而襲之，畏古人而拘之也。今之鶯花，豈古之鶯花乎？然而不得謂今無鶯花也。今之絲竹，豈古之絲竹乎？然而不得謂今無絲竹也。天籟四一日不斷，則人籟五一日不絕。孟子曰：『今之樂，猶古之樂。』樂卽詩也。唐人學漢魏，變漢魏；宋學唐，變唐。其變也，非有心於變也，乃不得不變也；使不變，則不足以爲唐，不足以爲宋也。子孫之貌，莫不本於祖父，然變而美者有之，變而醜者有之；若必禁其不變，則雖造物有所不能。先生許唐人之變，漢魏而獨不許宋人之變，唐惑也。且先生亦知唐人之自變其詩，與宋人無與乎？初盛一變，中晚再變，二〇至皮陸二一二家，已浸淫乎宋氏矣。風會所趨，聰明所極，有末期其然而然者。故枚嘗謂變堯舜者湯武也；然學堯舜者，莫善於湯武，莫不善於燕噲。二變唐詩者宋元也；然學唐詩者，莫善於宋元，莫不善於明七子。二三何也？當變而變，其

相傳者心也；當變而不變，其拘守者迹也。鸚鵡能言，而不能得其所言，夫非以迹乎哉！大抵古之人先讀書而後作詩，後之人先立門戶而後作詩。唐宋分界之說，宋元無有，明初亦無有成弘〔四〕後始有之。其時議禮講學，皆立門戶，以爲名高。七子狃於此習，遂皮傳〔五〕盛唐，搯拏〔六〕自矜，殊爲寡識。然而牧齋〔七〕之排之，則又已甚。何也？七子未嘗無佳詩，卽公安〔八〕竟陵〔九〕亦然。使掩姓氏偶舉其詞，未必牧齋不嘉與。又或使七子湮沈無名，則牧齋必搜訪而存之無疑也。惟其有意於摩壘奪幟〔一〇〕，乃不暇平心公論，此亦門戶之見。先生不喜樊榭詩，而選則存之，所見過牧齋遠矣。

至所云『詩貴溫柔，不可說盡；又必關係人倫日用。』此數語有褒衣大袂氣象，僕口不敢非先生，而心不敢是先生。何也？孔子之言，戴經〔三〕不足據也，惟論語爲足據。子曰：『可以興，可以羣，』此指含蓄者言之，如柏舟〔四〕中谷〔五〕是也。曰：『可以觀，可以怨，』此指說盡者言之，如『豔妻煽方處，』投畀豺虎〔六〕之類是也。曰：『邇之事父，遠之事君，』此詩之有關係者也。曰：『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此詩之無關係者也。僕讀詩常折衷於孔子，故持論不得不小異於先生，計必不以爲僭。

【註】〔一〕沈太宗伯 沈德潛字確士，號歸愚，清長洲人。時爲禮部尙書，故稱太宗伯。〔二〕袁枚 字子才，

號簡齋，清錢塘人。乾隆進士，改庶吉士，出知溧水、江浦、流陽、江寧等縣。年四十，告歸，築園於江寧小倉山下曰隨

園。世稱隨園先生。（一七一六——一七九七）著有小倉山房集等書。〔三〕樊榭 厲鶚字太鴻，號樊榭，清

錢塘人。有樊榭山房集。〔四〕厲階 爲厲之階，猶言禍端。〔五〕數典 使用典故也。〔六〕索索 乏味貌。

〔七〕葛天氏之歌 呂氏春秋：『葛天氏之樂，三人持牛尾，投足以歌，共八闋：一載民，二玄鳥，三蓬草木，四奮

五穀，五敬天常，六達帝功，七依地德，八總萬物之極。』其辭已逸。〔八〕天籟 自然之音響也。〔九〕人籟

人口所出之音響也。〔一〇〕初盛一變中晚再變 論詩者分唐詩爲初盛中晚四期：唐初至開元爲初唐，開元

至大曆爲盛唐，大曆至太和爲中唐，太和以後爲晚唐。〔一一〕皮陸 皮日休陸龜蒙，均晚唐詩人。〔一二〕燕噲

戰國時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國大亂。〔一三〕明七子 明有前後七子。李夢陽、何景明、徐禎卿、邊貢、康海、

王九思、王延相，號『前七子』。李攀龍、李先芳、謝榛、吳維岳、王世貞、徐中行、吳國倫，號『後七子』。〔一四〕成弘

成化爲明憲宗年號。弘治爲明孝宗年號。〔一五〕皮傅 以膚詞相傳會也。〔一六〕搯拏 握持也。〔一七〕牧

齋 錢謙益號牧齋。〔一八〕公安 袁宏道兄弟，明公安人。其詩以清真俊逸爲主，反對前後七子之復古，號稱

『公安派』。〔一九〕竟陵 鍾惺譚元春，明竟陵人。其詩以幽峭爲主，號稱『竟陵派』。〔二〇〕摩壘奪幟 此

借兵家接戰之事爲喻。〔三〕褒衣大袞氣象。褒衣，寬大之衣也。袞，袴襠也。此喻有博大氣象。〔三〕戴經

大戴禮也。出孔子壁中。今存四十篇。〔三〕可以興，可以羣。興，謂感發志氣。羣，謂和而不流。〔四〕柏舟。詩

經邶風篇名。〔五〕中谷。詩經王風篇名。〔六〕可以觀，可以怨。觀，謂考見得失。怨，謂怨而不怒。〔七〕豔

妻煽方處。詩經小雅十月之交篇句，刺褒姒之詩也。〔八〕投畀豺虎。詩經小雅巷伯篇句，疾惡之作也。

文理

章學誠 二

偶於良宇案間見史記錄本，取觀之，乃用五色圈點，各爲段落。反覆審之，不解所謂。詢之良宇，啞然失笑，以謂：「己亦厭觀之矣。」其書云：出前明歸震川。氏，五色標識，各爲義例，不相混亂；若者爲全編結構，若者爲逐段精彩，若者爲意度波瀾，若者爲精神氣魄。以例分類，便於拳服揣摩，號爲古文祕傳。前輩言古文者，所爲珍重授受而不輕以示人者也。又云：此如五祖傳燈，靈素受籙，由此出者，乃是正宗，不由此出，縱有非常著作，釋子所譏爲「野狐禪」也。余幼學於是，及遊京師，聞見稍廣，乃知文章一道，初不由此，然意其中或有一二之得，故不遽棄，非珍之也。

余曰：文章一道，自元以前，衰而且病，尙未亡也。明人初承宋元之遺，粗存規矩。至嘉靖隆慶之間，晦蒙否塞，而文幾絕矣。歸震川氏生於是時，力不能抗王李之徒，而心知其非，故斥鳳洲以爲庸妄，謂其創爲僞體秦漢。至併官名地名而改古稱，使人不辨作何許語，故直斥之曰『文理不通』，『非妄言也』。然歸氏之文，氣體清矣，而按其中之所得，則亦不可強索。故余嘗書識其後，以爲先生所以砥柱中流者，特以文從字順，不汨沒於流俗；而於古人所謂闕中肆外，言以聲其心之所得，則未之聞爾。然亦不得不稱爲彼時之豪傑矣。但歸氏之於制藝，則猶漢之子長，唐之退之，百世不祧之大宗也。故近代時文家之言古文者，多宗歸氏。唐宋八家之選，人幾等于五經四子，所由來矣。惟歸唐之集，其論說文字，皆以史記爲宗，而其所以得力於史記者，乃頗怪其不類。蓋史記體本蒼質，而司馬才大，故運之以輕靈。今歸唐之所謂疏宕頓挫，其中無物，遂不免於浮滑，而開後人以描摩淺陋之習。故疑歸唐諸子得力於史記者，特其皮毛，而於古人深際未之有見。今觀諸君所傳五色訂本，然後知歸氏之所以不能至古人者，正坐此也。

夫立言之要，在於有物。古人著爲文章，皆本於中之所見，初非好爲炳炳烺烺，〔二七〕如錦工繡女之矜誇采色已也。富貴公子，雖醉夢中不能作寒酸求乞語；疾痛患難之人，雖置之絲竹華宴之場，不能易其呻吟而作歡笑。此聲之所以肖其心，而文之所以不能彼此相易，各自成家者也。今舍己之所求，而摩古人之形似，是杞梁之妻善哭其夫，〔二八〕而西家偕老之婦亦學其悲號；屈子自沉汨羅，〔二九〕而同心一德之朝，其臣亦宜作楚怨也，不亦慎乎！〔三〇〕

至於文字，古人未嘗不欲其工。孟子曰：『持其志，無暴其氣。』〔三一〕『學問爲立言之主，猶之志也。文章爲明道之具，猶之氣也。求自得於學問，固爲文之根本；求無病於文章，亦爲學之發揮。故宋儒尊道德而薄文辭，伊川〔三二〕先生謂工文則害道，明道〔三三〕先生謂記誦爲玩物喪志，〔三四〕雖爲忘本而逐末者言之；然推二先生之立意，則持其志者不必無暴其氣，而出辭氣之遠於鄙倍，〔三五〕辭之欲求其達，〔三六〕孔曾皆爲不聞道矣。

但文字之佳勝，正貴讀者之自得，如飲食甘旨，衣服輕暖，衣且食者之領受，各自知之，而難以告人。如欲告人衣食之道，當指膾炙〔三七〕而令其自嘗，可得旨甘；指狐貉而令

其自被，可得輕煖；則有是道矣。必吐己之所嘗而哺人以授之甘，撻人之身而置懷以授之煖，則無是理也。

韓退之曰：「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二六〕「其所謂鉤玄提要之書，不特後世不可得而聞，雖當世籍湜〔二七〕之徒亦未聞其有所見。果何物哉？蓋亦不過尋章摘句以爲撰文之資助耳。此等識記，古人當必有之。如左思十稔而賦三都，〔二八〕門庭藩溷，皆著紙筆，得卽書之。今觀其賦，並無奇思妙想，動心賊魄，〔二九〕當藉十年苦思力索而成。其所謂得卽書者，亦必標書誌義，先掇古人菁英，〔三〇〕而後足以供驅遣爾。然觀書有得，存乎其人，各不相涉也。

故古人論文，多言讀書養氣之功，博古通今之要，親師近友之益，取材求助之方，則其道矣。至於論及文辭工拙，則舉隅反三，〔三一〕稱情比類，如陸機〔三二〕文賦，劉勰〔三三〕文心雕龍，鍾嶸〔三四〕詩品，或偶舉精字善句，或品評全篇得失，令觀之者得意文中，會心言外，其於文辭思過半矣。至於不得已而摘記爲書，標識爲類，是乃一時心之所會，未必出於其書之本然。比如懷人見月而思，月豈必主遠懷；久客聽雨而悲，雨豈必有愁況。然而

月下之懷，雨中之感，豈非天地至文？而欲以此感此懷藏爲秘密，或欲嘉惠後學，以謂凡對明月與聽霖雨，必須用此悲感，方可領略，則適當良友乍逢及新昏宴爾之人，必不信矣。是以學文之事，可授受者規矩方圓，其不可授受者心營意造。至於纂類摘比之書，標識評點之冊，本爲文之末務，不可揭以告人，祇可用以自誌。父不得而與子，師不能以傳弟。蓋恐以古人無窮之書，而拘於一時有限之心手也。

律詩當知平仄，古詩宜知音節。顧平仄顯而易知，音節隱而難察。能熟於古詩，當自得之。執古詩而定人之音節，則音節變化，殊非一成之詩所能限也。趙伸符氏取古人詩爲聲調譜，〔云〕通人譏之，余不能爲趙氏解矣。然爲不知音節之人言，未嘗不可生其啓悟，特不當舉爲天下之式法爾。時文當知法度，古文亦當知有法度。時文法度顯而易言，古文法度隱而難喻，能熟於古文，當自得之。執古文而示人以法度，則文章變化，非一成之文所能限也。歸震川氏取史記之文，五色標識以示義法，今之通人，如聞其事，必竊笑之，余不能爲歸氏解也。然爲不知法度之人言，未嘗不可資其領會，特不足據爲傳授之秘爾。據爲傳授之祕，則是郢人寶燕石〔三〕矣。

夫書之難以一端盡也，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詩之音節，文之法度，君子以謂可不學而能。如啼笑之有收縱，歌哭之有抑揚，必欲揭以示人，人反拘而不得歌哭啼笑之至情矣。然使一己之見，不事穿鑿過求，而偶然瀏覽，有會於心，筆而誌之，以自省識，未嘗不可資修辭之助也。乃因一己所見，而謂天下之人皆當範我之心手焉。後人或我從矣，起古人而問之，乃曰余之所命不在是矣。毋乃冤歟！

【註】

〔一〕章學誠

字實齋，浙江會稽人。乾隆進士，官國子監典籍。

（一七三八——一八〇一）著有文

史通義等書。

〔二〕歸震川

歸有光，學者稱爲震川先生。

〔三〕五祖傳燈

正宗紀。五祖弘忍大師，黃梅

人。先爲破頭山栽松行者，化後復生，遇四祖，得度。佛家以燈喻法，傳燈卽傳法也。

〔四〕靈素受籙

林靈素，

宋永嘉人。爲道士，善妖幻，以方術得幸徽宗。道家以符籙相傳，受籙卽受法也。

野狐禪。

〔六〕嘉靖

明世宗年號。

〔七〕隆慶

明穆宗年號。

〔八〕王之徒

謂王世貞、李攀龍等，爲明

代復古派之健將。

〔九〕鳳洲

王世貞號鳳洲。

〔一〇〕僞體秦漢

王世貞、李攀龍等主張文必秦漢，實則僅

得其皮毛，故論者稱爲僞體。

〔一一〕砥柱中流

稱人獨立不撓也。

〔一二〕制藝

明清以八股取士，以其

爲制科之文，故稱制藝。

〔一三〕子長

司馬遷字子長。

〔一四〕退之

韓愈字退之。

〔一五〕唐宋八家之選

明

茅坤有唐宋八大家文鈔行世，所選爲韓愈、柳宗元、歐陽修、曾鞏、王安石、蘇洵、蘇軾、蘇轍八家。〔二六〕歸唐 謂歸有光與唐順之。〔二七〕炳炳烺烺 見前柳宗元答韋中立書註十五。〔二八〕杞梁之妻善哭其夫 杞梁名殖，春秋時齊大夫。齊莊公伐莒，杞梁戰死。無子，其妻枕屍而哭。既葬，赴淄水而死。〔二九〕屈子自沉汨羅 屈原爲楚王所放逐，懷沙自沈於汨羅。汨羅，二水名，合流曰汨羅江，在今湖南湘陰縣北。〔三〇〕慎 與顛同，狂也。〔三一〕持其志無暴其氣 謂固定其意志，毋爲氣所暴亂也。〔三二〕伊川 程頤，學者稱爲伊川先生。〔三三〕明道 程顥，頤之兄，學者稱爲明道先生。〔三四〕玩物喪志 語見尙書，謂以器物爲戲弄，則喪其志。〔三五〕出辭氣之遠於鄙倍 曾子曰：『出辭氣，斯遠鄙倍矣。』（見論語）〔三六〕辭之欲求其達 孔子曰：『辭達而已矣。』（見論語）〔三七〕膾炙 細切肉爲膾，燔肉爲炙。〔三八〕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 語見韓愈進學解，即提綱挈領之謂也。〔三九〕籍湜 謂張籍、皇甫湜，均韓愈弟子。〔四〇〕賊 與駭同。〔四一〕菁英 物之精粹者。〔四二〕舉隅反三 言物之有四隅者，舉其一隅，便可推知其三隅，喻因此而識彼也。〔四三〕陸機 見前鍾嶸詩品序註四十四。〔四四〕劉勰 見前劉勰明詩註一。〔四五〕鍾嶸 見前鍾嶸詩品序註二。〔四六〕趙仲符氏取古人詩爲聲調譜 趙執信字仲符，號秋谷，清益都人。康熙進士。論詩主聲調，著聲調譜。〔四七〕郢人寶燕石 見前劉勰知音註十五。郢字疑當作宋。

古文十弊

章學誠

余論古文辭義例，自與知好諸君書凡數十通。筆爲論著，又有文德、文理、質性、黠陋、俗嫌、俗忌諸篇。亦詳哉其言之矣。然多論古人，鮮及近世。茲見近日作者，所有言論，與其撰著，頗有不安於心。因取最淺近者，條爲十通。思與同志諸君，相爲講明。若他篇所已及者，不複述，覽者可互見焉。此不足以盡文之隱，然一隅三反，亦庶幾其近之矣。

一曰：凡爲古人文辭者，必先識古人大體，而文辭工拙，又其次焉。不知大體，則胸中是非不可以憑，其所論次，未必俱當事理。而事理本無病者，彼反見爲不然而補救之，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矣。

有名士投其母氏行述，請大興朱先生曰作誌。敘其母之節孝，則謂乃祖衰年病廢臥床，洩使無時，家無次丁，乃母不避穢褻，躬親薰濯。其事既已美矣。又述乃祖於時蹙然不安，乃母肅然對曰：『婦年五十，今事八十老翁，何嫌何疑？』嗚呼！母行可嘉，而子文不肖甚矣。本無芥帶，曰何有嫌疑？節母既明大義，定知無是言也。此公無故自生嫌疑，特添

注以斡旋其事。方自以謂得體，而不知適如冰雪肌膚，剝成瘡瘡，不免愈濯愈痕癢矣。

人苟不解文辭，如遇此等，但須據事直書，不可無故妄加雕飾。妄加雕飾，謂之「剝肉爲瘡」。此文人之通弊也。

二曰：春秋書內不諱小惡。『歲寒知松柏之後雕。』然則欲表松柏之貞，必明霜雪之厲，理勢之必然也。自世多嫌疑，將表松柏而又恐霜雪懷慚，則觸手皆荆棘矣。但大惡諱，小惡不諱。春秋之書內事，自有其權衡也。

江南舊家，輯有宗譜。有羣從，先世爲子聘某氏女，後以道遠家貧，力不能婚，恐失婚時，僞報子殤，俾女別聘。其女遂不食死，不知其子故在。是則守貞殉烈，兩無所處。而女之行事，實不愧於貞烈，不忍泯也。據事直書，於翁誠不能無歉然矣。第周官媒氏禁嫁殤，是女本無死法也。曾子問：『娶女有日，而其父母死，使人致命。』女氏。』注謂『恐失人嘉會之時。』是古有辭昏之禮也。今制，壻遠遊三年無聞，聽婦告官別嫁。是律有遠絕離昏之條也。是則某翁詭託子殤，比例原情，尙不足爲大惡，而必須諱也。而其族人動色相戒，必不容於直書，則匿其辭曰：『書報幼子之殤，而女家誤聞以爲壻也。』夫千

萬里外，無故報幼子殤，而又不道及男女昏期，明者知其無是理也。則文章病矣。

人非聖人，安能無失。古人敍一人之行事，尙不嫌於得失互見也。今敍一人之事，而欲顧其上下左右前後之人，皆無小疵，難矣。是之謂『八面求圓』。又文人之通弊也。

三曰：文欲如其事，未聞事欲如其人者也。

嘗見名士爲人撰誌，其人蓋有朋友氣誼，誌文乃做韓昌黎之誌柳州〔一〇〕也。一步一趨，〔一一〕惟恐其或失也。中間感歎世情反復，已覺無病費呻吟矣。末敍喪費出於貴人，及內親竭勞其事，詢之其家，則貴人贈賻稍厚，非能任喪費也。而內親則僅一臨穴而已，亦並未任其事也。且其子俱長成，非若柳州之幼子孤露，〔一二〕必待人爲經理者也。詰其何爲失實至此，則曰：『做韓誌柳墓終篇有云：「歸葬費出觀察使裴君行立。」〔一三〕又舅弟盧遵，〔一四〕既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附紀二人，文情深厚。今誌欲似之耳。』余嘗舉以語人，人多笑之。不知臨文摹古，遷就重輕，又往往似之矣。是之謂『削趾適屨』。又文人之通弊也。

四曰：仁智爲聖，夫子不敢自居。〔一五〕瑚璉名器，子貢安能自定。〔一六〕稱人之善，尙恐

不得其實；自作品題，豈宜誇耀成風邪！

嘗見名士爲人作傳，自云吾鄉學者，鮮知根本，惟余與某甲，爲功於經術耳。所謂某甲，固有時名，亦未見必長經術也。作者乃欲援附爲名，高自標榜，慝矣！

又有江湖游士，以詩著名，實亦未足副也。然有名實遠出其人下者，爲人作詩集序，述人請序之言曰：『君與某甲齊名，某甲既已弁言，君烏得無題品？』夫齊名本無其說，則請者必無其言。而自詡齊名，藉人炫己，顏頰不復知忸怩矣。

且經援服鄭〇〇詩攀李杜〇〇猶曰高山景仰。若某甲之經，某甲之詩，本非可恃，而猶藉爲名，是之謂『私署頭銜』。又文人之通弊也。

五曰：物以少爲貴，人亦宜然也。天下皆聖賢，孔孟亦弗尊尙矣。

清談自可破俗，然在典午〇〇則滔滔〇〇皆是也。前人譏晉書列傳，同於小說，正以採掇清言，多而少擇也。

立朝風節，強項〇〇敢言，前史侈爲美談。明中葉後，門戶朋黨〇〇聲氣相激，誰非敢言之士？觀人於此，君子必有辨矣。不得因其強項申威，使標風烈。理固然也。

我憲皇帝〔三二〕澄清吏治，裁革陋規，整飭官方，懲治貪墨，〔三三〕實爲千載一時。彼時居官，大法小廉，殆成風俗。貪冒之徒，莫不望風革面，時勢然也。今觀傳誌碑狀之文，敘雍正〔三四〕年府州縣官，盛稱杜絕餽遺，搜除積弊，清苦自守，革除例外供支。其文洵不愧於循吏傳〔三五〕矣。不知彼時逼於功令，不得不然。千萬人之所同，不足以爲盛節。豈可見奄寺〔三六〕而頌其不好色哉！山居而貴薪木，涉水而寶魚蝦，人知無是理也。而稱人者乃獨不然，是之謂『不達時勢』。又文人之通弊也。

六曰：史既成家，文存互見，有如管晏〔三七〕列傳，而勳詳於齊世家。張耳分題，而事總於陳餘傳〔三八〕。豈惟命意有殊，抑亦詳略之體所宜然也。

若夫文集之中，單行傳記，凡遇牽聯所及，更無互著之篇，勢必加詳，亦其理也。但必權其事理足以副乎其人，乃不病其繁重爾。

如唐平淮西，韓碑歸功裴度，〔三九〕可謂當矣。後中讒毀，改命於段文昌，〔四〇〕千古爲之歎惜。但文昌徇於李愬，〔四一〕愬功本不可沒，其失猶未甚也。假令當日無名偏裨，不關得失之人，身後表阡，侈陳淮西功績，則無是埋矣。朱先生嘗爲故編修蔣君，〔四二〕撰誌，中

敘國家前後平定準回〔三〕要略，則以蔣君總修方略，〔四〕獨力勤勞，書成身死，而不得敘功故也。然誌文雅健，學者慕之。後見某中書舍人死，有爲作家傳者，全襲蔣誌原文。蓋其人嘗任分纂數月，於例得列銜名者耳。其實於書未寓目也。是與無名偏裨，居淮西功，又何以異？而文人喜於撫事，幾等軍吏攘功，何可訓也？是之謂『同里銘旌』。

昔有夸夫，〔三〕終身未膺一命，〔四〕好襲頭銜。將死，遍召所知，籌計銘旌題字。或狗其意，假藉例封，〔五〕待贈，〔六〕修職，〔七〕登仕，〔八〕諸階。彼皆掉頭不悅。最後有善諧者，取其鄉之貴顯，大書勳階，〔九〕師保，〔十〕殿閣，〔十一〕部院，〔十二〕某國某封某公同里某人之柩，人傳爲笑。故凡無端而影附者，謂之『同里銘旌』。不謂文人亦效之也。是又文人之通弊也。

七曰：陳平佐漢，志見社肉，〔一〕李斯亡秦，兆端廁鼠。〔二〕推微知著，固智士之玄機；搜間傳神，亦文家之妙用也。但必得其神志所在，則如圖畫名家，頰上妙於增毫。〔三〕苟徒慕前人文辭之佳，強尋猥瑣，以求其似，則如見桃花而有悟，〔四〕遂取桃花作飯，〔五〕其中豈復有神妙哉！

又近來學者，喜求徵實。每見殘碑斷石，餘文剩字，不關於正義者，往往藉以考古制度，補史缺遺。斯固善矣。因其行文，貪多務得，明知贅餘非要，却爲有益後世推求，不憚辭費。是不特文無體要，抑思居今日而欲補後世考徵，正如董澤矢材，可勝既乎！〔五〕夫傳人者文如其人，述事者文如其事，足矣。其或有關考徵，要必本質所具。卽或閒情逸出，正爲阿堵傳神。〔五〕不此之務，但知市菜求增，是之謂『畫蛇添足』。又文人之通弊也。

八曰：文人固能文矣。文人所書之人，不必盡能文也。敘事之文，作者之言也。爲文爲質，惟其所欲，期如其事而已矣。記言之文，則非作者之言也。爲文爲質，期於適如其人之言，非作者所能自主也。

貞烈婦女，明詩習禮，固有之矣。其有未嘗學問，或出鄉曲委巷，甚至傭嫗鬻婢，貞節孝義，皆出天性之優。是其質雖不愧古人，文則難期於儒雅也。每見此等傳記，述其言辭，原本論語孝經，出入毛詩。〔五四〕內則，〔五五〕劉向之傳，〔五六〕曹昭之誠，〔五七〕不啻自其口出。可謂文矣。抑思善相夫者，何必盡識鹿車。〔五八〕鴻案，〔五九〕善教子者，豈皆熟記畫荻。〔六〇〕丸熊。〔六一〕自文人胸有成竹，遂致闡修皆如板印。與其文而失實，何如質以傳真也？

由是推之：名將起於卒伍，義俠或奮閭閻。〔六三〕言辭不必經生，記述貴於宛肖。而世有作者，於斯多不致思。是之謂『優伶演劇』。蓋優伶歌曲，雖耕氓役隸，矢口皆叶宮商，是以謂之戲也。而記傳之筆，從而效之。又文人之通弊也。

九曰：古人文成法立，未嘗有定格也。傳人適如其人，述事適如其事，無定之中，有一定焉。知其意者，且暮遇之。不知其意，襲其形貌，神弗肖也。

往余撰和州。〔六四〕故給事成性。〔六五〕志傳。性以建言著稱，故採錄其奏議。然性少遭

亂離，全家被害，追悼先世，每見文辭，而猛省之篇，尤沈痛可以教孝。故於終篇，全錄其文。

其鄉有知名士賞余文曰：『前載如許奏議，若無猛省之篇，譬如行船，鷓首。〔六六〕重而舵

樓。〔六七〕輕矣。今此婪尾。〔六八〕可謂善謀篇也。』余戲詰云：『設成君本無此篇，此船終不

行耶？』蓋塾師講授四書文義，謂之時文，必有法度，以合程式。而法度難以空言，則往往

取譬以示蒙學。〔六九〕擬於房室，則有所謂間架結構；擬於身體，則有所謂眉目筋節；擬於

繪畫，則有所謂點睛添毫；擬於形家，〔七〇〕則有所謂來龍結穴。〔七一〕隨時取譬，習陋成風。

然爲初學示法，亦自不得不然，無庸責也。惟時文結習，深錮腸腑，進窺一切古書古文，皆

此時文見解，動操塾師啓蒙議論，則如用象棋枰布圍棋子，必不合矣。是之謂『井底天文』。又文人之通弊也。

十曰：時文可以評選，古文經世之業，不可以評選也。前人業評選之，則亦就文論文可耳。但評選之人，多非深知古文之人。夫古人之書，今不盡傳，其文見於史傳。評選之家，多從史傳撰錄。而史傳之例，往往刪節原文，以就隱括。故於文體所具，不盡全也。評選之家，不察其故，誤爲原文如是，又從而爲之辭，於引端不具，而截中徑起者，詭謂發軔之離奇。於刊削餘文，而遽入正傳者，詭爲篇終之嶄峭。於是好奇而寡識者，轉相歎賞，刻意追摹。殆如左氏所云『非子之求，而蒲之愛』矣。

有明中葉以來，一種不情不理，自命爲古文者，起不知所自來，收不知所自往。專以此等出人思議，誇爲奇特。於是坦蕩之塗，生荆棘矣。夫文章變化，侔於鬼神，斗然而來，戛然而止，何嘗無此景象，何嘗不爲奇特？但如山之岩峭，水之波瀾，氣積勢盛，發於自然。必欲作而致之，無是理矣。文人好奇，易於受惑，是之謂『誤學邯鄲』。又文人之通弊也。

【註】「一」一隅三反 見前文理註三十二。「二」大興朱先生 卽朱筠，字竹君，一字美叔，乾隆進士，爲章

學誠之師。大興，今河北縣名。「三」芥蒂 一作芥蒂，又作芥蒂，謂有所憾於中也。「四」春秋書內不諱小惡

公羊傳：「春秋錄內而略外，於外大惡書，小惡不書；於內大惡諱，小惡書。」【五】羣從 同宗也。「六」周

官媒氏禁嫁殤 周禮地官：「媒氏，禁遷葬者與嫁殤者。」媒氏，官名，掌媒合男女之事。「七」曾子問 禮記

篇名。「八」致命 謂致還其許婚之命也。「九」今制 謂清律也。「一〇」韓昌黎之誌柳州 韓愈，世稱韓

昌黎，有柳子厚墓誌銘。柳宗元字子厚，曾爲柳州刺史，故世稱柳柳州。「一一」一步一趨 見前袁宏道小修詩

敘註十。「一二」孤露 謂幼失父母蔭庇也。「一三」裴行立 唐稷山人。宗元治柳州時，行立爲桂林觀察使。

【一四】舅弟盧遵 遵，涿人。自宗元之斥，遵徙而家焉，逮其死不去。「一五」仁智爲聖，夫子不敢自居 孟子公孫

丑：「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

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一六】瑚璉名器子貢安能自定 論

語公冶長：「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瑚璉，爲古代宗廟盛

黍稷之器，而飾以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也。「一七」慙 音匿，慚也。「一八」經援服鄭 服虔字子慎，後漢滎陽

人。著春秋左氏傳解。鄭玄字康成，後漢高密人。所著書有毛詩箋、周禮注、儀禮注、禮記注等。「一九」李杜 李白

杜甫。〔一〇〕典午 晉時司馬官名典午，晉姓司馬，故稱晉世爲典午。〔一一〕滔滔 廣大貌。〔一二〕強項 剛

直不屈也。〔一三〕明中葉後門戶朋黨 指東林黨與閹黨之爭。〔一四〕憲皇帝 名胤禛，廟號世宗，在位十三

年。〔一五〕貪墨 謂官吏之好財賄者。〔一六〕雍正 清世宗年號。〔一七〕循吏傳 循吏者，順理守法之吏也。

〔一八〕奄寺 謂宦官也。宦官無勢，精氣閉藏，故謂之奄。〔一九〕管晏 管仲晏嬰，均齊之功臣。史記有循吏傳。

〔二〇〕張耳分題而事總於陳餘傳 張耳與陳餘，均大梁人。初仕趙，爲刎頸交。後張耳降漢，與韓信共破趙軍，

斬餘。漢封張耳爲趙王。〔二一〕唐平淮西韓碑歸功裴度 唐憲宗時，吳元濟據淮西拒命，帝命裴度爲淮西宣

慰處置使兼彰義軍節度使以討之。淮西平，韓愈撰平淮西碑，歸功裴度。〔二二〕後中讒毀改命於段文昌 唐

平淮西時，李愬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夜半襲蔡，功爲第一。而韓碑紀功無多及愬。愬不平之。愬妻，唐安公主

女也。出入禁中，因訴碑詞不實。詔令磨去韓文，命段文昌重撰文刻石。文昌字墨卿，一字景初，唐臨淄人。憲宗時

爲翰林學士，穆宗朝入相。〔二三〕李愬 字元直，唐臨潭人。元和中以討吳元濟，爲唐鄧節度使。淮西平，歷山南

東道節度使，封涼國公，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累官至太子少保。卒諡武。〔二四〕蔣君 名雍植，字秦樹，號漁村。

〔二五〕準回 皆部族名。清初，準噶爾部據天山北路，回部據天山南路，勢甚猖獗。乾隆間討平之。〔二六〕蔣君

總修方略 蔣雍植曾充平定準噶爾方略館纂修。〔二七〕夸夫 妄自誇大之人。〔二八〕未磨一命 未作官

也。〔三〕例封 清代封典，准給本身爲授，親族存者爲封，各有定例，是爲例授，例封。〔四〕待贈 本無官職，

尙在待贈也。〔四〕修職 修職郎，清代從八品文官階。〔四〕登仕 登仕郎，清代從九品文官階。〔四〕勳

階 卽養勳階，官位尊崇，而無職事。〔四〕師保 卽三公之職，謂太師太保也。〔四〕殿閣 宋以後大學士

皆繫殿閣銜，故世稱宰輔爲殿閣。〔四〕部院 清代巡撫加侍郎及副都御史銜者稱部院。〔四〕陳平佐漢

志見社肉 史記陳丞相世家：「里中社，平爲宰，分肉食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爲宰！』」平曰：「嗟乎！使平

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平後佐漢，有功，封曲逆侯，爲左丞相。〔四〕李斯亡秦兆端廂鼠 史記李斯列傳：

「斯年少時爲郡小吏，見吏舍廂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中，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

人犬之憂。於是乎李斯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後斯爲秦丞相，行苛政，爲趙高所害，

而秦亦亡。〔四〕圖畫名家頰上妙於增毫 顧愷之，字長康，晉無錫人。善丹青。嘗圖裴楷象，頰上加三毛，觀者

覺神明殊勝。（見晉書）〔五〕見桃花而有悟 五燈會元：『志勤禪師在鷺山，因見桃花悟道。』〔五〕取

桃花作飯 東坡志林載：有因人見桃花悟道者，爭頌桃花，便取桃花作飯。〔五〕董澤矢材可勝旣乎 左傳：

『董澤之蒲，可勝旣乎？』董澤產蒲，可以爲矢，旣盡也。〔五〕阿堵傳神 世說新語：『顧長康畫人，或數年不

點目睛。人問其故，曰：『傳神正在阿堵中。』阿堵，猶言這個。〔五〕毛詩 漢毛萇所傳之詩經，世稱毛詩。

〔五〕內則 禮記篇名，記男女居室事父母舅姑之法。〔五〕劉向之傳 漢劉向著列女傳。〔五〕曹昭之誠

漢班昭適曹世叔，故又稱曹昭。作女誡七章。〔五〕鹿車 漢鮑宣妻少君，妝奩甚盛，少君悉歸侍御服飾，更

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見列女傳）鹿車，窄小之車也。〔五〕鴻案 漢梁鴻，扶風平陵人。娶孟光

爲妻。每具食，光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見後漢書）案，古椀字。〔六〕畫荻 宋歐陽修四歲而孤，母鄭

親誨之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見宋史）〔六〕丸熊 唐柳仲郢嗜學，母韓，嘗命粉苦參、黃連、熊膽和爲

丸，使夜咀嚼以助勤。〔六〕閭閻 見前袁宏道小修詩敍註十二。〔六〕和州 今安徽和縣。〔六〕成性

字我存，清和州人。順治進士，歷中書舍人，監察御史，工科給事中。〔六〕鷓首 鷓善翔而不畏風，故船頭畫之，

因稱船頭爲鷓首。鷓音一。〔六〕舵樓 船後施舵處。〔六〕楚尾 末尾之意。〔六〕蒙學 初學也。〔六〕

形家 堪輿家也。〔七〕來龍結穴 堪輿家以主山爲來龍，其落脈停頓處，地面窪突，爲地氣藏蓄之所，謂之

結穴。〔七〕隱括 本作鑿楮，正邪曲之器，以喻規律。〔七〕非子之求而蒲之愛 左傳：「楚熊負羈囚知罃，

知莊子以其族反之，廚武子御，下軍之士多從之。每射，抽矢菑，納諸廚子之房。廚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

董澤之蒲，可勝旣乎！」按知罃爲知莊子之子。〔七〕誤學邯鄲 見前顧炎武文人摹倣之病註十四。

古文辭類纂序

姚鼐

鼐少聞古文法于伯父薑塢先生，及同鄉劉才甫先生，稍究其義，未之深學也。其後游宦數十年，益不得暇，獨以幼所聞者，寘之胸臆而已。乾隆四十年，以疾請歸，伯父前卒，不得見矣。劉先生年八十，猶善談說，見則必論古文。後又二年，余來揚州。少年或從問古文本。

夫文無所謂古今也，惟其當而已。得其當，則六經至於今日，其爲道也一也。知其所當，則于古雖遠，而于今取法，如衣食之不可釋。不知其所以當，而敵棄于時，則存一家之言，以資來者，容有俟焉。

于是以所聞習者，編次論說爲古文辭類纂，其類十三：曰論辨類、序跋類、奏議類、書說類、贈序類、詔令類、傳狀類、碑誌類、雜記類、箴銘類、頌贊類、辭賦類、哀祭類。一類內而爲用不同者，別之爲上下編云。

論辨類者，蓋原于古之諸子，各以所學著書詔後世。孔孟之道與文，至矣。自老莊

以降，道有是非，文有工拙。今悉以子家不錄，錄自賈生〔一〕始。蓋退之〔二〕著論，取于六經；孟子〔三〕子厚〔四〕取于韓非〔五〕賈生〔六〕明允〔七〕雜以蘇張〔八〕之流。子瞻〔九〕兼及于莊子〔一〇〕。〔一一〕學之至善者，神合焉；善而不至者，貌存焉。惜乎子厚之才，可以爲其至，而不及至者，年爲之也。〔一二〕

序跋類者，昔前聖作易〔一〕孔子爲作繫辭〔二〕說卦〔三〕文言〔四〕序卦〔五〕雜卦〔六〕之傳，以推論本原，廣大其義。詩書皆有序〔七〕而儀禮篇後有記〔八〕皆儒者所爲。其餘諸子，或自序其意，或弟子作之。莊子天下篇〔九〕荀子末篇〔一〇〕皆是也。余撰次古文辭，不載史傳，以不可勝錄也。惟載太史公〔一一〕歐陽永叔〔一二〕表志序論數首，序之最工者也。向歆奏校書各有序〔一三〕世不盡傳，傳者或僞，今存子政〔一四〕戰國策序一篇著其概。其後目錄之序，子固〔一五〕獨優已。

奏議類者，蓋唐虞三代聖賢陳說其君之辭，尙書具之矣。周衰，列國臣子爲國謀者，誼忠而辭美，皆本謨誥〔一〕之遺，學者多誦之。其載春秋內外傳〔二〕者不錄，錄自戰國以下。漢以來有表、奏、疏、議、上書、封事〔三〕之異名，其實一類。惟對策雖亦臣下告君之辭，

而其體少別，故寘之下編。兩蘇〔三〕應制舉時所進時務策，又以附對策之後。

書說類者，昔周公之告召公，有君奭之篇〔四〕。春秋之世，列國士大夫或面相訴語，或爲書相遺，其義一也。戰國說士，說其時主，當委質〔五〕爲臣，則入之奏議；其已去國，或說異國之君，則入此編。

贈序類者，老子曰：『君子贈人以言。』〔六〕顏淵、子路之相遠，則以言相贈處。〔七〕梁王觴諸侯於范臺，魯君擇言而進。〔八〕所以致敬愛，陳忠告之誼也。唐初贈人，始以序名，作者亦衆。至于昌黎〔九〕，乃得古人之意，其文冠絕前後作者。蘇明允之考名序，故蘇氏諱序，或曰引，或曰說。今悉依其體，編之于此。

詔令類者，原于尙書之誓〔一〇〕。誥，周之衰也，文誥猶存。昭王制，肅強侯，所以悅人心而勝于三軍之眾，猶有賴焉。秦最無道，而辭則偉。漢至文景〔一一〕，意與辭俱美矣。後世無以逮之。光武〔一二〕以降，人主雖有善意，而辭氣何其衰薄也！檄令皆諭下之辭。韓退之鱷魚文〔一三〕，檄令類也，故悉附之。

傳狀類者，雖原於史氏，而義不同。劉先生云：『古之爲達官名人傳者，史官職之。文

士作傳，凡爲坊者，種樹之流而已。其人既稍顯，卽不當爲之傳；爲之行狀，上史氏而已。』余謂先生之言是也。雖然，古之國史立傳，不甚拘品位，所紀事猶詳。又實錄書人臣卒，必撮序其平生賢否。今實錄不紀臣下之事。史館凡仕非賜諡及死事者，不得爲傳。乾隆四十年，定一品官乃賜諡。然則史之傳者，亦無幾矣。余錄古傳狀之文，並紀茲義，使後之文士得擇之。昌黎毛穎傳，嬉戲之文，其體傳也，故亦附焉。

碑誌類者，其體本于詩。歌頌功德，其用施于金石。周之時有石鼓刻文。秦刻石於巡狩，所經過。漢人作碑文，又加以序。序之體，蓋秦刻琅邪，具之矣。茅順甫譏韓文公碑序異史遷，此非知言。金石之文，自與史家異體。如文公作文，豈必以效司馬氏爲工耶？誌者，識也。或立石墓上，或埋之壙中，古人皆曰誌。爲之銘者，所以識之之辭也。然恐人觀之不詳，故又爲序。世或以石立墓上曰碑曰表，埋乃曰誌；及分誌銘二之，獨呼前序曰誌者，皆失其義。蓋自歐陽公不能辨矣。墓誌文錄者尤多，今別爲下編。

雜記類者，亦碑文之屬。碑主於稱頌功德，記則所紀大小事殊，取義各異，故有所序與銘詩全用碑文體者。又有爲紀事而不以刻石者。柳子厚紀事小文，或謂之序，然實記

之類也。

箴銘類者，三代以來，有其體矣。聖賢所以自戒警之義，其辭尤質而意尤深。若張子作西銘，豈獨其意之美耶，其文固未易幾也。

贊頌類者，亦詩頌之流，而不必施之金石者也。

辭賦類者，風雅之變體也。楚人最工爲之，蓋非獨屈子而已。余嘗謂漁父，

及楚人以弋說襄王，宋玉對王問遺行，皆設辭無事實，皆辭賦類耳。太史公劉

子政不辨，而以事載之，蓋非是。辭賦固當有韻，然古人亦有無韻者。以義在託諷，亦

謂之賦耳。漢世校書有辭賦略，其所列者甚當。昭明太子文選，分體碎雜，

其立名多可笑者。後之編集者，或不知其陋而仍之。余今編辭賦，一以漢略爲法。古

人不取六朝人，惡其靡也。獨辭賦則晉宋人猶有古人韻格存焉。惟齊梁以下，則辭益俳

而氣益卑，故不錄耳。

哀祭類者，詩有頌，風有黃鳥，二子乘舟，皆其原也。楚人之辭至工，後世惟

退之介甫而已。

凡文之體類十三，而所以爲文者八曰神、理、氣、味、格、律、聲、色。神理氣味者，文之精也；格律聲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則精者亦胡以寓焉。學者之於古人，必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終則御其精者而遺其粗者。文士之效法古人，莫善于退之，盡變古人之形貌，雖有摹擬，不可得而尋其跡也。其他雖工于學古，而跡不能忘。揚子雲「充」柳子厚于斯，蓋尤甚焉。以其形貌之過于似古人也，而遽擯之，謂不足與于文章之事，則過矣。然遂謂非學者之一病，則不可也。

【註】「一」古文辭類纂

凡七十五卷，選文七百篇，姚鼐撰。

「二」姚鼐

字姬傳，一字夢穀，號惜抱，清安徽

桐城人。乾隆進士，官刑部郎中。歷主梅花、鍾山、紫陽、敬敷諸書院講席，凡四十年。（一七三一——一八一五）

有惜抱軒集。

「三」薑塢

姚範字南青，號蕪塢，清桐城人。乾隆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有集。「四」劉才甫

劉大櫟字才甫，一字耕南，號海峯，清桐城人。以副貢生官黟縣教諭。有海峯詩文集。「五」乾隆 清高宗年號。

「六」揚州 今江蘇江都縣爲其舊治。

「七」老莊

老聃莊周。

「八」賈生

賈誼，世稱賈生。

「九」退之

韓愈字退之。

「一〇」子厚

柳宗元字子厚。

「一一」韓非

戰國時韓之諸公子。使秦，爲李斯所害，仰藥死。非

喜刑名法之術學，而歸本於黃老。今傳韓非子二十卷。

「一二」明允

蘇洵號明允。

「一三」蘇張

蘇秦張儀，戰

國時之縱橫家。〔四〕子瞻 蘇軾字子瞻。〔五〕莊子 名周，戰國蒙人。嘗爲漆園吏。楚威王聞其賢，迎以爲

相，辭不就。著莊子。唐天寶元年，詔號爲南華真經。〔六〕年爲之也 柳宗元卒時，年四十七。〔七〕前聖作易

易經爲周文王周公所作，因伏羲所畫八卦，重之爲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八〕繫辭 易篇名，本名繫

辭傳，孔子所作，專釋文王當日作易繫辭之意。〔九〕說卦 易篇名，孔子所作十翼之一，所以說八卦之德業

變化及法象者也。〔一〇〕文言 易篇名，孔子所作十翼之一，專釋乾坤二卦之義者。〔一一〕序卦 易篇名，孔

子所作十翼之一，乃解釋諸卦之順序者。〔一二〕雜卦 易篇名，孔子所作十翼之一，乃雜談諸卦者。〔一三〕詩

書皆有序 毛詩有大小序。書有書序。〔一四〕儀禮篇後有記 儀禮有記者十三篇。惟士相見、大射、少牢饋食、

有司徹等四篇無記。〔一五〕莊子天下篇 乃莊周弟子所述。〔一六〕荀子末篇 卽堯問篇末節，爲荀况弟子

之辭。〔一七〕大史公 司馬遷稱太史公。〔一八〕歐陽永叔 歐陽修字永叔。〔一九〕向歆奏校書各有序 劉

向字子政，漢宗室。成帝時，詔劉向等校書，每一書就，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向卒，子歆（字子駿）

繼父業，遂總羣書而奏七略。〔二〇〕子政 見前註二十九。〔二一〕子固 曾鞏字子固。〔二二〕謨誥 尙書有

大禹謨、皋陶謨、湯誥、大誥等。謨，謀也。誥，告也。〔二三〕春秋內外傳 左丘明旣輯諸史爲春秋作傳，又以其餘輯

爲國語，是爲外傳。〔二四〕封事 文心雕龍：『或上書，或奏狀，慮有宣洩，則囊封以進，謂曰封事。』〔二五〕兩蘇

蘇軾蘇轍 [三〇]周公之告召公有君爽之篇 尙書序曰：「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

周公作君爽。」 [三七]委質 與委贄同，古人相見，必執贄以爲禮。 [三六]老子曰：君子贈人以言，孔子入周

見老子，辭去，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見

史記） [三五]顏淵子路之相違則以言相贈處 禮記檀弓：「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

之也，去國則哭於墓而后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謂子路曰：『何以處我？』子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

過祠則下。』 [四〇]梁王觴諸侯於范臺魯君擇言而進 戰國策：「梁王魏嬰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

舉觴，魯君興，避席擇言曰：「……………」梁王稱善相屬。」 [四一]昌黎 世稱韓愈爲韓昌黎。 [四二]誓 盟誓

也，謂告其事於神明以爲信也。 [四三]文景 漢文帝名恆，在位二十三年。漢景帝名啓，在位十六年。 [四四]光

武 後漢光武帝名秀，在位三十三年。 [四五]韓退之 韓愈字退之，貶潮州刺史時，惡溪有鱷魚，食民

產且盡，愈乃撰鱷魚文以祭之。 [四六]圻者 韓愈有圻者王承福傳。 [四七]種樹 柳宗元有種樹郭橐駝傳。

[四八]實錄 史體名稱，專記帝王一人之事跡者。 [四九]毛穎傳 毛穎，筆也，韓愈擬之爲人而作傳。 [五〇]

石鼓刻文 周宣王大狩時作石碣，上刻籀文，今有搨本。 [五一]巡狩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所守也。 [五二]

秦刻琅邪 秦始皇登琅邪，大樂，作琅邪臺，立石刻頌秦德。（見史記） [五三]茅順甫 譏韓文公碑序異史遷

茅坤字順甫，其唐宋八大家文鈔論例曰：『世之論韓文者，共首稱碑誌。予獨以爲韓公碑誌，多奇崛險譎，不得史漢序事法，故於風神處或少遒逸。』〔五四〕自歐陽公不能辨矣。姚鼐授鴻堂筆記：『誌止是立石爲辭以誌之。銘卽誌耳。歐公論尹師魯墓誌銘云：誌言云云，銘言云云，是以誌銘分爲二，以序獨爲誌，蓋是誤也。』

〔五五〕張子 卽張載，字子厚，宋長安人，世稱橫渠先生。著正蒙及東銘西銘。〔五〇〕詩頌 詩有六義，頌居其一。〔毛詩大序〕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五七〕風雅 風謂國風，雅謂小雅大雅，均屬詩經。〔五八〕屈子 卽屈原。〔五九〕漁父 屈原所作。〔六〇〕宋玉 戰國楚人，爲楚大夫。〔六一〕太史公劉子政不辨 漁父，太史公司馬遷採入史記屈原傳；劉向（字子政）採入新序。楚人以弋說襄王，司馬遷採入史記楚世家。宋玉對楚王問遺行，劉向採入新序。〔六二〕漢世校書有辭賦略 見前註二十九。〔六三〕昭明太子 見前蕭統文選序註二。〔六四〕分體碎雜 文選分三十七類，歷代學者多病其繁。〔六五〕漢略 漢劉歆作七略，其四曰詩賦略。〔六六〕黃鳥 詩經秦風篇名。〔六七〕二子乘舟 詩經邶風篇名。〔六八〕介甫 王安石字介甫。〔六九〕揚子雲 見前顏之推文章篇註八。

湖南文徵序

曾國藩 二

吾友湘潭，羅君研生，言以所編纂湖南文徵百九十卷示余，而屬爲之序其端。國藩陋甚，齒又益衰，奚足以語文事。

竊聞古之文初無所謂法也。易、書、詩、儀禮、春秋諸經，其體勢聲色，曾無一字相襲。即周秦諸子，亦各自成體。持此衡彼，畫然若金玉與卉木之不同類。是烏所謂法者？後人本不能文，強取古人所造而摹擬之，於是含有離，而法不法名焉。若其不俟摹擬，人心各具自然之文，約有二端，曰理曰情。二者人人之所固有。就吾所知之理而筆諸書，而傳諸世；稱吾愛惡悲愉之情，而綴辭以達之。若剖肺肝而陳簡冊，斯皆自然之文。性情敦厚者，類能爲之；而淺深工拙，則相去十百千萬而未始有極。

自羣經而外，百家著述，率有偏勝。以理勝者，多闡幽造極之語，而其弊或激宕失中。以情勝者，多悱惻感人之言，而其弊常豐縟寡實。自東漢至隋，文人秀士，大抵義不孤行，辭多儷語。即議大政，考大禮，亦每綴以排比之句，間以婀娜之聲。歷唐代而不改。雖韓、李、銳志復古，而不能革舉世駢體之風。此皆習於情韻者類也。宋興既久，歐陽、曾、王之徒，崇奉韓公，以爲不遷之宗。適會其時，大儒迭起，相與上探鄒魯，研討微言。羣士

慕效，類皆法韓氏之氣體，以闡明性道。自元明至聖朝康雍之間，風會略同，非是不足與於斯文之末。此皆習於義理者類也。

乾隆以來，鴻生碩彥，稍厭舊聞，別啓涂軌，遠搜漢儒之學，因有所謂考據之文。一字之音訓，一物之制度，辨論動至數千言。曩所稱義理之文，淡遠簡樸者，或屏棄之以爲空疏不足道。此又習俗趨嚮之一變已。

湖南之爲邦，北枕大江，南薄五嶺，西接黔蜀，羣苗所萃，蓋亦山國荒僻之亞。然周之末，屈原出於其間，離騷諸篇，爲後世言情韻者所祖。逮乎宋世，周子復生於斯，作太極圖說、通書，爲後世言義理者所祖。兩賢者皆前無師承，創立高文，上與詩經周易同風，下而百代逸才，舉莫能越其範圍；而況湖湘後進，沾被流風者乎？

茲編所錄，精於理者，蓋十之六；善言情者，約十之四；而駢體亦頗有甄采。不言法而法未始或紊。惟考據之文，蒐集極少。前哲之倡導不宏，後世之欣慕亦寡。研生之學，稽說以究達詁，箋禹貢以晰地志，固亦深明考據家之說；而論文但崇體要，不尙繁稱博引，取其長而不溺其偏，其猶君子慎於擇術之道歟！

- 【註】「一」曾國藩 字伯涵，號滌生，清湖南湘鄉人。道光進士。平洪楊之亂，爲同治中興功臣第一，封一等毅勇侯，以大學士任兩江總督，卒於官。諡文正。（一八一——一八七二）有曾文正公集。「二」湘潭 今湖南縣名。「三」羅研生 羅汝懷字研生，一字念生，清湘潭人。道光時拔貢，官龍山訓導。有集。「四」韓李 謂韓愈李翱。「五」歐陽曾王 謂歐陽修、曾鞏、王安石。「六」不遷之宗 禮大傳：『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七」上探鄒魯 謂探求孔孟之道也。孔子魯人，孟子鄒人。「八」微言 謂微妙之言也。漢書藝文志：『仲尼沒而微言絕。』「九」康雍 謂康熙雍正二朝。康熙清聖祖年號，雍正清世宗年號。「十」乾隆 清高宗年號。「一一」五嶺 山名，謂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也。「一二」黔蜀 黔爲貴州，蜀爲四川。「一三」苗 未開化之種族名，古三苗之裔，今猶聚居於湘黔山谷中。「一四」屈原 原爲楚人，湖南舊屬楚國。「一五」周子 名敦頤，字茂叔，宋道州人。知南康軍，因家廬山蓮花峯下。卒諡元公。世稱濂溪先生。所著太極圖說及通書，爲宋理學之祖。「一六」說文 漢許慎作說文解字，以小篆分五百四十部，推究六書之義。「一七」禹貢 尚書夏書篇名。「一八」慎於擇術 孟子：『擇術不可不慎也。』

人間詞話「二」

王國維「三」

詞以境界爲最上。有境界則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詞所以獨絕者在此。有造境，有寫境，此理想與寫實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頗難分別，因大詩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寫之境亦必鄰於理想故也。

有有我之境，有無我之境。「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秋千去，」『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有我之境也。「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鳥悠悠下，』無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觀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無我之境，以物觀物，故不知何者爲我，何者爲物。古人爲詞，寫有我之境者爲多。然未始不能寫無我之境，此在豪傑之士能自樹立耳。

無我之境，人唯于靜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動之靜時得之。故一優美，一宏壯也。

自然中之物，互相關係，互相限制。然其寫之于文學及美術中也，必遺其關係限制之處。故雖寫實家亦理想家也。又雖如何虛構之境，其材料必求之于自然，而其構造亦

必從自然之法律。故雖理想家亦寫實家也。

境非獨謂景物也，喜怒哀樂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寫真景物真感情者，謂之有境界。否則謂之無境界。

『紅杏枝頭春意鬧，』著一鬧字而境界全出。『雲破月來花弄影，』著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

境界有大小，不以是而分優劣。『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何遽不若『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寶簾閒挂小銀鉤，』何遽不若『霧失樓臺，』月迷津渡』也？

嚴滄浪詩話謂『盛唐諸公』唯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跡可求。故其妙處透澈玲瓏，不可湊拍；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影，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余謂北宋以前之詞亦復如是。然滄浪所謂興趣，阮亭所謂神韻，猶不過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爲探其本也。

太白純以氣象勝，『西風殘照，漢家陵闕，』寥寥八字，遂關千古登臨之

口。後世唯范文正之漁家傲，〔一〕夏英公之喜遷鶯，〔二〕差足繼武，然氣象已不逮矣。

張昞文〔三〕謂飛卿〔四〕之詞深美闕約，余謂此四字唯馮正中〔五〕足以當之。劉融齋〔六〕謂飛卿精豔絕人，差近之耳。

『畫屏金鷓鴣』〔七〕飛卿語也，其詞品似之。『絃上黃鶯語』〔八〕『端已』〔九〕古語也，其詞品亦似之。正中詞品，若欲于其詞句中求之，則『和淚試嚴妝』〔十〕『殆近之歟。』南唐中主〔十一〕詞『菡萏香銷翠葉殘』〔十二〕西風愁起綠波間，『大有衆芳蕪穢，美人遲暮之感。』乃古今獨賞其『細雨夢回鷄塞遠』〔十三〕小樓吹徹玉笙寒。』故知解人正不易得。

溫飛卿之詞，句秀也。韋端已之商，骨秀也。李重光〔十四〕之詞，神秀也。

詞至李後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變伶工之詞而爲士大夫之詞。周介存〔十五〕置諸溫韋〔十六〕之下，可謂顛倒黑白矣。『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十七〕『流水落花春去也』〔十八〕天上人間，『金荃』〔十九〕浣花〔二十〕能有此氣象耶？

詞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二十一〕者也。故生於深宮之中，長于婦人之手，是後主爲人

君所短處，亦卽爲詞人所長處。

客觀之詩人不可不多閱世，閱世愈深則材料愈豐富，愈變化，水滸傳〔四〇〕紅樓夢〔四一〕之作者是也。主觀之詩人不必多閱世，閱世愈淺則性情愈真，李後主是也。

尼采〔四二〕謂一切文學，余愛以血書者。後主之詞真所謂以血書者也。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詞〔四三〕亦略似之。然道君不過自道身世之戚，後主則儼有釋迦〔四四〕基督〔四五〕擔荷人類罪惡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

馮正中詞雖不失五代風格，而堂廡特大，開北宋一代風氣，與中後二主詞皆在花間〔四六〕範圍之外，宜花間集中不登其隻字也。

正中詞除鵲踏枝菩薩蠻十數闕最煊赫外，如醉花閒之『高樹鵲啣巢』〔四七〕斜月明寒草，余謂韋蘇州〔四八〕之『流螢渡高閣』〔四九〕孟襄陽〔五〇〕之『疏雨滴梧桐』〔五一〕不能過也。

歐九〔五二〕浣溪沙詞『綠楊樓外出秋千』晁補之〔五三〕謂只一出字，便後人所不能道。余謂此本于正中上行杯詞『柳外秋千出畫牆』但歐語尤工耳。

梅舜俞〔五〕蘇幕遮詞『落盡梨花春事了，滿地斜陽，翠色和煙老。』劉融齋謂少游〔五〕一生似專學此種。余謂馮正中玉樓春詞『芳菲次第長相續，自是情多無處足，尊前百計得春歸，莫爲傷春眉黛促，』永叔〔五〕一生似專學此種。

人知和靖〔五〕點絳脣，舜俞蘇幕遮，永叔少年游三闋爲咏春草絕調，不知先有正中『細雨濕流光〔五〕』五字，皆能攝春草之魂者也。

詩兼葭〔五〕一篇最得風人深致。晏同叔〔六〕之『昨夜西風凋碧樹，〔六〕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意頗近之。但一灑落，一悲壯耳。

『我瞻四方，〔六〕蹙蹙靡所騁，』詩人之憂生也。『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似之。『終日馳車走，〔六〕不見所問津，』詩人不憂世也。『百草千花寒食路，〔六〕香車繫在誰家樹，』似之。

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之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帶漸寬終不悔，〔六〕爲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衆裏尋他千百度，〔六〕回頭驀見那人正在燈火闌珊處，』此第三境也。此等語皆非大

詞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釋諸詞，恐晏歐〔六〕諸公所不許也。

永叔『人間自是有情癡，〔六〕此恨不關風與月，直須看盡洛城〔六〕花，始與東風容易別，』於豪放之中有沈著之致，所以尤高。

馮夢華〔七〕宋六十一家詞選序例謂『淮海〔七〕小山〔七〕古之傷心人也，其淡語皆有味，淺語皆有致。』余謂此唯淮海足以當之。小山矜貴有餘，但可方鴛子野〔七〕方回，〔七〕未足抗衡淮海也。

少游詞境最爲淒惋，至『可堪孤館閉春寒，〔七〕杜鵑聲裏斜陽暮，』則變爲淒厲矣。東坡賞其後一語，〔六〕猶爲皮相。〔七〕

『風雨如晦，〔七〕鷄鳴不已，』『山峻高以蔽日兮，〔七〕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紛其無垠兮，雲霏霏而承宇，』『樹樹皆秋色，〔六〕山山盡落暉，』『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氣象皆相似。

昭明太子〔八〕稱陶淵明詩『跌宕昭彰，獨超衆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王無功〔八〕稱薛收賦〔八〕『韻趣高奇，詞義晦遠，嗟峨蕭瑟，真不可言。』詞中惜少此二種氣

象；前者唯東坡，後者唯白石，〔六四〕略得一二耳。

詞之雅鄭，〔六五〕在神不在貌。永叔少游雖作豔語，終有品格，方之美成，〔六六〕便有淑女與倡伎之別。

美成深遠之致不及歐秦，〔六七〕唯言情體物，窮極工巧，故不失爲第一流之作者。但恨創調之才多，創意之才少耳。

詞忌用替代字。美成解語花之『桂華流瓦』，境界極妙，惜以桂華二字代月耳。夢窗〔六八〕以下，則用代字更多。其所以然者，非意不足，則語不妙也。蓋意足則不暇代，語妙則不必代。此少游之『小樓連苑繡轂雕鞍』，所以爲東坡所譏〔六九〕也。

沈伯時 〔七〇〕樂府指迷云：『說桃不可直說破桃，須用紅雨〔七一〕劉郎〔七二〕等字；說柳不可直說破柳，須用章臺〔七三〕霸岸〔七四〕等字。』若惟恐人不用代字者，果以是爲工，則古今類書具在，又安用詞爲耶？宜其爲提要所譏〔七五〕也。

美成青玉案詞『葉上初陽乾宿雨，水面清圓，一一風荷舉』，此真能得荷之神理者。覺白石念奴嬌惜紅衣二詞〔七六〕，猶有隔霧看花之恨。

東坡水龍吟〔九七〕咏楊花和均〔九八〕而似原唱；章質夫詞〔九八〕原唱而似和均，才之不可強也如是。

詠物之詞自以東坡水龍吟爲最工，邦卿〔一〇〇〕雙雙燕〔一〇一〕次之。白石暗香疎影〔一〇二〕格調雖高，然無一語道著，視『古人江邊一樹垂垂發』〔一〇三〕等句何如耶？

白石寫景之作如『二十四橋仍在』〔一〇四〕波心蕩，冷月無聲』〔一〇五〕巖峯清苦〔一〇六〕商略〔一〇六〕黃昏雨』〔一〇七〕高樹晚蟬〔一〇七〕說西風消息』〔一〇八〕雖格韻高絕，然如霧裏看花，終隔一層。梅溪〔一〇九〕夢窗諸家寫景之病皆在一隔字。北宋風流，渡江遂絕，抑真有運會存乎其間耶？

問隔與不隔之別。曰：陸謝〔一一〇〕之詩不隔，延年〔一一一〕則稍隔矣；東坡之詩不隔，山谷〔一一二〕則稍隔矣。『池塘生春草』〔一一三〕『空梁落燕泥』〔一一四〕等二句，妙處唯在不隔。詞亦如是。卽以一人一詞論，如歐陽公少年游詠春草上半闋云：『闌干十二獨凭，春晴碧遠連雲，二月三月，千里萬里，行色苦愁人。』語語都在目前，便是不隔。至云：『謝家池上，江淹浦畔』〔一一五〕則隔矣。白石翠樓吟：『此地宜有詞仙，擁素雲黃鶴，與君遊戲。玉梯凝

望久，嘆芳草萋萋千里。』便是不隔。至『洒被清愁，花消英氣，』則隔矣。然南宋詞雖不隔處，比之前人，自有淺深厚薄之別。

『生年不滿百，三五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服食求神仙，二六多爲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寫情如此，方爲不隔。『采菊東籬下，二七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天似穹廬，二八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寫景如此，方爲不隔。

古今詞人格調之高無如白石，惜不于意境上用力，故覺無言外之味，絃外之響，終不能與于第一流之作者也。

南宋詞人，白石有格而無情，劍南二九有氣而乏韻，其堪與北宋人頡頏三〇者，唯一幼安三一耳。近人祖南宋而詬北宋，三二以南宋之詞可學，北宋不可學也。學南宋者不祖白石，則祖夢窗，以白石夢窗可學，幼安不可學也。學幼安者率祖其粗獷滑稽，以其粗獷滑稽處可學，佳處不可學也。幼安之佳處在有性情，有境界，卽以氣象論，亦有傍素波于青雲三三之慨。寧後世齷齪小生所可擬耶？

東坡之詞曠，稼軒之詞豪，無二人之胸襟而學其詞，猶東施之效捧心〔二四〕也。

讀東坡稼軒詞，須觀其雅量高致，有伯夷柳下惠之風〔二五〕。白石似蟬蛻塵埃，然終

不免局促轅下〔二六〕。

蘇辛詞中之狂，白石猶不失爲狷〔二七〕。若夢窗、梅溪、玉田、草窗、西麓、

輩，面目不同，同歸於鄉愿〔二八〕而已。

稼軒中秋飲酒達旦，用天問〔二九〕體作木蘭花慢以送月曰：『可憐今夜月向何處，

去悠悠？是別有人間，那邊才見，光景東頭。』詞人想像，真悟月輪遶地之理，與科學家密

合，可謂神悟。

周介存謂『梅溪詞中喜用偷字，足以定其品格。』劉融齋謂『周旨蕩而史

意貪。』此二語令人解頤〔三〇〕。

介存謂『夢窗詞之佳者如水光雲影，搖蕩綠波，撫玩無極，追尋已遠。』余覽夢窗

甲乙丙丁稿〔三一〕中實無足當此者，有之，其『隔江人在雨聲中』〔三二〕晚風菰葉生秋

怨』二語乎。

夢窗之詞，余得取其詞中之一語以評之，曰：『映夢窗淩亂碧。』玉田之詞，余得取詞中之一語以評之，曰：『玉老田荒。』

『明月照積雪。』『大江流日夜。』『中天懸明月。』『黃河落日圓。』此種境界，可謂千古壯觀。求之于詞，唯納蘭容若『塞上之作如長相思之』『夜深千帳燈』如夢令之『萬帳穹廬人醉，星影搖搖欲墜』差近之。

納蘭容若以自然之眼觀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漢人風氣，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來，一人而已。

陸放翁『跋花間集，謂『唐宋五代詩愈卑，而倚聲輒簡古可愛。能此不能彼，未可以理推也。』提要駁之，謂『猶能舉七十斤者，舉百斤則蹶，舉五十斤則連掉自如。』其言甚辨。然謂詞必易於詩，余未敢信。善乎陳臥子之言曰：『宋人不知詩而強作詩，故終宋之世無詩。然其歡愉愁苦之致動于中，而不能抑者，類發於詩餘。』故其所造獨工。五代詞之所以獨勝，亦以此也。』

四言 四言 敵而有楚辭 楚辭 敵而有五言 五言 敵而有七言 古詩 敵

而有律絕，〔二善〕律絕敵而有詞。蓋文體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習套。豪傑之士亦難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體，以自解脫。一切文體所以始盛中衰者，皆由于此。故謂文學後不如前，余未敢信。但就一體論，則此說固無以易也。

詩之三百篇〔二善〕十九首，〔二善〕詞之五代北宋，皆無題也；非無題也，詩詞中之意不能以題盡之也。自花庵〔二善〕草堂〔二善〕每調立題，并古人無題之詞亦爲作題。如觀一幅佳山水，而卽曰此某山某水，可乎？詩有題而詩亡，詞有題而詞亡。然中材之士鮮能知此而自振拔者矣。

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寫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辭脫口而出，無矯揉妝束之態。以其所見者真，所知者深也。詩詞皆然。持此以衡古今之作者，可無大誤矣。

人能于詩詞中不爲美刺投贈之篇，不使隸事之句，不用粉飾之字，則于此道已過半矣。

以長恨歌〔二善〕之壯采，而所隸之事只『小玉變成〔二善〕』四字，才有餘也。梅村〔二善〕歌行，則非隸事〔二善〕不辦。白吳優劣，卽于此見。不獨作詩爲然，填詞家亦不可不知也。

近體詩體製，以五七言絕句爲最尊；律詩次之；排律最下。蓋此體于寄興言情，兩無所當，殆有均之駢體文耳。詞中小令〔二言〕如絕句，長調〔二言〕似律詩，若長調之百字令沁園春等，則近于排律矣。

詩人對宇宙人生須入乎其內，又須出乎其外。入乎其內，故能寫之；出乎其外，故能觀之。入乎其內，故有生氣；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美成能入而不能出，白石以降，于此二事皆未夢見。

詩人必有輕視外物之意，故能以奴僕命風月。又必有重視外物之意，故能與花鳥共憂樂。

『昔爲倡家女，〔一〕今爲蕩子婦。蕩子行不歸，空牀獨難守。』『何不策高足，〔二〕先據要路津？無爲久貧賤，轆軻〔三〕長苦辛。』可謂淫鄙之尤。然無視爲淫詞鄙詞者，以其真也。五代北宋之大詞人亦然。非無淫詞，讀之者但覺其親切動人；非無鄙詞，但覺其精力彌滿。可知淫詞與鄙詞之病，非淫與鄙之病，而游詞之病也。『豈不爾思，〔四〕室是遠而，』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惡其游也。

『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平沙，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此元人馬東籬〔二六〕天淨沙小令也。寥寥數語，深得唐人絕句妙境。有元一代詞家，皆不能辦此也。

白仁甫〔二六〕秋夜梧桐雨劇〔二七〕沈雄悲壯，爲元曲冠冕。然所作天籟詞粗淺之甚，不足爲稼軒奴隸。創者易工，而因者難巧歟？抑人各有能有不能也？讀者觀歐秦〔二七〕之詩遠不如詞，足透此中消息。

註 〔一〕人間詞話 分上下兩卷，茲選錄上卷。 〔二〕王國維 字靜安，號觀堂，浙江海寧人。曾遊學日本，歷

任京師大學堂、清華研究院教授。民國十六年，自沉北平頤和園昆明池而死。（一八七七——一九二七）有

王忠愍公遺書。 〔三〕淚眼問花花不語二句 見歐陽修蝶戀花。 〔四〕可堪孤館閉春寒三句 見秦觀踏

莎行。 〔五〕采菊東籬下二句 見陶潛飲酒詩。 〔六〕寒波澹澹起二句 見元好問穎亭留別詩。 〔七〕紅

杏枝頭春意鬧 宋祁玉樓春中句。 〔八〕雲破月來花弄影 張先天仙子中句。 〔九〕細雨魚兒出二句

見杜甫水檻遣心。 〔一〇〕落日照大旗二句 見杜甫後出塞。 〔一一〕寶籬閑挂小銀鈎 秦觀浣溪沙中句。

〔一二〕霧失樓臺二句 見秦觀踏莎行。 〔一三〕嚴滄浪詩話 嚴羽，字儀卿，一字丹丘，自號滄浪逋客，宋邵武人。

著有滄浪詩話。〔四〕盛唐諸公 唐人詩自開元以後至大曆最盛，謂之澤唐，如王維、孟浩然、李白、杜甫、岑參、

高適、王昌齡、儲光羲等，皆一時之俊。〔五〕羚羊挂角 羚羊似羊而大，角短而直，角尖後向，夜則懸角木上，示

無形迹可尋，以避患焉。〔六〕阮亭所謂神韻 王士禛號阮亭，著漁洋詩話，以神韻爲主。〔七〕太白 李白

字太白。〔八〕西風殘照二句 見李白憶秦娥。〔九〕范文正之漁家傲 范仲淹卒諡文正，嘗鎮守邊塞，作

漁家傲（秋思）詞。〔十〕夏英公之喜遷鶯 夏竦封英國公，景德中，水殿按舞，英公翰林內直，上遣中使取

新詞，公援毫立成，喜遷鶯令以進，大蒙天獎。（見唐宋諸賢絕妙詞選注）〔十一〕張皋文 張惠言字皋文，編

有詞選。〔十二〕飛卿 溫庭筠字飛卿，其詞有金荃握蘭二集，今皆不傳。〔十三〕馮正中 馮延巳一名延嗣，字

正中，其詞有陽春集。〔十四〕劉融齋 劉熙載字伯簡，一字融齋，著有藝概。〔十五〕畫屏金鸞 溫庭筠更漏

子中句。〔十六〕絃上鶯語 韋莊菩薩蠻中句。〔十七〕端已 韋莊字端已，其詞散見花間等集。〔十八〕和淚試

嚴妝 馮延巳菩薩蠻中句。〔十九〕南唐中主 卽李璟，字伯玉，在位十九年，廟號元宗。〔二十〕菡萏香銷翠葉

殘二句 見李璟浣溪沙。菡萏，荷花也。〔二十一〕細雨夢回雞塞遠二句 見李璟浣溪沙。呂遠刻南唐二主詞注

『荆公問山谷云：『江南詞何處最好？』山谷以『一江春水向東流』爲對。荆公云：『未若細雨夢回雞塞遠，

小樓吹徹玉笙寒。』〔二十二〕李重光 李煜初名從嘉，字重光，爲南唐中主第六子，在位十五年，世稱後主。所

作詞與中主合刻爲南唐二主詞。〔三〕周介存 周濟字保緒，一字介存，著有論詞雜著。〔四〕溫韋 謂溫

庭筠 韋莊。〔五〕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 李煜 烏夜啼中句。〔六〕流水落花春去也二句 見李煜 浪淘沙。

〔七〕金荃 溫庭筠詞集名。〔八〕浣花 韋莊詞集名。〔九〕赤子之心 童心也。〔十〕水滸傳 章回

小說，元 施耐庵著。七十回以後乃明 羅貫中所續。〔十一〕紅樓夢 章回小說，一名石頭記，清 曹雪芹著。〔十二〕

尼采 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德國哲學家，所著超人論最有名。〔十三〕道君皇帝 燕山亭詞 宋

徽宗禪位於皇太子，被尊爲教主道君太上皇帝。靖康二年，北狩，作燕山亭詞。〔十四〕釋迦 謂釋迦牟尼，佛教

之始祖。〔十五〕基督 Christ 卽基利斯督之略稱，其義爲救世主。自耶穌出世後，人皆稱之爲基督。〔十六〕花

間 花間集十卷，錄唐五代人詞，後蜀 趙崇祚編。〔十七〕高樹鵲啣巢二句 見馮延巳 醉花間。〔十八〕章蘇州

韋應物曾爲蘇州刺史，故人稱章蘇州。〔十九〕流螢渡高閣 韋應物 寺居獨夜寄崔主簿詩中句。〔二十〕孟

襄陽 孟浩然，襄陽人，故人稱孟襄陽。〔二十一〕疏雨滴梧桐 孟浩然斷句云：『微雲淡河漢，疏雨滴梧桐。』

〔二十二〕歐九 歐陽修行九。〔二十三〕晁補之 字无咎，宋 鉅野人。舉進士，以禮部郎中出知河中府，主管鴻慶官，大

觀末知達泗二州卒。著有雜肋集。〔二十四〕梅舜俞 梅堯臣，字聖俞。此作舜俞，誤。〔二十五〕少游 秦觀字少游，有

淮海詞。〔二十六〕永叔 歐陽修字永叔，有六一詞。〔二十七〕和靖 林逋卒諡和靖先生。〔二十八〕細雨濕流光 馮

延已南鄉子中句。 五菴葳葳 詩經秦風有葳葳篇。 [六〇]晏同叔 晏殊字同叔，有珠玉詞。 [六一]昨夜西

風凋碧樹三句 見晏殊蝶戀花。 [六二]我瞻四方二句 見詩經小雅節南山第七章。 [六三]終日馳車走二

句 見陶潛飲酒詩。 [六四]百草千花寒食路二句 見馮延巳蝶戀花。 [六五]衣帶漸寬終不悔二句 見柳

永鳳棲梧。 [六六]衆裏尋他千百度二句 見辛棄疾青玉案。 [六七]晏歐 謂晏殊歐陽修。 [六八]人間自是

有情癡四句 見歐陽修玉樓春。 [六九]洛城 今河南洛陽縣。 [七〇]馮夢華 馮煦字夢華，有宋六十一家

詞選。 [七一]淮海 秦觀有淮海集，故世稱秦淮海。 [七二]小山 晏幾道號小山，有小山詞。 [七三]子野 張

先字子野，有安陸詞。 [七四]方回 賀鑄字方回，有東山寓聲樂府。 [七五]可堪孤館閉春寒二句 見本篇註

四。 [七六]東坡賞其後二語 蘇軾自號東坡居士，有東坡詞。花草蒙拾云：「郴江幸自繞郴山，爲誰流下瀟

湘去，」千古絕唱。秦沒後，坡公常自書於扇。』又詞苑叢談：「秦少游踏莎行，東坡絕愛尾兩句。 [七七]皮相

言但觀外貌也。 [七八]風雨如晦二句 見詩經鄭風風雨篇第三章。 [七九]山峻高以蔽日兮四句 見屈原

九章涉江。 [八〇]樹樹皆秋色 見王績野望詩。 [八一]昭明太子 蕭統，梁武帝長子，大監中立爲皇太子，未

卽位而卒，諡昭明，世稱昭明太子。編文選。 [八二]王無功 王績字無功，唐初詩人，有東臯子集。 [八三]稱薛收

賦 收字伯褒，善屬文，所作白牛溪賦爲王績所稱賞。（見劉熙載藝概。） [八四]白石 姜夔自號白石道人，

有白石道人歌曲。〔六五〕雅鄭。詩經有大小雅及鄭風，雅樂正，鄭風淫。〔六六〕美成。周邦彥，字美成，有清真

詞。〔六七〕歐秦。謂歐陽修、秦觀。〔六八〕夢窗。吳文英號夢窗，有夢窗詞。〔六九〕爲東坡所譏。花菴詞譜注：

『秦少游自會稽入京見東坡，問別作何詞，秦舉『小樓連遠橫空，下窺繡轂雕鞍，坡云：『十二個字祇說

一個人騎馬樓前過。』』〔七〇〕沈伯時。沈義父字伯時，宋吳江人，有樂府指迷。〔七一〕紅雨。致虛閣雜俎：

『唐天寶十三年，宮中下紅雨，色如桃。』〔七二〕劉郎。劉禹錫詩：『玄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

〔七三〕章臺。韓翃寄柳氏詩：『章臺柳，章臺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章臺，漢長安中街名。〔七四〕霸岸。霸水一

作灞水，在陝西長安縣，兩岸多植柳樹，故詠柳詩多及之。〔七五〕爲提要所譏。紀昀四庫全書提要論樂府指

迷曰：『謂說桃須用紅雨、劉郎等字，說柳須用章臺、霸岸等字，……不可直說破，其意欲避鄙俗，而不知轉成塗

飾，亦非確論。』〔七六〕白石念奴嬌惜紅衣三詞。並詠荷花之作。〔七七〕東坡水龍吟。乃次韻章質夫楊花詞。

〔七八〕均。與韻同。〔七九〕章質夫詞。章彥字質夫，有水龍吟咏楊花。〔八〇〕邦卿。史達祖字邦卿，有梅

溪詞。〔八一〕雙雙燕。詠燕之作。〔八二〕暗香疎影。均詠梅之作。〔八三〕江邊一樹垂垂發。杜甫和

裴迪登蜀州亭送客逢早梅相憶見寄中句。〔八四〕二十四橋仍在三句。見姜夔揚州慢，二十四橋一名廿

四橋，在今江蘇江都縣西門外。〔八五〕數峯清苦二句。見姜夔點絳脣。〔八六〕商略。籌畫也。〔八七〕

高樹晚蟬二句 見姜夔惜紅衣。〔二〇八〕梅溪 史達祖號梅溪。〔二〇九〕陶謝 謂陶潛謝靈運。〔二一〇〕

延年 顏延之字延年，南朝宋詩人。〔二一一〕山谷 黃庭堅自號山谷道人，有山谷詞。〔二一二〕池塘生春草

謝靈運登池上樓中句。〔二一三〕空梁落燕泥 薛道衡昔昔鹽中句。〔二一四〕謝家池上江淹浦畔 謝家

池，係用謝靈運『池塘生春草』事。江淹字文通，南朝梁詩文家，其別賦云：『送君南浦，傷如之何！』〔二一五〕

生年不滿百四句 見古詩十九首第十五首。〔二一六〕服食求神仙四句 見古詩十九首第十三首。〔二一七〕

采菊東籬下四句 見本篇註五。〔二一八〕天似穹廬五句 見斛律金勅勒歌。〔二一九〕劍南 陸游因愛

蜀道文風，故題其生平所爲詩曰劍南詩稿，故人以劍南稱之。〔二二〇〕韻頰 相上下之意。〔二二一〕辛棄疾

字幼安，有稼軒長短句。〔二二三〕祧北宋 祧，遷也，謂不以北宋之詞爲法也。〔二二四〕傍素波于青雲 蕭

統陶淵明集序：『橫素波而偏流，于青雲而直上。』〔二二五〕東施之效捧心 莊子：『西施病心而顰其里，其

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顰其里。』按此所謂醜人，世稱之爲東施。〔二二六〕伯夷柳下惠之風 伯夷，

殷孤竹君之子，恥食周粟而餓死。柳下惠，春秋時魯人，孟子稱爲聖之和者。〔二二七〕局促轅下 喻束縛不能

施展也。史記：『局促效轅下駒。』〔二二八〕狂狷 論語：『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

不爲也。』〔二二九〕玉田 張炎號玉田，有山中白雲詞。〔二三〇〕草窗 周密號草窗，詞有鬲洲漁笛譜。〔

〔三〇〕西麓 陳允平號西麓，所作詞有日湖漁唱與西麓繼周集。〔三一〕鄉愿 謂鄉人之同流合污，以博謹

愿之稱者。〔三二〕天間 屈原所作賦篇名。〔三三〕周 謂周邦彥。〔三四〕史 謂史達祖。〔三五〕解

頤 謂開口笑也。〔三六〕夢窗甲乙丙丁稿 吳文英夢窗詞分甲乙丙丁四稿。〔三七〕隔江人在雨聲中

二句 見吳文英踏莎行。〔三六〕映夢窗凌亂碧 吳文英秋思耗中句。〔三九〕玉老田荒 張炎詞集無

此語，其踏莎行（跋寄傲詩集）中有『田荒玉碎』之句，疑卽王國維所引。〔四〇〕明月照積雪 謝靈運

歲暮詩中句。〔四一〕大江流日夜 謝朓暫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同僚詩中句。〔四二〕中天懸

明月 杜甫後出塞詩中句。〔四三〕黃河落日圓 王維使至塞上詩云：『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與王

國維所引略有不同。〔四四〕納蘭容若 納蘭性德字容若，有飲水詞。〔四五〕陸放翁 陸游自號放翁有

放翁詞。〔四六〕倚聲 卽填詞，凡填詞多依前人之調爲之，故謂之倚聲。〔四七〕陳臥子 陳子龍字臥子，

有詩問略。〔四八〕詩餘 古詩變爲樂府，樂府變爲詞，故稱詞爲詩餘。〔四九〕四言 詩經以四言爲主。

〔五〇〕楚辭 指屈原宋玉諸人之辭賦而言，漢劉向哀集爲楚辭。〔五一〕五言 五言詩始於漢。〔五二〕

七言 魏晉以後，七言詩逐漸發展，至唐而極盛。〔五三〕古詩敝而有律絕 古詩，謂古體詩，字句韻律，均無

限制，律詩及絕句爲近體詩，格律甚嚴。〔五四〕三百篇 詩經共三百十一篇，內六篇亡，存三百五篇，云三百

篇者，舉其成數而言。〔二五〕十九首 卽古詩十九首。〔二五〕花菴 宋黃昇編花庵詞選，凡二十卷。前十

卷名唐宋諸賢絕妙詞選，後十卷卷名中興以來絕妙詞選。〔二五〕草堂 草堂詩餘凡四卷，武林逸史編。

〔二五〕長恨歌 白居易所作長歌，詠唐玄宗與楊貴妃事。〔二五〕小玉雙成 長恨歌：『金闕西廂叩玉局，

轉教小玉報雙成。』小玉，吳王夫差女，後仙去。雙成，姓董，西王母侍女。〔二六〕梅村 吳偉業號梅村，清初詩

人。〔二六〕隸事 謂用古典也。〔二六〕小令 詞調之短者，舊說以五十八字以內之詞調爲小令，又有謂

不及六十字以內者皆爲小令。〔二六〕長調 詞調之長者，舊說以九十一字以外之詞調爲長調。〔二六〕

昔爲倡家女四句 見古詩十九首第二首。〔二六〕何不策高足四句 見古詩十九首第四首。〔二六〕轆

軻 車行不利也，因借以言人之不遇。〔二六〕豈不爾思等句 見論語子罕篇。〔二六〕馬東籬 馬致遠

號東籬，元戲曲家。〔二六〕白仁甫 白樸字太素，一字仁甫，元戲曲家。〔二七〕秋夜梧桐雨劇 原名唐明

皇秋夜梧桐雨，演唐玄宗與楊貴妃事。〔二七〕歐秦 歐陽修秦觀。

